

亞森羅蘋全集

①

在監獄中

啟明書局印行

小引

在西洋文壇上各派的小說中，偵探小說可以說自成一家。它的崛起，為期並不遠，實在是近代文明的產物。因為社會越文明，生產的方法越進步，人類的階級對立越顯著，罪惡也越多。偵探小說的根據，就建立在犯罪上面。偵探小說，大致以趣味勝。因為描寫犯罪的情形，探盜的格鬪，恐怖、慘酷、曲折，可以引得閱者神往而不忍釋卷。何況近代過慣都市生活的人們，官能感到麻痺，需要劇烈的刺激。偵探小說的恐怖、曲折、慘酷，正是極好的刺激物，能發一快心目。由於這樣的緣故，偵探小說的流行，是當然的。偵探片和歌舞片一樣，在美國的各電影院中占據極大的勢力，也就是一個好例。

偵探小說既然以趣味勝，作者往往故佈迷陣，造成曲折的情節，使閱者帶着緊張的心緒讀下去，越要知道實情，越不能夠知道，一直到結尾，水落石出，才鬆了一口氣，太息說：「原來是這麼一會事！」——這樣的布置，鉤心鬪巧，自然極技巧的能事。然而文學是不能單靠技巧見長的。因此偵探小說大都是二三流的作品，較不上第一流的文學之稱。較進步的偵探小說，除了情節以外，總有很仔細的犯罪的心理描寫。作着的態度，比較嚴肅得多，而作着的同情，顯然在於犯罪者方面，不求「名探成功，巨奸就擒」而大快人心。——可惜在西洋車載斗量的偵探小說中，能夠達到這樣水準的，真是極少數，因為情節易工，心理的描寫却不容逼真啊。

偵探小說作者的鼻祖，當推美國名詩人愛倫坡 (Allen Poe) 氏。坡氏以詩名，所作短篇偵探小說，只寥寥數篇。這幾篇主人翁杜賓 (Dupin) 是名偵探。——不，杜賓並不是偵探，却是一位擅長想像的詩人，正是愛倫坡夫子自道。——坡氏的作品，極優於心理分析，描寫細膩，令人拍案叫絕。傳坡氏衣鉢，而以偵探小說著名於世界者，有英國的柯南道爾 (Conan Doyle) 法國的勒白倫 (Maurice Leblanc) 柯南道爾記述私家偵探歇洛克·福爾摩斯 (Sherlock Holmes) 的故事；勒白倫記述劇盜亞森·羅賓 (Arsene Lupin) 的故事。兩者同為西洋偵探小說中的雙璧。福爾摩斯則盡人皆

知，無待贅言。至於亞森羅賓，以一身而兼劇盜和偵探兩個相反的角色，亦兒女，亦英雄，風流倜儻，而任俠慷慨；雖然事實上沒有這樣的人物，若真有之，也許福爾摩斯也會甘拜門下呢。

瑪力斯·勒白倫(Maurice Leblanc)，法國的諾曼地人。他在法國文壇上的地位，並不怎樣崇高，然而所著偵探小說，流行歐洲，足和柯南道爾的作品相埒。他的亞森羅賓故事，據他自述，人物既出，諸想像事實也完全是空中樓閣，其想像力的奇詭，頗堪驚人。他極愛讀美國愛倫坡和法國巴爾扎克(Balzac)的小說，這兩位作家對於他的影響，是很顯然的。亞森羅賓故事中有若干篇，其佈局結構，很像模仿坡氏的作品。但我們不能以此相譏，就是柯南道爾有幾篇，也脫胎於坡氏呢。大致亞森羅賓的故事，結構瑰奇，非讀到最後，不能得其真相，此其優點一。情節方面，哀怨悱惻，不單以恐怖勝而頗具一般文藝作品的趣味，此其優點二。文筆方面，沖淡自然，對話流利，頗像閱讀話劇一樣，此其優點三。描寫方面，分析心理，細逾毫髮，初看雖覺突兀，而略加推考，便知入情入理，確不可移，此其優點四。借劇盜而吐社會的不平，則比福爾摩斯徒爲法律與資本家的鷹犬，較高十倍，此其優點五。——因爲這幾點，所以我們翻譯勒白倫的作品，擇其精要者，蔚爲全集，以饜愛讀偵探小說的朋友。

我們翻譯本書最後的話是：請勿以文學的價值來衡量本書；若以通俗讀物而言，則本書可以居首席，而和福爾摩斯相頡頏的。

譯者 林華 同識
姚定安

亞森羅賓 在監獄中

目次

一	亞森羅賓被擒	一
二	在監獄中	一一
三	不受審訊	二九
四	七心紙牌	四三
五	稻草人	六七
六	紅肩巾	七七
七	家庭慘變	八八
八	婚戒	一〇四
九	同客車	一一六
十	畫中祕密	一二八

70932

(一) 亞森羅賓被擒

這一次有趣的旅行，出發時候預兆極好。我們所趁橫渡大西洋的輪船，名叫北魯汶司號，行程很舒適，船主又是一個十分和藹的人。船上搭客都屬於上流階級。我們處身船上，好像大家在孤島上一樣，隔絕了大陸的任何地方，只好讓我們自己聯合起來，計劃自己種種的娛樂。其實我們在船上，原是萍水相逢，在上船之前，誰無一面之緣，現在却會情投意合，想起來真不勝詫異的。我們在天淡雲低的海面上，一同在澎湃的風浪裏掙扎，同在百無賴的沉寂中度日，唯一的希望，就是縮地有方，早日到岸。——唉，個人的生活，有時複雜，有時單調，何嘗不是一段旅程呢？

感謝近來的發明，使我們飄然一葉的輪船，雖在茫茫海洋中，仍舊好像和大陸連接在一起，息息相通。我們在海輪上枯燥的生活中，也添了不少趣味。——這寶貴的發明，便是無線電。我們很神祕的接到別處消息，好像從別一世界傳過來一樣。因此我們雖在茫茫海洋中航行，一路上總覺得有人陪伴我們，保護我們，我們不是和人世間隔絕的。那遠遠的聲浪，從我們離開的大陸上送來，很清楚的跟我們說幾句話。有兩個朋友，曾在無線電裏和我通過訊息；別的旅客，也有他們自己的人，從空中送來種種的音信。

我們啓旋後第二天下午，離開祖國法蘭西的海岸，已經有五百哩，這時洋面有着驚風狂濤，輪船仍舊破浪前進。船上接着一個無線電報，收報生在紀錄下去：

「亞森羅賓正在你們船上頭等艙裏。秀髮；右肘有傷；獨行無伴，他的化名是R……」

突然天空中起了一個霹靂，報機受震，下面的話便模糊了。只知道羅賓的化名，第一字母是R。這是一個重要的電報，一切船員，不管船主和收報生，都得嚴守秘密。然而這個驚人的消息，終究在船員緘口如瓶中洩漏了出去。這一天沒有過完，旅客中已經議論紛紛，說那位大人物亞森羅賓，正混跡在旅客隊中，誰聽了都不禁捏一把汗了。



這位大人物亞森羅賓，原是一個神怪的劇盜。幾個月上，報紙上用了鉅大的篇幅，紀載他的案件，哄動了整個法國社會；大偵探老甘聶瑪，費盡心機，總是捕風捉影。看來羅賓神技的演出，專揀大家的府邸和鄉村別墅。有一夜他溜進姚美男爵的府上，却不拿一點東西，只留下一張名片寫着：「盜賊紳士亞森·羅賓。」又用鉛筆附註：「足下收藏，如非寶鼎，會當再來造訪。」自然他嫌男爵只收藏些假古董，所以空手而返了。

據說羅賓最擅長的是化裝術，什麼汽車夫，歌伶，訂書匠，貴家子，美少年，龍鍾老翁，馬賽的行商，俄羅斯的走方郎中，西班牙的鬪牛力士，都會成了羅賓的化身。如今竟敢廁身橫渡大西洋的郵船裏，既然他坐了頭等艙，那末餐室，客室，吸煙室這些地方，我們大概隨時和他接觸的。於是疑神疑鬼起來了。——也許那邊的那個紳士，也許這邊的一個，也許坐在我餐桌的近旁，正是亞森羅賓，這有誰知道呢？

第二天，有一位耐麗·安德棠的姑娘說：「我們在四五天的旅程中，總要被鬧得心神不安，真可怕呵！我希望趁早把羅賓捉到，讓大家可以安枕。」她又轉身對我說：「唐得烈先生，你跟船主很熟識，可有什麼風聞嗎？」

耐麗是一個很可愛的姑娘，綺年玉貌，很受了許多人的傾倒。她生長巴黎，她的母親也是法國人，她的父親安德棠先生，是美國的資本家。她此番渡海，原是由支加哥去探望她的父親，一路上有女友冠蘭夫人伴護。我對於她，起初不過跟着大眾的眼光，略一注意，後來同在一船，便逐漸親熱起來，迷醉她的美貌中，只要看到她的盈盈雙眸，就會勾起無數情感。她好像接受我的意思，聽我說什麼故事和笑話，總是十分凝神，有時粲然一笑，可恨船上有一個人，足釁做我臨時的情敵。他是一個英俊的男子，衣飾漂亮，態度凝重，有時說一兩句冷話，更能吸動她；似乎比我巴黎蝴蝶式的周旋，高明得不少。

耐麗向我說話的時候，我們幾個人，正一塊坐在甲板上的軟椅中。昨天的驚風狂濤，早已消滅，現在碧海青天，正是一個極可愛的下午。那時我說：「沒有什麼消息。——我想我們不妨學羅賓勁敵甘聶瑪的樣子，來偵探一下。」

「唉，你真的太性急了！」耐麗姑娘這樣說。

我忙着問道：「爲什麼難道不容易着手嗎？」

耐麗說：「不錯。」

我說：「我們可有入手的線索，你可忘了？」

耐麗問：「什麼線索？」

「第一羅賓的化名，第一個字母是R……」

耐麗說：「單憑這一點是太難了！」

「還有」我說，「第二他獨行無伴；第三他儀容俊美。」

耐麗說：「就是憑了這三點，你怎樣着手？」

「那末我只要把頭等艙旅客們的名表，查看一下，逐一摘出來。」我說到這裏，記得袋中原放着一張名表，便取出來點看，有十三個人的名字，開頭的字母是R。

耐麗在旁問：「只有十三人嗎？」

「是的。這十三個頭等旅客中，我知道內中九位，都有夫人，兒女，或僕人同行，另外四位却沒有同伴。一個是賴佛登侯爵……」

「我認識的，」耐麗姑娘插口說，「他是大使館的秘書。」

「一位是勞笙大佐。」

旁邊有人接口說：「他是我的叔父。」

我又說：「第三位是李福泰先生。」

「不敢，鄙人在此。」我回頭一看，說話的是一個滿面濃髯的意大利人。

耐麗姑娘不覺失笑說：「這位先生可數不上俊美吧？」

我接着說：「第四位朋友，嫌疑可最重了！」

耐麗問：「他叫什麼名字？」

我說：「第四位是羅才先生，諸位中可有誰認識他？」

這時在座的人都默不作聲，耐麗回頭，對她旁邊靜坐着的那個少年說：「你怎樣說，羅才先生？」

她的話立刻吸動許多人的眼光，都注在那少年的身上，見他偏又是生着一頭秀髮。

我的心微微的動了一下，別人也不作一聲，可見得也感到震動。但是羅才的態度，十分冷靜，沒有可疑的地方。只見他很從容的向耐麗姑娘說：「叫我怎樣說才好！我的名字，開頭的字母是R，又生着一頭秀髮，也沒有人作伴旅行；我心自問，也和你們的意見一樣。我想還是把我拘留起來好。」他臉上的表情很神祕，薄薄的嘴唇顯得慘白，紅紅的眼睛，睜得很大。

大家並不去睬他的俏皮話，但他的臉色，使人瞧了，十分難受，耐麗帶着愛嬌的樣子問道：「你肘上可有傷痕嗎？」

羅才應道：「不錯，傷痕却不知道那裏去了。」他很不安的捲起衣袖來。

我在旁看得仔細，忙向耐麗姑娘遞了一個眼色，羅才所捲的衣袖，並非右臂，却是左臂。我正想說破的時候，突見耐麗的女伴寇蘭夫人急匆匆的奔來，神色倉皇，氣喘得說不出話，另外的人放開了方才的問題，圍着寇蘭夫人看着。歇了一下，她掙扎着說：「我的珍飾，我的珠寶……全給人偷去了。」

大家趕去一看，却見並沒有完全偷去。那竊賊把所有的首飾，加以精密的挑選，最值錢的珠寶都被挖去，鑲底仍舊留在桌子上。好像一朵鮮花，摘去了有色有香的花蕊花瓣，只留下些花蒂和枝葉。據說竊案發生在白天，寇蘭夫人在外面用午茶，那賊便在一條常有人來往的角道上，撲破艙門，在一隻薄板箱中，發見寇蘭夫人的小首飾匣。他老實不客氣的打了開來，儘量挑剔揀取，從容懷竇而走。這一件大竊案無論那一個旅客，都說是亞森羅賓的工作。

晚餐時，羅才先生兩旁的座位，空着沒有人坐，誰對他都懷疑了。黃昏時光，船主派人傳喚羅才前去；我們紛紛猜論，

以爲他必遭拘禁。——亞森羅賓已在網中！大家這樣一想，放下了心頭重擔，又是陶情作樂起來。客室中，我們有時圍坐猜謎，有時捉對跳舞。耐麗更顯得愉快可愛。她的芳心中，雖曾嵌過羅才的小影，如今已經完抹去了。我迷醉在她的愛嬌中。在深夜靜靜的月光下，我鼓起勇氣，向她吐露我的愛慕之心，她也並不見怪。

第二天却有了令人十分失望的結果。羅才的嫌疑，因爲沒有充分證據，船主已把他開釋。他自言是法國包爾多城一個富商之子，所攜文件儘可證明；他的兩肘，也絕沒有什麼傷痕。有些旅客，對於船主的舉措，表示反對，說：「所謂證明的文件，大概是誕生證書一類的東西，羅賓要拿出十多張來，也可以辦到！至於傷痕，也許他不曾受傷，也許傷痕已移去了，誰知道呢！」

有的旅客說：「推測竊案發生的時間，羅才正在甲板上散步，看來他未必有關係。」

別的人反駁說：「亞森羅賓神通廣大，這種竊案，也不必他親自到場。」

其實羅才這一次，確是獨行無伴，生着一頭秀髮，姓名開頭的字母是R，和那告警的無線電報，正是吻合無間的。

茶點前幾分鐘，羅才很從容的向人叢中走來。寇蘭夫人和耐麗姑娘便走開去了；別的旅客見了羅才，也不禁毛骨悚然。過了一小時，有一張通告，在船員和旅客羣中，輪流傳看。原來路易·羅才先生，徵求發現真正的亞森羅賓，或覺得寇蘭夫人被竊的珍飾，懸賞一萬法郎以待。羅才還告訴船主說：「如果沒人肯助我一臂，我自己得挺身跟這惡賊作戰了！」

反對羅才的人說：「亞森羅賓跟亞森羅賓作戰，這是大笑話了。」

羅才却不管別人怎樣說，這兩天裏，他不斷的在水手羣中，盤問探查，直到深夜還不肯休息，真勞苦極了。

船主督率職員，把北魯汶司號輪船，從船頭搜到船尾，艙房裏更查得利害；照他們的意思，那珍飾一定藏在什麼地方，決不會在竊賊自己的艙中。

耐麗見他們這樣檢查，便向我說：「任他羅賓神出鬼沒，可也不能把那些珍珠寶石，變得無影無蹤，這樣嚴厲的檢

查，可能找得到嗎？」

我說：「未必，除非把我們的衣帽，都拆開來檢查；我們攜帶的東西，也得好好的察驗一下。」我把手中的柯達照相機，給她瞧着。這照相機只有五寸長，四寸寬，平日我用來攝取她種種的姿態的。我又說：「這樣大小的攝影機裏，儘可以安放寇爾夫人的珍飾，誰會疑心到呢？」

耐麗說：「據說盜賊手段無論怎樣利害，總有蛛絲馬跡可尋。」

我說：「但有一個人從不留下形跡的。這人便是亞森羅賓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他是一個很精細的人，在犯罪的時候，一切都想得很周到的。」

耐麗笑着說：「你倒贊許他。」

我忙說：「我可沒有親眼瞧見他幹什麼竊案。」

耐麗說：「那末你以爲……」

「我以爲我們是徒費時間吧！」這是我的結論。船員們的努力，毫沒有報酬，結果船主衣袋中的錶，又告失蹤。船主很生氣，對於羅才，盤詰了好幾次。第二天，副船主的領圈中，忽然發見一隻錶，正是船主的東西。旅客們聽了這件事，不覺失笑，暗暗佩服亞森羅賓的手腕，發得上藝術家的資格呢。他遊戲人間，好像一個編劇家，坐在旁邊，看台上演出他親手佈置好的喜劇，大概也在忍俊不禁的。

亞森羅賓真不愧是藝術家！我看到羅才態度沉着，以一身兼串兩角，確是煞費苦心。我每和他交談，深衷中暗暗的欽佩着。

船到新大陸的前一晚，司守望的船員，聽見船角黑暗中，有人在呻吟，他奔過去一看，甲板上直挺挺的躺着一個人，兩手反綁，臉上蒙着灰色的厚巾。船員趕快給他解縛，扶他起坐，灌了一點飲料。在燈光下看見這位不幸的朋友，正是被

疑爲亞森羅賓的羅才先生。據他說他在甲板上探查賊人，不防遭了襲擊，身上的錢也被劫去。羅才的衣上，用別針扣着一張名片寫着：

「亞森羅賓敬領羅才先生的賞格一萬法郎。」

其實羅才身上的手冊中，夾着兩萬法郎的紙幣。

還有幾個旅客攻擊羅才，說他被縛遭劫，完全是做作。但察看他身上細綁，自己是做不到的；名片上的字，並不是羅才的筆跡。船上恰有一張舊報紙，上面印着羅賓的筆跡，取來核對一下，名片上的字，正和羅賓的相像。於是大家才知道羅才確是包爾多城富商之子，毫無嫌疑，亞森羅賓確在船上，混跡在旅客隊裏呢！

這是對於全船旅客的大震動。互相知道來歷的旅客，整天小心翼翼的守在一起；誰也不敢孤身留在艙房裏，誰也不敢獨自在船中走得很遠。就是很熟的人中，也有暗暗起了猜疑；從前的猜疑，還集中羅才一身，現在却分散開來，每個人都有被認爲亞森羅賓的嫌疑。疑神疑鬼，幻想重重，以爲羅賓的化妝，是在常人意料之外的，也許他是可敬的勞筆大佐，也許他就是高貴的賴佛登侯爵……直到後來，連那些帶着家眷的旅客，和姓名開頭字母不是R的，也逃不了亞森羅賓的嫌疑，船上簡直成功恐怖世界了。

不知是否船主故意守祕密，或無線電中確乎沒有什麼消息，我們都絕無所聞的，在恐怖中，挨過船中生活最後的一天。大家想羅賓做了這兩次竊案，一定還未滿足，也許第三次發生的，不是竊案，却是暗殺的慘劇了，誰知道呢？他混跡旅客羣中，居然爲一船之主，船員們也奈何他不得，任他爲所欲爲，我們的生命財產，幾乎成功了他的囊中物。

我雖跟着大家恐怖焦急，然而我也感到這時光陰，是最甜蜜的一刻。耐麗姑娘見了這樣可怕的事件，十分畏怯，她對我已有了充分的信任心，就整天陪伴着我，求我的保護，我真是說不出的高興。一意綿綿靜日玉生香，「我迷醉在耐麗的愛情中，不覺在深心給亞森羅賓祝福，感謝他的大力，使我做着濫竽的情夢。老實說，我正在盼望花好月圓的一天，看着耐麗含笑的眼睛，聽着她柔和的語聲，分明是在鼓勵我呀。」

輪船近岸的時候，我們還相守相偎，並肩靠在欄干，看美國的海岸線，漸漸的迎面近來。這時船上人等，都等候這最後的一刻，可能揭破這謎兒。亞森羅賓化裝什麼人？冒用什麼姓名？——果然最後的一刻到了，不要說別的旅客，就是我也不能忘掉這時的情形。

耐麗姑娘很受激動，靠在我的臂上，幾乎像要暈將過去。我瞧着她說：「耐麗，你的臉色爲什麼這樣蒼白呢？」

她說：「你自己呀，你也變色了！」

我說：「這很重要的最後一刻，誰會不覺得興奮！——但現在我還能跟你並肩絮語，是怎樣的快樂；你以後還能回憶這……」

那時耐麗十分激動，也不會聽清楚我的話。船靠碼頭，放下吊梯。旅客還不會上岸，先有幾個人，像海關職員、郵差和警士等到船上來。耐麗緩緩的說：「我希望我們在這時候，得悉羅賓在中途脫逃，那就好了。」

「是呵！我說：『依羅賓的行事而論，他寧願葬身大西洋中，却不願受擒去嘗鐵窗風味呢。』」

耐麗用媚眼看着我說：「你還有心情說玩話嗎？」

我抬頭一望，陡覺一震，向耐麗說：「吊梯旁邊，站着一個瘦瘦的老頭兒，你可看見嗎？」

耐麗說：「他不是穿青色外衣，攜着一柄傘嗎？」

「是呀，他就是甘聶瑪？」

「甘聶瑪？」

我說：「不錯。這位著名偵探，曾立誓生擒亞森羅賓，方才甘心，——我明白了！船上後來得不到關於這方面的消息，因爲甘聶瑪的干涉，他老人家總是一向獨行其是的。」

耐麗問：「你以爲他已得到線索，羅賓一定逃不過他的掌握嗎？」

我說：「這可不能斷定。據說甘聶瑪也不會見過羅賓的真面目，每次他總是化裝不同的人。現在除非甘聶瑪知

道羅賓在這船上的化名是什麼……」

耐麗聽得很有趣，愛嬌地說：「呀，我很愛看羅賓被擒！」

我說：「不久就可以分曉了。大約那個羅賓，也已瞧見仇敵當前，他要等那老頭兒兩眼望得倦了，才跟着最後的一排旅客離船的。」

船上的旅客們，已經在魚貫的走上吊梯去。我看見甘聶瑪的神情很閒適，撐在傘柄上，不讓人看出他在注意那些登岸的旅客。我還看見他的背後，立着一個船員，不時在他的耳邊低聲說話，大概是報告旅客的姓名。這時，賴佛登侯爵，勞奎大佐，意大利人李福泰，一一走過吊梯，接着另有好幾個人過去，可憐的羅才也走上吊梯了。看羅才的樣子，十分頹喪。

耐麗說：「我以爲羅才就是『他』，你可同意嗎？」

我笑着說：「如果把羅才和甘聶瑪合拍一照，倒是絕妙的東西。」——對不起，我手中東西已經拿滿，你可能給我拿這攝影機嗎？」

我來不及拍照，便把那架柯達攝影機遞給她。羅才走過吊梯，那船員彎下身去，在甘聶瑪耳邊說了幾句低語；甘聶瑪聳聳肩，一無動靜，讓羅才慢慢的在面前走過去。

天呀！究竟誰是亞森羅賓耐麗也失聲說：「那末，誰是亞森羅賓呢？」那時又有二十多個人接連離船，耐麗目送着，猜想亞森羅賓就在這幾個人裏面。

我等得不耐煩了，對她說：「我們走吧。」

耐麗在前面慢慢的走着，我跟在她的背後，權充護送。那裏知道我們走得不到十步，甘聶瑪在前面攔住了去路。

「這可是什麼意思呀？」我嚷着問。

「且慢，先生。」甘聶瑪說：「別這樣急急的走呀。」

我說：「我正護送着這位姑娘。」

甘聶瑪很嚴重的吩咐着：「且慢！」他尖銳的眼光掃過來，正和我的眼光接觸，便說：「足下可就是亞森羅賓嗎？」我連忙陪笑說：「不是，我叫培納唐德烈。」

甘聶瑪說：「培納唐德烈，三年前在馬西道尼病故了。」

我說：「不對，你說培納唐德烈病故，我可還在這裏，並且有證明文件呢。」

甘聶瑪說：「這文件原是屬於培納唐德烈本人的，可要我告訴你，你怎樣把這文件弄到手嗎？」

我見他這樣胡纏，生起氣來，說：「你在發瘋嗎？亞森羅賓在這船上，誰都知道他的姓名，起頭的字母是R！」

甘聶瑪說：「我可明白你的詭計，你有意放着風，好讓人注意姓名開頭字母是R的朋友。孩子，你的心思很縝密，可惜命運偏不幫助你。羅賓，你雖失敗，也要冠冕些，快跟我走吧！」

我支吾地還想分辨，老甘聶瑪突然在我的右肘上，猛力一擊，這一下出我不意，正打在我沒有收口的傷痕上，電報中也曾提及的，我不覺喚起痛來。我才嘆了一聲，自知抵賴不過，只好屈服。在百忙中，我還來得及回頭瞧瞧耐麗姑娘。

她聽見我和甘聶瑪的談話，嬌豔的臉龐上，泛出白色，身體顫巍巍的，好像支持不下。我和她盈盈的眼光一接觸，她立刻低眼瞧着我遞給她的那隻柯達攝影機，略略動了一下。大概她也知道，我在被捕之前，遞給她那隻小小的攝影機，一定含着秘密。原來我確把寇蘭夫人的珍飾，和羅才的兩萬法郎紙幣，藏在蒙着黑摩洛哥皮的匣板中啊。

這時候我在甘聶瑪和他兩個部下的掌握中，萬難脫身，旁邊的旅客和觀衆，對於我的熱嘲冷罵，已達極點。我雖覺得難堪，倒也態度十分鎮靜。我所關心的，倒要看耐麗姑娘對於我的攝影機，怎樣發付。即使官中人得了這個鐵證，給我什麼判決，我也絕不畏怯；我却要看對我脉脉有情的耐麗姑娘，是不是把這鐵證，自動的呈繳上去。

我心亂如麻：這位溫柔美麗的姑娘，可要賣我和破壞我也許她豔如桃李，冷若冰霜，要跟我作對，也許她回憶一路，上跟我纏綿的生活，以憐惜來代替輕視——她究竟怎樣，只要在這一剎那間看她的舉動便數了。那時耐麗已在我面

前走過去，我默不作聲，目送她隨着許多搭客，緩緩前進，手中還握着我的柯達攝影機。我暗想碼頭上耳目衆多，她自然不敢立刻呈繳那證物，大約一小時後，這攝影機總要交到檢察官面前了。

耐麗姑娘正走到吊梯的半途，忽然一不小心，手中的攝影機掉入水中，正落在碼頭和船舷的中間，水花飛濺，什麼也沒有了。我知道這是她的故意，帶着感謝的眼光，目送她窈窕的背影，隱在人叢中；有時看見，有時不見，最後走遠了。我甜蜜的情夢，也告結束了，什麼都完了！

我站在那裏，一動不動，好像石像一樣；苦惱的思想，和甜蜜的回憶，在我的心底盤旋。我不禁嘆了一口氣，對甘蕪瑪說：「唉，我確是一個卑瑣的人呵！」

上面是亞森羅賓對我（筆者自稱）的口述。

某個冬晚，羅賓把他就擒的始末，一一告訴我聽。我以前因爲意外的機緣，和羅賓結成知交，友誼非常深厚。他一有閑暇，常來看我。他每次來，總是精神煥發，使我寂寞的書房中，充滿了生氣。

可惜我到如今，不曾知道亞森羅賓的真面目。我跟他見面，雖然有過二十次；每次站在我跟前的，總是另一副模樣。他的化妝，不但面目不同，姿勢態度，無一不同。有一次，他曾對我這樣說：「我自己都忘記了自己，真面目究竟是怎樣的；有時對鏡一照，也疑惑是我非我了。」

他的話未免有點自誇，但是深悉羅賓的人，知道他既有天才，又有恆心，化裝的本領，登峯造極，可以把面部的輪廓和紋痕，完全變換過來。他又說過：「我何必老是現出同樣的面目來！一個人倘若老是同樣面目，極有危險；爲我自身計，這種危險，應該避去。可惜別人看了我的動作，已儘穀知道我是羅賓了！」接着他又自誇的說：「我這樣希望，有人看見了我，不能確定說我是亞森羅賓；但看了我的行事，便決然的說是亞森羅賓幹的，這樣我就心滿意足了！」

（二） 在監獄中

我的讀者中，如果有人在塞納河兩岸遊歷，定能看見在烏美宇和聖汪德爾的廢墟中間，有座叫做馬拉磯的古堡。這座古堡很小，建築奇特，造在河中孤島似的山石上。堡前是一條吊橋，跟大路相通。堡基的石塊，非常壯麗，好像是山頂上鑿下的花崗石，四周圍繞着碧綠的河水，在蘆葦中起着泡沫。一羣羣的鴉鴿，在水花輕濺的亂石上歇腳，現出胆怯怯的樣子。

回憶馬拉磯的歷史，看實令人驚心，它經歷過不少的戰爭。包圍、攻擊、殺戮，都是過去的家常便飯。聽了高克司鄉人對於馬拉磯古堡的傳說，夜深人靜，圍爐談起古堡過去的罪惡史，誰都要毛骨悚然的。在這樣的傳說中，自然混着許多神祕的野語。甚至於有人說，堡中有一條著名的地道，直達烏美宇大寺和查理七世情婦安格尼雪梨遺下的古屋中。

這座馬拉磯古堡，從前雖是英雄劇盜顯身手的地方，現在却成功南錫·賈恩男爵的別業。包士河一邊的人，把這位男爵稱作怪爵，因為他偶然在那邊發了一注大財，便成了富豪。男爵一有了錢，便從破落戶手中買下馬拉磯堡當作住宅。他畢生收藏的古董，全貯放在堡中三個老僕，伴着這位怪爵，住在堡裏。外面的人，誰也不會到過這古堡，自然不知道裏面怎樣的陳設。據說有許多名畫、雕刻和寶物，都是希世之珍。男爵付了金錢，在拍賣場中用高價壓倒競買的富翁，陸續購來這些寶物。

可憐這位怪爵，生活並不愉快，常在提心吊膽中過日子。他並不憂慮自身的危險，却怕他辛苦搜集的寶物，不能長保。他對於寶物的愛戀，勝於守財奴的貪念，癡情人的妒心。每天到了黃昏，吊橋兩頭的四扇鐵門，和庭院出入口的門口，都下鍵加鎖。偶有觸動，在寂靜的空氣裏，電鈴便很響亮的鳴起來。至於塞納河那邊，突出水面的山石，給馬拉磯堡做了屏障，倒不必擔心的。

九月中的某一天，正是星期五，送信的郵差，照例走到橋頭，男爵也照例親自去啓門。他總是很仔細的打量着郵差，好像久別乍逢的老友一樣。郵差陪笑說：「不敢，男爵，在下正是原身，並非冒牌，決不會有人穿戴了我的衣帽，來蒙混你呵！」

「然而往往有出人意料的事情！」男爵喃喃的說。

郵差先遞給男爵一束報紙，接着說：「男爵，今天我還帶來特殊的東西呢。」

男爵矍然說：「特別的東西嗎？這是什麼話？」

郵差說：「一封信……一封掛號信！」

原來這位怪爵，隔絕人羣，獨處古堡，和社會上一點往還也沒有，平日從沒有接到過書信的。今天這封掛號信，好像從天外飛來，他突然感覺到心情不寧；那一個惡作劇的人，寄了這信，來打擾這位孤獨的怪爵呢？那時郵差催着說：「男爵，請你在收條上簽一個字呀！」

男爵帶着咒罵，簽完了字，把信收下，目送郵差走遠，自己很不安的踱了幾步，便靠在橋欄上，拆讀那封掛號信。他大略一看，裏面的信箋印着「巴黎宋特監獄」幾個大字，信尾的簽名，端端正正的，是「亞森羅賓」！這對於男爵，好像一個晴天霹靂，男爵抖抖的把那信從頭讀下去：

「男爵：

你的府上，連接兩間客堂的圖畫室中，名作頗多。斐力特夏般的那幅，確是傑作，不勝欽羨！還有那三幅羅本氏的名畫，和華督氏兩畫中較小的一幅，也爲我所深愛。你那右面的客堂裏，陳設着路易十三的邊桌，蒲凡氏的壁衣，帝政時代的座架，上有賈可勃簽字的，和文藝復興時代的書箱；你那左面的客堂裏，放着一箱小擺設和小畫像，也是很名貴的。

上面所提的東西，被我得了，我已心滿意足，可以立刻去變換現金。我特此專函奉告，請你給我妥爲包好，寫明我的姓名，在星期六或星期日，送到勃鐵奴方場，並付清車費。如果你不肯照行，我准在本月二十七日星期三晚，親自造府面取。但是我自來的話，所拿的恐不止上述區區，尙乞勿罪！

亞森羅賓

再者，華督氏兩畫中較大的一幅，足下雖在競買時，花了三萬法郎的高價，實是膺品，請勿惠下。該原本已於第一共

和時代，在勃拉民的宴席上燒毀。事詳吉勤氏未刊的回憶錄中。

還有路易十五時裝飾用的鈎子，也極可疑，我以為或係偽品，並無觀覲之意。」

如果這信是另外一個人的手筆，賈恩男爵也要大吃一驚，何況是大名鼎鼎的亞森羅賓！男爵素閱報紙，對於羅賓神出鬼沒的伎倆，早已深印心底，他也知道天網恢恢，疎而不漏，羅賓在美洲被老甘聶瑪捉住，正嚴密的禁在獄中，並進行預審，再也不能鑽出鐵窗，幹竊盜生活了。但羅賓的本領，可也出乎人們意料之外，比如這馬拉磯堡中的房間和陳設，羅賓既不會進來過，又沒有誰告訴他，他怎會瞭如指掌呢？

男爵再抬眼望望這馬拉磯堡，建築得多堅固呵！豎着石柱，繞着長河，真有插翅難於飛渡之概。於是男爵聳肩，想何必多抱杞憂，他自己的寶窟，世界上恐怕沒有人會闖進來的！轉念一想，這古堡雖有鐵門吊橋和堅厚高大的牆壁，能穀阻擋那些狗盜鼠竊，但對於羅賓，怕沒有什麼大用處，羅賓意思所趨，什麼障礙都阻擋不住的！

那晚男爵作了一信，給魯昂的公家律師，並附上那封恫嚇信，要求警察的保護，好容易公家律師的覆信來了，說那羅賓，正關在宋特監獄裏，獄禁森嚴，那裏能穀作什麼書信，不用說是別人冒名的。並有察驗筆跡的專家，把羅賓的信仔細審查，也說筆跡雖有相似的地方，卻並非羅賓手筆，因此請男爵放心。

男爵的心中，可並不會放鬆一筆跡雖有相似的地方，一語，可見專家也懷着疑問，現在最好還是求警察的保護要緊。他越恐怖，越覺得那封信可怕。信中約定了日期，說親自造府面取，這是怎樣的大威脅呵！

男爵平日，沉默而多疑，雖知道老僕們忠實，還不敢信任，什麼事都不跟他們談起。這次他恐怖得忍耐不住，很想跟他們商酌一下。警察既不來保護，自己又無力抵抗，最好到巴黎找什麼退職偵探來，幫自己警戒。在第三天，男爵看到哥德培日報上，有一節新聞：

「有名的大偵探甘聶瑪先生，現在來遊哥德培，預備有三星期的勾留。甘聶瑪先生近來捉住亞森羅賓，名震全歐；因為辛勞，所以想過平甯生活，在塞納河邊，垂釣消遣，恢復疲倦的精神。」

男爵驚喜交集，這又聰明又能幹的甘聶瑪，正是亞森羅賓的對手，也正是男爵理想中的保鏢。於是男爵不敢怠慢，奔到四哩外的哥德培市，去找甘聶瑪。他很高興的趕着路，因為他覺得有了甘聶瑪幫忙，什麼都不必害怕了。

偏偏男爵在哥德培市，找不到甘聶瑪的住址，虧他想到，立刻赴哥德培報社去打聽。紀錄那段新聞的記者，走到窗前，對男爵說：「甘聶瑪，恐怕你早已碰見了。他正拿着釣竿，在碼頭上方才我見了他釣竿上刻着的姓名，知道是他。看呵，那邊樹下，穿禮服戴草帽的小老頭兒，不是甘聶瑪是誰？」

「就是穿禮服戴草帽的那個嗎？」

「正是。這老頭兒沉默寡言，有點兒容易生氣，脾氣不大好對付的。」

片刻功夫，賈恩男爵在甘聶瑪面前，介紹自己的姓名。甘聶瑪冷冷的不作一聲。男爵沒法，老老實實的，把羅賓來信恐嚇那會事，一起告訴甘聶瑪。甘聶瑪十分鎮靜，尖銳的眼光看着水面，臉上神色，微風不動。他聽完了，抬頭把男爵打量一下，帶着憐憫的態度說：「先生，賊人們下了通知單，再來打劫，這可算是極難得的，亞森羅賓也未必這樣呀。」

男爵囁嚅地說：「然而……」

「先生，」甘聶瑪很快的說：「如果我略有懷疑，何妨再來一次，叫羅賓去嘗鐵窗風味，可惜他早已在監獄中了。」

「也許羅賓已經越獄了？」男爵懷疑地說。

「宋特監獄中的囚人，是插翅難飛的。」

「然而羅賓……」

甘聶瑪接口說：「羅賓未必比別人利害。」

「然而……」

甘聶瑪說：「如果他越獄了，我可以再把他捉住，這是極容易對付的。目下你儘可好好的去睡覺，別驚走了我的魚！」

談話完畢，男爵敗興返家。好在甘聶瑪視若無事，男爵也放心了不少。他一邊仍舊小心門戶，嚴察僕人，戰戰兢兢的過了兩天。男爵靜心一想，也暗笑自己的恐怖，沒有理由。賊人決不會下了通知單，再來打劫。甘聶瑪的話，確乎不錯呵！但是羅賓約定的日期，慢慢近來。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二早晨，古堡裏還沒有動靜。到了下午三點鐘，門鈴響處，一個孩子送進電報來。男爵一看說：

「勃鐵奴方場，並未運到尊物，準明晚來取，盼準備羅賓。」

男爵十分不安，幾乎想把東西送去，對羅賓屈服，但他怎肯放棄這些古董。最後決定，還是趕到哥德培去。

甘聶瑪仍在老地方，坐在矮椅上釣魚，神態安詳。男爵把電報給他看，默默的等老偵探有什麼表示。

「怎樣？」甘聶瑪冷冷的問。

「什麼？怎樣！明天便是他動手的日子！」男爵冷冷的答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盜竊呵！」男爵趕忙說：「他要盜竊我的古董！」

甘聶瑪很高興的說：「這些小事，也得來煩擾我嗎？」

男爵懇切的說：「請你在星期三，到我堡中就擱一晷，我當厚謝。」

甘聶瑪說：「敬謝好意，請你別再煩擾我了。」

男爵說：「不瞞你說，我是一個富人，有的是錢，你要多少代價，請你告訴我。」

甘聶瑪見男爵十分誠懇，頓了一下，才慢慢的說：「現在我原是請假來此，可沒有權……」

男爵見他意思活動，急忙說：「不要緊，沒人知道的，我一定給你嚴守秘密。」

甘聶瑪說：「這樣便好了。」

男爵接着問：「三千法郎够了嗎？」

甘聶瑪沉吟一下，說：「就這樣吧。但我還是勸你，犯不着花掉這一筆款子的。」

「我倒並不介意。」男爵安閑的說。

「既然你執意這樣，我不妨來給你防一下。」甘聶瑪完全答應了。「羅賓出沒無常，可算得一個魔鬼，又有許多黨羽，幫他活動……你的僕人們可靠得住嗎？」

「我……」男爵疑遲地不能決定。

甘聶瑪接着說：「他們既不能幫我的忙，還是讓我拍電報去，召集兩個部下，可以放心一點……最後別讓人瞧見你跟我在一起，趕快回去吧，明晚九時我準定來馬拉磯堡。」

次晨，正是羅賓指定動手的一天。賈恩男爵取下掛在牆上的武器，又拂拭手鎗，查勘馬拉磯全堡，絕不見有什麼形跡可疑的事。好不容易挨到晚上八點半鐘，他打發三個老僕去睡了；他們所睡的地方，是在古堡右端後面，沿街的一角。男爵待他們睡定，便悄悄出去，開門等甘聶瑪一行人來。

甘聶瑪帶着兩個助手來了，這兩個助手，身材魁梧，態度雄俊，甘聶瑪把他們介紹和男爵相見。接着甘聶瑪問明羅賓想來行事的房間，便進去仔細察看，牆壁的情形和壁衣的後面，都逃不出他尖銳的眼光。他派那兩個助手守在中間的圖畫室中，鄭重的吩咐說：「你們可明白嗎？別打起盹來。一有動靜，就打開對院子的窗喊我。沿河那邊三十尺的斜岩也攔阻不住劇盜的來去，你們也得注意啊。」

甘聶瑪吩咐完畢，便把這兩個助手，反鎖在圖畫室中，鑰匙帶在自己身邊，再對男爵說：「走吧，到我們的地方去！」

甘聶瑪度夜的地方，是他自己選定的。這是位於兩扇大門中前的一個小房間，從前原是守堡人住的所在。對着外面的吊橋，有一個瞭望孔；對着裏面的院子，也有一個瞭望孔，望得見院子一角那個井口。甘聶瑪看了一下，對男爵說：「據你說來，這井口從前是地道的出入口，不知什麼時候給人堵塞的，可不是嗎？」

男爵應道：「不錯。」

甘聶瑪說：「除非羅賓知道，這地道還有別的出入口，那末今夜也許有事；如果沒有別的出入口的話，我們儘管高枕無憂吧。」

甘聶瑪一邊說話，一邊把三張椅子排在一起，很舒服的躺了下來，點燃煙斗，吸了幾口，緩緩的說：「男爵，如果我把自己終老的屋子，加造一層，也像今夜這樣做守望之用，我把這事告訴了好友羅賓，他要笑得半死了！」

男爵那裏有心情傾略甘聶瑪的打趣話。四周寂寂，男爵更覺得不安，他聳耳想聽出什麼聲響，却偏偏沒有；有時男爵又懷着恐怖的心情，望着那院子裏暗沉沉的井底。

一直到了夜半，男爵總合不攏眼。忽然他拉着甘聶瑪的臂膀，把他搖醒，只見男爵急喘喘的說：「你可聽得嗎？」

甘聶瑪很閑淡的說：「聽得的。」

男爵急問：「這是什麼聲音？」

甘聶瑪說：「這是我自己的鼾聲。」

「不是你且聽呀……」

甘聶瑪用心一聽，便說：「是了，這是汽車上的喇叭聲。」

男爵慌張的說：「怎樣？」

甘聶瑪聳肩說：「有什麼事！如果羅賓會坐了汽車來，也許他還帶着大炮，來轟毀你的堡了。男爵，我勸你還是好好的睡覺，對不住，我也要睡了。晚安！」

這一夜，就只聽得這一點聲音。甘聶瑪時睡時醒，男爵可一夜不會合眼；但除此以外，男爵只聽到甘聶瑪響朗的鼾聲。

天色漸漸的黎明，男爵和甘聶瑪，走出這守望的小房間。河邊清涼的晨風，緩緩的送到寧靜的古堡裏來。男爵很愉快，甘聶瑪也十分鎮靜。他們靜悄悄的走上樓梯，也不見什麼可疑的形跡。甘聶瑪說：「男爵，這是沒有事的，我不是早對

你說過，我真很冒昧，實在不必答應你的要求前來呵。」

他一邊說，一邊取出鑰匙，打開圖畫室的門走進去，只見他兩位好助手，正各自睡熟在椅子裏，垂臂彎腰，好夢未醒。甘聶瑪咆哮着：「喝！這是那裏說起……！」

「名畫……邊桌……！」男爵驚叫起來。他氣得喃喃自語，只見空白的牆壁上，剩着幾枚釘和寬鬆的繩子。華督氏的一幅和羅本氏的兩幅名畫，已經不見；壁衣不翼而飛了，珍藏小擺設和小畫像的玻璃櫃，空空如也了。男爵發瘋似的嚷着：「還有路易十六的牆上燭架……攝政時代的燭臺……十二世紀的聖母像……！」他嚷着跑着，十分悲痛，簡直要瘋狂起來。他又氣又急，計算着這些古董的買價，加上他的損失，喃喃的數着，連語句也說不完全。他又頓着腳，搖擺着他的身體，一時不知所措，好像家破人亡，前途茫茫，只有自殺一途了。

這時候的甘聶瑪，癡然木立，瞪着眼睛站在那裏，察看屋裏的光景。窗仍舊鎖閉着，門鎖也好像沒有動過；上面的天花板上，沒有裂縫，下面的地板上，也沒有窟窿可尋。屋裏的陳設，一切都在老地方。可見這次下手，事前有很周密的布置。甘聶瑪頹喪欲絕，喃喃的說：「亞森羅賓……亞森羅賓……！」

甘聶瑪等神智稍定，怒氣勃發，一箭步跳到兩個助手的跟前，嘴裏痛罵着，又死命的搖着他們的身體，瞧那兩人，並不醒過來。甘聶瑪吃了一驚，自言自語說：「天哪！他們不要……！」俯下身去仔細檢視，見他們確是睡着，然而樣子極不自然。於是他抬頭對男爵說：「他們受了麻醉劑了！」

男爵說：「誰來下手的呢？」

甘聶瑪說：「若不是他，定是他的黨羽奉命而行的。看此番行事周密，我一望而知，正是他的傑作。」

「那末我可沒有希望了？」男爵很頹喪的問。

甘聶瑪接口說：「沒有希望了。」

男爵說：「這樣的事，太可怕，太奇怪了！」

甘聶瑪說：「你且具呈報告了再說。」

「有什麼用處！」

「你不妨去報告了……法律上自有辦法。」

男爵不高興的說：「慢談法律，你自己總該盡一下力……現在你該找一點線索出來，誰知你毫無動靜！」

甘聶瑪說：「親愛的男爵，亞森羅賓幹下的事情，決不讓你發現什麼線索的。要跟羅賓作對，真是談何容易，我倒以為他在美國給我拿住，也許是他自願的。」

男爵瞪着眼說：「那末我失去的寶物，已無還珠之望。但是他拿去的，全是我收藏中的珍品，我願意分一部分財產去交換；如果捉不住羅賓，不妨請他說出交換的代價來。」

甘聶瑪呆呆的瞧着男爵說：「這話有理！你真的想這樣辦嗎？」

男爵連連點頭，又藐視地說：「你爲什麼要這樣問呢？」

甘聶瑪說：「我有一個主意。」

男爵忙問：「什麼主意呢？」

甘聶瑪說：「如果官中不來偵查，我們再談吧……你倘要事情成功，切莫在別人面前，提起我的名字。」他又在齒縫中低低的說：「况且我也不值得提起的，何必去告訴別人呢！」

這時候，兩個助手已經慢慢的蘇醒過來，但他們的神情，非常癡呆，茫然睜着眼，要明白自己究竟碰到什麼。他們對於甘聶瑪的盤問，一點話也回答不出來。甘聶瑪說：「你們且仔細想一想呀。」

兩個助手異口同聲的說：「不，我們沒有瞧見什麼人。」

甘聶瑪又問：「你們可曾喝過水嗎？」

兩人沉吟一會，有一個助手先答：「是的，我喝過那邊瓶裏的水。」

另一個助手接着也說：「我也曾喝過這水。」

甘聶瑪立刻拿過水瓶來，嗅了一嗅，又用舌尖舐了一下，並覺不到什麼特殊的氣味。他便說：「走吧，我們不用多費光陰了，羅賓所幹的事情，在五分鐘裏，是解決不了的。這次讓他占了勝利，但我必立誓拿下他來！」

這一天，賈恩男爵具呈當局，控告宋特監獄中的候審犯亞森羅賓，又犯了盜竊罪。可笑這位男爵自討麻煩，呈文上，什麼公家律師、檢察官、警察、偵探、報館訪員，全擁到馬拉磯古堡來，夾着許多好管閑事的人，弄得男爵應接不暇。於是這件案子，哄動了社會，報紙上用巨大的篇幅來登載，人們對於亞森羅賓，簡直引起了奇怪的幻想。又不知道那一個人，把羅賓恐嚇賈恩男爵的信，送到法蘭西回聲報上發表，更激動了讀者。一時有許多人解釋此中的玄妙，又想起古堡的故事，報紙上便登載馬拉磯古堡地道的掌故。公家律師也想向地道方面，着手偵查了。

公家律師來到馬拉磯古堡，作詳細的搜查。對於每一塊石塊，都經察看；所有壁板、煙囪、鏡框、屋梁，全加以精密的檢驗。甚至於那些大地窖，歷代堡主在戰時貯藏食糧和軍火的所在，都用火把照過，還叩着四面的石塊，聽着發出的聲音。可是搜查的結果，沒有發見什麼祕密隧道。但是名畫和古木器，明明已經失竊，總有人帶了它們，從門窗裏面出去。這些竊賊是怎樣來去的呢？魯昂的公家律師，搖搖頭，感到無可爲力，便去請求巴黎的警務當局幫忙。

巴黎警察廳的偵探部長杜道愛，得了報告，親自來馬拉磯堡，勾留兩天，還派得力的部下，向各方調查，然而仍舊一點線索也沒有。

杜道愛素日碰到難題，總跟偵探長甘聶瑪商量。於是他回去後，便把詳細告訴了甘聶瑪。甘聶瑪靜聽杜道愛說完，就這樣說：「這案子的關鍵，一定在別的地方，專在古堡中搜查，我想未必有什麼結果。」

杜道愛問：「照你的意思，以爲亞森羅賓當真和這大竊案有關嗎？」

甘聶瑪答：「我正有這樣的念頭，事實上也一定是這樣的。」

杜道愛說：「未必，羅賓正嚴密的關在牢裏。」

27.11.11
00.0000
1/2.11.11

甘聶瑪說：「自然，我知道羅賓繫獄，還加以嚴密的看守，任他鍊銬加身，口中堵塞，我仍以爲他是和本案有關的。」

杜道愛問：「何以見得呢？」

甘聶瑪說：「只有羅賓，才能設下這樣偉大的計劃，自信必能成功……你看，他不是成功了嗎？」

杜道愛說：「真的，甘聶瑪！」

甘聶瑪說：「你們再去搜尋地下隧道，就是把古堡裏的石子磚塊，都翻過了身，也是沒有用的。我們這位朋友，可以說是超時代的人物，決不會再用這些古拙的計劃。」

杜道愛說：「那末依你的意見，怎樣着手？」

甘聶瑪說：「我只有一個要求，就是讓我跟羅賓作一小時的會面。」

杜道愛問：「可是在他的獄室中會面嗎？」

甘聶瑪說：「是的。記得我押着他，從美國回來，一路上還算投契。我想他對於我這拿獲他的人，也許存着一點友誼；如果他肯告訴我一點線索，也可以勝過我們暗中摸索了。」

甘聶瑪在這天午後，走進亞森羅賓的獄室。羅賓正躺在牀上，抬頭見面，不禁歡呼着：「老友甘聶瑪，肯惠然光臨這裏，真是想不到的！」

甘聶瑪說：「甘聶瑪親自來拜訪你呵！」

羅賓忙說：「不敢！我揀定這個所在，小憩身心，還蒙你來看我，這是多麼的愉快呀！」

甘聶瑪說：「謝謝你的記掛！」

羅賓說：「我常常說過，我們的甘聶瑪，智力是和歇洛克·福爾摩斯媲美，不啻是偵探名家。——我絕不過諛。不過，這裏很抱歉，只有矮凳可坐，又沒有茶水啤酒敬客，真對不住。」

甘聶瑪帶着微笑，在矮凳上坐下。羅賓的態度，十分愉快，接着又說：「我很願跟你那樣的誠實君子相見。間諜們可

厭的臉龐，我實在受不了。那些人每天到這裏來，至少有十次，每次總是搜查我的衣袋，防我設法越獄。政府待我這樣勤，簡直是太好了！」

甘聶瑪說：「這是當局對於你的制裁。」

羅賓說：「不，我所盼望的，他們能殼給我過安居樂業的生活。」

甘聶瑪說：「把別人的錢，供給你使用嗎？」

羅賓說：「好，被你道着了。但這些廢話，像你這樣的忙人，怕不愛聽。我們且談正事。甘聶瑪，你此來可有什麼貴幹？」

甘聶瑪直截爽快的說：「就是賈恩家的竊案。」

羅賓忙說：「我手頭的事多着呢，讓我想一想看，究竟關於賈恩的是什麼事……哦，有了，賈恩住在塞納河下流馬

拉磯古堡中……羅本氏的名畫兩幅，華督氏的名畫一幅，還有幾件小東西。」

甘聶瑪說：「小東西！」

羅賓接着說：「不錯，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東西，我手頭正有更大的東西在着。然而你來看我的目標，就是爲這件案情，我們也不說別的了……甘聶瑪，你再告訴我一些吧？」

甘聶瑪說：「我們怎樣進行偵查，可不必費辭嗎？」

羅賓說：「不必，我在晨報上已得知詳細情形。照我看來，你們得不到什麼線索。」

甘聶瑪說：「因此我趕來拜訪你。」

羅賓說：「敬候吩咐！」

甘聶瑪說：「第一，這事是你幹的，可不是？」

羅賓答：「不敢，在下一手包辦！」

甘聶瑪說：「那末掛號信和電報呢？」

羅賓說：「是我發出的。讓我找收條給你看。」他隨即開了小桌子上一個抽斗，拿出兩張紙片，交給甘聶瑪看。

甘聶瑪一看，失聲說：「天呀，你受了嚴密的監視和搜查，却還讀着報紙，和接受郵局中的收條！」

羅賓表示蔑視的態度說：「來監視和搜查的人，全是傻瓜！他們拆開我半臂的襯裏，又檢查我的鞋底，有時又在牆壁間偷聽。這種顯而易見的地方，我羅賓縱策，也不會利用的！」

甘聶瑪很高興的說：「好呀，你不愧足智多謀的人，思想也很有趣。來，快把你的花樣告訴我！」

羅賓忙說：「你別這樣燥急，你要完全知道我的祕密……並把我一點小妙計，告訴你嗎？這倒是很關重要的事。」

甘聶瑪說：「我來找你，原想請你解釋幾個問題，消除我的一片好奇心。你可不肯告訴我嗎？」

羅賓說：「甘聶瑪，你既自不憚下問，那……」他說到這裏，在獄室中來回踱了幾步，又站定了，問：「你對於我寄給男爵的掛號信，意見如何？」

甘聶瑪說：「我想，你預備在他的圖畫室中，略施妙計，跟他開玩笑。」

羅賓笑着說：「對呀，我確是在他的圖畫室中略施妙計！甘聶瑪，我不敢辜負你勞駕的好意，索性告訴你：我何必寫那封信給男爵，預先叫他準備，沒有信我也可以照常行事，這事不是無意識了嗎？然而不瞞你說，這一封信是極大關鍵，可以說是總樞紐，一按這樞紐，全部機器，便可依次動作。我想把馬拉磯堡案情詳細告訴你，你可要聽嗎？」

甘聶瑪忙應道：「好極了！」

羅賓說：「請你想一想，我的目的地，是一個重門深扃的古堡……但我見這古堡防護嚴密，可肯放棄心愛的寶物嗎？」

甘聶瑪說：「未必。」

羅賓說：「那末我像從前一樣，帶了一羣亡命之徒，浩浩蕩蕩的攻進門去嗎？」

甘聶瑪說：「這是笑話了！」

羅賓說：「那末我偷偷的溜進去嗎？」

甘聶瑪說：「那可不容易。」

羅賓說：「這樣只有一個方法，就是讓堡主人親自延我進門。」

甘聶瑪說：「着眼點倒不錯。」

羅賓說：「而且辦法也很簡單。如果有一天，堡主人收到一封恐嚇信，說亞森羅賓將來枉顧，他取怎樣的態度呢？」

甘聶瑪說：「把這信呈送官中。」

羅賓說：「信中所說的亞森羅賓，明明是在獄裏，官中自然不加理會。這樣一來，堡主人更害怕得沒有辦法，急不暇待，想找附近肯幫忙的人。」

甘聶瑪贊同地說：「情理確是這樣的。」

羅賓說：「如果他在本地報紙上，得悉有一位偵探名家，正耽擱在鄰近，他將怎樣呢？」

甘聶瑪很快的說：「他自然去找這位名探幫忙。」

羅賓說：「對呀，羅賓的意中，也是這樣。於是他委託一個很能幹的朋友，前往哥德培遊歷，認識了哥德培日報的記者，便自認是偵探名家某人，你想後事如何？」

甘聶瑪說：「那記者有聞必錄，自然做一節新聞，在報紙上發表，說偵探名家某人，正在哥德培小住。」

羅賓說：「對呀，我擺佈香餌，等待魚兒上鉤，這位賈恩男爵，自然去向那位假大偵探求助，假大偵探起先是欲迎故拒的。羅賓再拍了一個電報去，男爵又慌又急，再去懇請我那位朋友，還允許了保鏢一夜的代價。我那朋友見情不可却，便帶了我黨中兩個黨員，進入堡門。這一夜，賈恩男爵跟他的保鏢住在一起，兩個黨員，住在圖畫室中，便把我選定的東西，從窗中吊下去，下面河中，泊着一艘小船接應，安然滿載而返。——這一會事，正和我亞森羅賓一樣的簡單。」

甘聶瑪不絕口的稱贊說：「好計劃，又勇敢，又巧妙！但是那一個偵探名家，竟會使男爵這樣的欽佩呢？」

羅賓說：「只有一個人，一個人吧了。」

甘聶瑪忙問：「這個人是誰？」

羅賓說：「這位大偵探，是羅賓唯一的勁敵——偵探長甘聶瑪！」

甘聶瑪急說：「什麼，是我自己嗎？」

羅賓笑着說：「甘聶瑪，好有趣呀，正是你自己！——要是你肯到馬拉磯堡去，逼男爵把詳情告訴你，那末你的責任，便是捉下你自己來繫獄。好像你在美洲，捉住我一樣。哈哈！我叫甘聶瑪，拿下甘聶瑪，這樣的報仇可有趣嗎？」接着，他發出一陣大笑。

甘聶瑪聽了這一節趣話，氣得半死，站在那裏咬着嘴唇，不作一聲。

正好獄卒走進來，才使甘聶瑪恢復了原狀。原來獄裏對於羅賓，總算格外優待，允許他向近邊一家餐館中購備食物，由獄卒送進來。獄卒把盤子放在桌上，當即退出。羅賓坐下，扯碎麵包，吃了幾口，又說：「親愛的甘聶瑪，放心吧，我還有好消息告訴你呢——賈恩那一案，快要結束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甘聶瑪驚問着。

羅賓很鎮靜的說：「我說這案件快要撤消了。」

甘聶瑪說：「那裏的話，我才從偵探部長處來呵！」

羅賓說：「甘聶瑪，對不住，杜道愛先生知道我的事情，難道比我自己所知道的更詳細嗎？我告訴你，那假甘聶瑪和賈恩男爵，談得很投契，男爵託他跟我接洽，他願贖回寶物，付我一筆代價，一邊向警廳撤消控案。一件大竊案，就可以化作煙消雲散了。」

甘聶瑪聽得癡然木立，呆呆的說：「這情形你怎能知道呢？」

羅賓說：「我才收到一個等候已久的電報。」

甘聶瑪失聲說：「你才收到一個電報嗎？」

羅賓說：「是呀，我才收到。不過我恐怕失禮，不敢在老友面前，拆讀這個電報。但你如果能發允許我的話……」

甘聶瑪表示不相信似的說：「羅賓，別再打趣了。」

羅賓說：「老友，你要證明我不是跟你說趣話，只要你輕輕揭去那雞蛋的頂便得了。」

甘聶瑪依言，用刀尖挖破雞蛋壳，不覺驚叫起來。原來那雞蛋是空的，裏面藏着一張小小的藍紙。羅賓請他展開一看，原來一份電報，寥寥數字：

「事了結，已收十萬法郎，物亦送去，極順利。」

甘聶瑪問：「男爵已付了十萬法郎嗎？」

羅賓說：「不錯，目下時勢艱難，我的費用又大，十萬法郎，只好說是小補……不瞞你說，我的預算案，跟大市鎮的預算一樣浩繁。」

甘聶瑪這時候怒氣漸平，他平心靜氣，想找出全案的弱點來。接着慢慢的說：「幸而像你這樣的人，沒有第二個，否則我們沒有事做，只好洗手不做偵探了。」

羅賓很客氣的說：「對不住，我不過消磨空餘的時間吧了……我在監獄裏，居然能發成就這個玩意兒！」

甘聶瑪說：「呵，你得上堂受審，給自己辨護，受人檢查，這些事供你消遣，你難道還有空餘的時間嗎？」

羅賓忙說：「我不願正式受審，我老實告訴你。」

甘聶瑪問：「真的嗎？」

羅賓說：「好友，如果你想我會老死在鐵窗裏，這是對我絕大的侮辱了！老實說吧，我要是在監獄中住得厭了，無論如何，決不會多耽擱一分鐘的。」

甘聶瑪冷笑說：「那末你怎會踏進監獄的門呢？」

羅賓說：「好友，你大概以為我會被擒，全仗你的大力，所以要用這話譏笑我了。我不妨對你說，在那緊要關頭，如果沒有那迷醉我的姑娘，把一雙眼光注在我的身上，我決不會失神奪魄，被捉到這裏來的！」

甘聶瑪說：「但我覺得，你來了好久了吧？」

羅賓說：「你別笑我，我覺得此來意味不惡……我們近來的生活很辛苦，神經衰弱，我實在很需要休養一下。宋特監獄，法令森嚴，對我確是對症的治療法，所以我願在這裏小息幾天呵！」

甘聶瑪說：「這些話是聊以解嘲吧了。」

羅賓說：「甘聶瑪，今天是星期五，下星期三，下午四時，我准到潘可烈士街尊寓奉訪，一起吸煙長談。」

甘聶瑪說：「羅賓，我當竭誠恭候。」

於是甘聶瑪和羅賓，熱烈地握手言別，甘聶瑪轉身想走，羅賓突然叫住他。

甘聶瑪立定，回頭問：「還有什麼事？」

羅賓從容地說：「甘聶瑪，你的時錶掉了。」

「我的時錶嗎？」甘聶瑪很驚奇的問。

羅賓說：「不錯，我湊巧在我的衣袋中找到的。」接着，他把時錶交還給甘聶瑪，又說：「真對不住，我的老脾氣總不改……我實在不該借用你的時錶，雖然他們把我的時錶搜去，但我已有一個上品的時錶，行動極準，很可心滿意足了。」

那時羅賓一邊說，一邊打開抽斗，取出一隻又大又厚的金錶，還附着一根粗大的金鍊。甘聶瑪問：「這時錶從前又是那一個入袋裏的？」

羅賓不介意的看着時錶的蓋，那裏有着姓名的縮寫字母，他讀出來說：「G. B.……這位是誰……哦，不錯，我記得了，賈士·勃凡，一位好朋友，正是我的檢察官呢！」

(三) 不受審訊

亞森羅賓午餐完畢，從袋中取出一枝上好的雪茄，看着上面紙籤上的金字，還未點吸。獄室的門開了，他很從容的把雪茄拋在抽斗中，隨即起身走開。獄卒走進來告訴他，已是運動的時間。羅賓很高興的說：「老朋友，我正在等你來呀！」他們一起走出獄室，在甬道中轉彎過去，却有兩個人趁他們不見，很快的溜進獄室，預備加以嚴密檢查。這原來是兩個偵探，一名但三，一名佛郎方。

原來當局知道羅賓雖在獄中，仍得和外面的黨羽，暗通消息。前一天，大日報上有一封羅賓對該報特約記者的公開信，大致是：

「先生：

前幾天在報上，拜讀尊文，對於我的行事，頗有誤解的地方。我決定在審訊開始前的一兩天內，親來奉訪，請教一切。

亞森羅賓」

這信確是羅賓親筆，他既能自由寄送書信，那末在審訊之前越獄，也一定在準備中。這件事便震動整個的警務當局。

偵探部部长杜道愛，跟檢察官詳加商議結果，一邊親赴宋特監獄，吩咐典獄官小心防備，一邊派部下偵探但三等，去檢查羅賓獄室。這兩個偵探，搜得無孔不入，却絕不見什麼疑點，正想罷手的時候，獄卒急匆匆的趕進來說：「抽斗……方才我走進來的時候，見他很快的把桌上的抽斗推上，也許放着什麼東西呀！」

他們拉開抽斗一瞧，但三高興地嚷着說：「好，把柄被我們找到了！」佛郎方說：「且慢，你別動手，還是請我們的部長自己來察看吧。」

但三說：「但這一支哈伐那雪茄……」

佛郎方說：「放在那裏，趕快去報告部長要緊。」

片刻後，杜道愛親來一室，察看抽斗裏的東西。第一件，是一束報紙上剪下來的新聞，都是關於羅賓的紀載；第二件，是一包烟和一個烟斗；第三件，是兩本書。杜道愛一看，一本是英文的，英國史家加萊爾的英雄與英雄崇拜；一本是德文的安潑狄德哲學，一六三四年在蘭登城印行的。這兩本書的文句上，都劃着線，究竟是讀者愛賞文字而作的呢，還是另有用意，那不得而知了。

「這兩本書停會兒再仔細研究吧。」杜道愛說着，再察看烟包和烟斗，接着拿起金紙籠的雪茄來，還說：「看不出這位朋友自奉不薄，這是亨利克來的上等雪茄呀。」他一邊把雪茄搖了一搖，不覺失聲驚呼；原來手指挾着的地方，突然鬆陷下去。杜道愛仔細一看，烟葉中好像夾着白色的紙捲兒，便用針尖輕輕的挑出來，原來是捲得像牙簽粗細的紙條。展開一瞧，上面寫着纖秀的細字，「馬利亞地位已易，十之八已準備，用足向外一推，板就移開。」十二至十六，每日相待，盼告地點，並希我友自計，臨事鎮靜。」

杜道愛沉吟地說：「不錯，馬利亞是囚車的名字，內分八間小房……十二至十六，大概指時間，十二點鐘到四點鐘。」

「等待他的那個口是誰？」兩個偵探在旁問。

杜道愛說：「這是馬力（Horse Power）的縮寫，大概指汽車吧。」說完，站起身來問：「羅賓可吃過飯了嗎？」

「吃過了。」獄卒答。

杜道愛說：「這雪茄是怎樣帶進來的？這樣子還像方才收到，他不曾看過那紙條呢。」

獄卒說：「麵包裏或山芋中，都可以夾進這支雪茄，也許送食物時帶進來的。」

但三說：「未必。羅賓的一天三餐，雖由外面的餐館裏送進來，但每次我們檢查，總找不到什麼線索。」

杜道愛說：「我暫且把這信送去給勃凡檢察官看，如果他也同意，就把原信拍照存案。你們在這一小時內，趕快把這些東西，照樣放在抽斗裏，另外辦一枝同樣的雪茄，仍把原信夾入。要辦得好，別讓他看出疑點，我們且看他今晚怎樣寫回信。」

杜道愛和但三，當晚再趕到宋特監獄的辦公室中，預備發現羅賓的回信。他們看見壁角的火爐架上，放着三個盆子。杜道愛問：「羅賓吃過晚飯嗎？」

「吃過了。」典獄官說。

杜道愛便吩咐：「但三，你把吃剩的通心粉和麵包，都一一切開，看裏面可藏着什麼東西。」

但三依言做去，絕無發見片紙。杜道愛取過食盆叉匙，親自檢驗，又取過小刀的柄旋動着。忽然那刀柄搖動，掉下一個小紙捲來。杜道愛喜出望外，忙說：「隨你羅賓狡猾，也逃不出我的掌握。但是現在這一刻是很寶貴的，但三，你趕快到餐館中去偵查收信的人。」

但三走後，杜道愛展開紙捲，低聲讀着：「準照所定辦法，按日由田田跟在我後，我必如法而行，不日可晤面，再談。」杜道愛讀畢，搓着手掌，很高興的說：「我們既得到把柄，自然絕無問題。只要我們幫他一下忙，讓他溜逃，連他的同黨，也可以一網打盡了。」

典獄官問：「萬一弄假成真，竟被羅賓溜走了呢？」

杜道愛說：「任他狡猾，我們嚴嚴的佈下天羅地網，他總走不了的。他雖不肯招供，拿到了同黨，怕他們不把羅賓的行事，和盤托出。」

原來羅賓被捕之後，碰到預訊，緘口如瓶，弄得檢察官勃凡，枉花了幾個月的心力。羅賓常常很客氣的對勃凡說：「先生，我們是承認的那些案件，像里昂銀行等的搶劫，馬拉磯堡等的失竊，還有偽造支票和保險單的事，全是我做下的。」

勃凡說：「那末你一件一件的招供呵。」

羅賓說：「不必，這些案件，我全承認了；隨你提出什麼案子，我全承認，實在說不勝說呢。」

檢察官倒覺得十分厭倦，不再多問；這次因為發見了兩封信，又要提訊一次。照往常的慣例，正午十二時，把羅賓從宋特監獄中提出，跟旁的犯人一起載入囚車，送到警廳，到午後三時或四時，仍舊一起解回獄中。這天提訊過後，湊巧旁的犯人，還待仔細盤問，先把羅賓解回去，於是囚車中只他一個犯人。

押犯人的囚車，法國俗名「生菜籃子」，英國稱做「黑馬利亞」。車廂中間是一條狹窄道，兩邊各劃成小小的五間，每間只能容犯人挺坐着。守兵便坐在甬道的盡頭。那時羅賓在右面第三間中坐定，車輪轉動，笨重的車子，緩緩前進。羅賓看着車外，見幾個地方陸續過去，無意中他伸出右腳來，把鋼皮的鑲板一踏，突然那鑲板向外推開，自己的地位，恰在兩個車輪中間，羅賓便很留心的，等待脫身機會。

囚車到了聖吉門街，前面交通阻斷，有一頭運貨的馬，跌倒在地上，來往車輛，都塞滿在街中等待。羅賓向車窗口一瞧，見旁邊還停着一輛囚車。他見機會正好，也顧不得這些，把鑲板推開些，伸出腳去，正好踏上後輪的軸子。脫出身子，輕輕一跳，便落到地上。那時有一個街車夫見了，暗暗好笑，等到囚車上的守兵發覺，高叫捉人，正巧車輛已可通行，聲音鬧作一片，誰也不聽得，任羅賓混入人叢中不見了。

羅賓一脫身，穿過街中，走上左首的行人道。於是他回頭望望，吸着自由的空氣。一時也不會決定到那裏去好。他沉吟一會，好像已經決定，便裝作散步消遣的樣子，雙手插在袋中，向散步場走去。這是一個秋陽和煦的午後，路旁咖啡店裏，佳賓滿座。羅賓在一家咖啡店裏，找了一個座位，要了一杯酒和一匣紙煙。酒喝乾了，他慢慢的抽了幾枝烟，消磨了一刻時候。

最後，羅賓站起，招呼侍者，說有事跟老板商酌。老板急忙走來，羅賓便高聲對他說：「我的錢袋不會帶着，實在很抱歉；但我報告賤名，想來總可暫欠幾天。」——在下就是亞森羅賓呵！

老板瞪着眼睛看着這位客人，還以為他在打趣，羅賓却接着說：「我羅賓本來關在宋特監獄，現在才脫逃出來；大概你老人家已經默許我了。」他再不等老板說話，在座客的嘩笑聲中，揚長走出咖啡店。

羅賓到了外面，靜靜的走過幾條街，一邊抽着紙煙散步，一邊眺望店鋪窗子裏的陳列品。他走了一會，從容地向一個路人打聽到宋特監獄去的路徑，便匆匆向那裏走去。不一刻，已望見高聳的獄牆。於是羅賓轉了一個彎，走到門口的守兵跟前，略一施禮，便問：「這裏可是宋特監獄嗎？」

守兵說：「是呀。」

羅賓說：「對不住，我是坐了囚車，在半路上跌下來的。我要回到獄室中去，因為我並不要……」

守兵呖了一聲，說：「朋友，別到這裏來胡纏，我看你還是好好的走路吧。」

羅賓很忍耐的說：「我走路的目的地，就是這監獄。朋友，要是你關出了亞森羅賓，這不是頑的。」

守兵莫明其妙，說：「『亞森羅賓』你說的是誰呀？」

羅賓一邊摸着衣袋，一邊說：「呀，我忘了名片。」

守兵呆呆的向這個人打量一下，默不作聲，扯了一下門鈴，獄門就打了開來。

過了片刻，典獄官匆匆奔到辦公室裏，裝出十分生氣的樣子。羅賓却微笑說：「先生，不用再做作了！承你好意，把我一個人用囚車解回來，又故意使路上交通阻塞，讓我乘機脫身，去跟我的朋友們會面。但是我知道有二十名偵探護送我的走着，有的坐着街車或自由車，緊隨我不離。他們原想找我的把柄，可是我不想脫身逃走啊。」他聳了聳肩膀，接着說：「懇求你，以後別這樣跟我開頑笑了。如果我想逃走，用不到你們的幫忙呀。」

和羅賓有着密切關係的法爾西回聲報，在兩天後，很詳細把羅賓假逃的事跡發表了。文中說起羅賓怎樣用秘密的方法，跟他一個女友通信，怎樣被警察當局查獲，將計就計，囚車怎樣在路上停頓，羅賓脫身後，在咖啡店中鬧了一個怎樣的笑話。這一切記述得非常清楚。那時但三在餐館中調查，一無成績。外面種種風聞，都說羅賓自己計劃越獄，他受

朋友，預備偽造警察廳的囚車，把他救出去。社會上議論紛紛，都預料羅賓不久便將脫逃。

這事發生後的第二天，羅賓對檢察官勃凡也表示不久將要脫逃的意思。他受過勃凡的盤問後，冷然說：「先生，我告訴你，你們這次的搗鬼，使我想到了一個脫身的方法。你們等着瞧吧。」

勃凡癡笑說：「我可不明白你的用意。」

羅賓說：「你原也不必明白。」

第二天的法蘭西回聲報上，又登載了這篇問答，隻字不遺。勃凡又怒又驚，再盤詰羅賓。羅賓裝出不耐煩的神氣說：「呀，好法官，呀，好法官，這些無關緊要的話，你不必多向我盤詰。」

勃凡說：「什麼，你說是無關緊要嗎？」

羅賓說：「自然這些是無關緊要的話，因為我不受正式的審訊呀。」

勃凡很驚異的說：「你不受……」

羅賓說：「不錯，我決不受正式的審訊，無論如何，我要達到這一個目的。」

警務當局聽了羅賓那樣堅決的話，很覺不寧，而且那些消息，連日洩漏出去，登載在報紙上；那些消息是只有羅賓一個人知道的，除了他洩漏出去外，未必有其他的。但是他們總想不到羅賓怎樣的把消息送出去，洩漏這些消息，有什麼目的，可猜不出來。他們無法可施，把羅賓關在下一層的獄室裏。檢察官勃凡也不再向羅賓盤問，只把所得的材料，交給法庭，預備將來正式開審。這樣過了兩個月，絕沒有什麼事變發生。羅賓自從換了獄室之後，好像精神十分頹喪，兩個月來，整天都是面壁高臥。他不顯見他的律師，也不大跟獄卒們說話。到了正式開審前兩星期，他的精神好像好了一點，喃喃抱怨，說獄室中空氣不好。每天早晨，獄卒一邊一個，押他到院子裏去運動，戒備十分嚴密。

但是社會上的人們，受了激動，十分興奮，等候羅賓脫逃的消息宣布出來。羅賓平素的行事和神奇的化裝術，人們早已暗暗欽佩，照他們的意見，以為羅賓必定要脫逃，而且一定會成功的；但是等了兩個月，絕不聽見羅賓脫逃的消息，

大家反而驚異起來。每天早晨，警察總監總得問他的祕書：「他可走了嗎？」

「總監，不會呢。」這是祕書照例的答語。

「那末明天他要走了。」這是總監照例的結束。

正式開審的上一天，大日報館來了一位紳士，把一張紙片留給接他的記者，就告辭退出。紙片上寫着幾個字：「亞森羅賓決不失約。」

到了正式開審的那天，旁聽席上坐滿了人們，預備鑑賞羅賓的半度，看他用什麼方法，戰敗法官。這些人中，官員、律師、記者和交際社會中的士女，躑躅踴躍，好像巴黎大劇場新排名作，初夜上演，大家爭着來觀光似的。這一天風雨晦澀，法庭中光線很壞，獄卒把羅賓押到被告欄裏坐定。大家舉眼打量，看他木然坐在椅中，態度遲鈍，動作勉強，絕對不像羅賓英俊的樣子。他的辨護律師，對他說了好幾次話，他却茫然不知所答。

堂上的書記官，讀畢公訴狀，法官照例問犯人的姓名、年歲、職業等，那人不作一聲。法官又問：「你的姓名？」那人發出枯澀倦苦的聲音說：「但雪·卜特路。」

堂上聽了這名字，四下裏都竊竊私議起來。法官便問：「但雪·卜特路，你又有一個新名字嗎？這樣你已有八個姓名，我們知道這全是假的，我們大家所知道的，你喚做亞森·羅賓。」法官說到這裏，把案牘看了一眼，接着說：「關於你這案子，在現在的社會中，算是創例。我們雖曾多方偵查，對你的來歷，却查不到根底。因此我們不知道你的真姓名，你的籍貫，和你小時候在什麼地方過活的。總之，我們對你從前的歷史，已經根查不出了。」

「三年前，你突然崛起，自稱亞森羅賓，你的聰明才智都不錯，可惜誤用了！所有對於你以前的紀錄，還是將信將疑，不能夠確定。八年前，幻術家狄克生有一個助手，自稱魯士泰，似乎就是亞森羅賓；六年前，聖路易醫院阿鐵爾醫師處，常有一個俄國學生來實習。這俄國學生精研微菌學，對於皮膚科作過勇敢的試驗，令他的老師驚服，似乎他就是現在的亞森羅賓。還有當年在巴黎教授日本拳術的教師，當年在賽會中自由車競賽，獲得一萬法郎頭獎的青年，當年在慈善

市場大火中，從小窗中救出許多人來，又是趁火打劫的那個勇士。——這幾個人，我們都疑心就是眼前的亞森羅賓。」法官敘述完畢，頓住一下，又繼續滔滔的說：「當年你的行事，分明是你準備來搗亂社會的實習時期。有了這實習的機會，你的魄力，你的技巧，你的勇敢，完全鍛鍊出來了。上面的事實，你可承認嗎？」

法官雖在那裏大發宏論，那個犯人，有氣無力的垂着兩臂，把腳在那裏移來移去，好像極不耐煩的樣子。那時法官上光線稍亮，大家看見羅賓的容貌，跟報紙上常常登載英俊動人的照相，簡直大不相同。他的牙牀骨低陷，面頰高聳，面色焦黑，點綴着紅色的小斑點，嘴邊亂鬚蓬鬆。大概是監獄生活，把他磨打得這樣憔悴，幾乎使人不認識了。他好像並沒有聽得法官的問話，等到法官問了第二遍，他才抬起眼來，好像想了一想，才遲緩地答道：「但雪·卜特路。」

法官笑着說：「亞森羅賓，你何必假癡假呆，這樣替你自己辨護，實在是笨法。我是要澈底問個清楚，不是跟你開頑笑呵。」

接着法官就把羅賓的犯案，一件件的列舉出來，隨時向羅賓盤詰；那犯人有時默不作聲，有時自言自語的應着。於是，有好幾個證人，出席作證，提出許多證據；可惜那些證據，大多是互相矛盾，不能彀成立。眼見得這次正式審訊，毫無結果可言。大家正在十分失望的時候，老偵探甘聶瑪被喚出庭了。

甘聶瑪站在庭上，兩眼看着那犯人，露出偏促不寧的神情。可是他還很鎮靜，兩手扶在證人席的闌干上，一段一段的，敘述他經歷的事情；他怎樣從歐洲橫渡大西洋，追逐羅賓；他又怎樣趕到美洲，在船埠把羅賓捉住。滿堂的人，似乎在親聆冒險家敘述驚人的發見一樣，聽得非常神往。甘聶瑪說到末後，提起和羅賓兩度會面的事，神情更顯得異樣了。

法官忙說：「如果你現在不大舒服，不妨暫時退席，休息一下再來。」

「不只是……」甘聶瑪說到這裏，又對那犯人仔細端詳了一會，問法官說：「我有一個重要的疑點，還待解決，可能許我走近犯人跟前，仔細察看一下嗎？」

甘聶瑪走到犯人席上，提起全副精神，對那犯人注視了一會，再回到證人席上。他在全堂的肅靜中，很鄭重的說：

「堂上聽着，我可以立誓說，在我眼前的那個犯人，決不是亞森羅賓。」

這時候整個法庭裏，鴉雀無聲。法官起先呆住，接着才高聲說：「你是瘋了嗎？你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呀？」

甘聶瑪很嚴肅的說：「初看這個犯人，原也跟羅賓有點相像；如果加以細察，他的口鼻位置，頭髮和皮膚的顏色，跟亞森羅賓完全不同。羅賓的眼睛，奕奕有神，難道像他這樣一副酒徒的眼睛嗎？」

法官說：「你究竟是什麼意思？請你說個明白。」

甘聶瑪說：「也許他是一個可憐的囚犯，做了羅賓的替身；否則這傢伙是羅賓的黨羽。——他一定不是羅賓本人。」

這是一個晴天霹靂，整個法庭，都受激動，浮起一片譁笑聲和訝異聲。法官見有意外，宣告暫時退庭，一邊請檢官和宋特監獄的典獄官獄卒出庭。等到檢察官等到來，把囚犯察看一下，都說這人和羅賓，只有幾分相似，決不是羅賓本人。法官又驚又急，忙說：「那末這人是誰？他從什麼地方來的？怎會坐到犯人席中？」

宋特監獄中兩個獄卒，受傳到庭；但這兩個獄卒，見了羅賓，並沒有奇怪的样子。其中一個說：「是呀，我以為他正是我們看守的犯人。」

法官問：「怎樣說是『我以為』呢？」

獄卒說：「這個犯人，是在夜中移交到我看守的地方來，這兩個月裏，老是面壁而臥，不能覘看見他的臉。我簡直不會仔細的瞧過他。」

法官說：「那末兩個月之前，他在什麼地方？」

獄卒說：「他以前並不住在二十四號獄室中。」

典獄官插口說：「自從他那次圖逃之後，我們已把他換過獄室了。」

法官說：「你既然是典獄官，這兩個月中，應當瞧清楚他的臉。」

典獄官說：「因爲他總是面壁靜臥，我實在沒有機會瞧見他。」

法官說：「這樣說來，這人不是當初交與你監禁的那個犯人嗎？」

典獄官很堅決的說：「不是原人！」

法官問：「那末他是誰呢？」

典獄官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法官說：「據情形推測，犯人的更換，已在兩個月之前，你可能給我們說明嗎？」

典獄官說：「我無從說明！」

法官說：「那末……」他的樣子十分失望，轉身向着犯人，用溫和的聲音說：「犯人，你什麼時候被關在獄，可能向

我說明嗎？」

犯人見法官態度和藹，似乎消去了心中的疑懼，預備開口作答。法官於是用好語加以盤詰，他也勉強說出原委。據這個但雪卜特路說，他在兩個月以前，酗酒滋事，被拖到警署裏，判決罰鍰，就沒收他身邊的七角半銀角，隨即釋放出去；他才走到院子裏，忽然來了兩個官員，把他抓住手臂，送進囚車，接着他便住在二十四號獄室中……他簡直視爲安樂窩，睡得又舒服，吃得又不錯，因此他得過且過，並不抗議……這些話究屬可信與否，還成問題；法官便在譁笑聲中退庭，預備偵查明白，再行開審。

偵查的結果，果然知道八個星期之前，警署中把一個叫但雪·卜特路的人，拘留一宵，第二天便釋放了。卜特路是午後二時離開警署的，這天午後二時，恰好羅賓也經過最後一次預審，坐了囚車出警署，解回監獄去。也許卜特路跟羅賓面貌有點相像，獄卒偶不經心，把卜特路當作了犯人嗎？但是那些獄卒們資格很老，決不會李代桃僵，鑄成大錯；那末這是預定的陰謀嗎？大家推測起來，也許卜特路也是羅賓的同黨，故意酗酒滋事，好讓警察捉住，來做羅賓的替身。然而這樣行險僥倖的計劃，居然會告成功，這話如何好說呢。

卜特路的來歷，極易查明。他平日求乞爲生，住在一個拾破布的花子屋中，有許多人見過他。一年前，他突然告失蹤，也許他是被羅賓收去了，然而查無實據，即使查到實據，和這次羅賓神祕的脫逃，也毫無關係。因此這件事的解釋，議論紛紛，却沒有一個解釋，可以滿意的。大家只知道羅賓這次脫逃，蓄意十分長久，行動十分周詳，果然達到目的，應了他自己當初的誇口：「我不受正式的審訊。」

警務當局仔細偵查，費了一個月，仍舊毫無結果。但是把這苦瓜卜特路的拘押期，無限的延長，那也說不過去；若說把他嚴加審訊，也很無謂。試問他究竟犯了什麼罪呢？於是檢察官簽定釋放的命令。據甘聶瑪的建議，等卜特路釋出之後，暗中嚴密地監視他的行動。甘聶瑪以爲這事十分簡單，不過羅賓利用卜特路，如果把卜特路當作線索，即使捉不着羅賓本身，至少可以拿住他的同黨。於是偵探部長派定但三佛郎方兩個，給甘聶瑪做助手，暗中跟隨卜特路。

那一天，是正月中多霧的早晨，宋特監獄開了獄門，釋放但雪·卜特路出來。

卜特路走出獄門，茫然好像沒有歸宿的地方，也不會決定怎樣消磨他自由的時間。他先走到一條街上，脫去半臂，在舊貨店裏賣得幾個銅幣，單披著外褂，向前走去。接著他走過塞納河橋，來到夏德來市上，看見一輛公共汽車駛過，他想上車，車中已告客滿，卜特路只好買了一個號頭，到候車室裏去。甘聶瑪使了一個眼色，招呼兩個偵探過來，一邊注視著候車室，一邊向他們吩咐說：「你們去喚一輛街車……最好有二輛，我跟你們同去，追隨在他的後面。」

兩個偵探去喚街車，却不見卜特路從候車室裏出來。甘聶瑪等得不耐悶，走進去一看，候車室裏一個人也沒有。甘聶瑪不禁自語說：「那邊還有一扇門走出去的，我怎麼忘了！」

於是甘聶瑪飛奔的追上去，恰見卜特路正坐在往植物園的一輛公共汽車頂上。甘聶瑪跟在車後，好容易跳上了車，兩個助手已經不及趕來，只有他一個人追蹤卜特路了。

這時候甘聶瑪十分生氣，很想立刻抓住卜特路送回去；看這傢伙表面上雖然老實，却會施行詭計，把自己和兩個助手分開，多麼可恨！但是甘聶瑪抬頭一看，卜特路正坐在那裏瞌睡，他的頭跟著顛簸的車子在搖擺，一張嘴半開著，臉

上是一派癡呆的樣子。看他神情，方才的事，並不是故意跟甘聶瑪搗蛋。也許事出偶然吧。

甘聶瑪緊跟着卜特路，換乘電車，到了雷夢德市，卜特路便下車去。他揀了一條小徑，很輕快的走進白朗森林；一邊走，一邊時常停步，像在找尋等候他的人。他走了一小時光景，似乎有點疲倦，在叢樹中間一片小湖的邊上，揀着沒有人跡所在，找一條路旁的長椅，坐了下來。

甘聶瑪等了半點鐘，實在很不耐煩，便走上前去，坐在卜特路的旁邊，點了一枝紙煙吸着，一邊用手杖在沙上亂劃，閑閑的說：「天氣真冷呵！」

卜特路不作一聲，他在沉默中，忽然起了一陣很得意的笑聲。笑得十分劇烈。——這奸惡的狂笑！甘聶瑪不覺毛骨悚然。這笑聲他是聽慣了的！

甘聶瑪立刻抓着卜特路的外衣，把他仔細端詳一下，比在法庭上看得更清楚。呀，這人分明不是卜特路，正是亞森羅賓！他的眼中，閃着銳敏的光輝；他臉上凹陷的地方，似乎都填滿了醜惡的嘴，也恢復了原狀；枯乾的皮膚下面，又發現了真的皮膚。——他明明是方才法庭上的那個人，又明明的不是那個人。現在代替他癡呆木強的神情的，便是一股年少活潑的精神。甘聶瑪勉強掙扎出話來說：「亞森羅賓，亞森羅賓！」

這時甘聶瑪老羞成怒，又着亞森羅賓的咽喉，想把他制服。甘聶瑪雖然年過五十，氣力很不錯，他很想憑着這點氣力，把羅賓再度捉回去。然而羅賓也不是好惹的。他抓着甘聶瑪的手腕，略一用力，甘聶瑪的右臂，就麻木得直垂下去。只聽得羅賓冷冷的說：「這是日本柔術，只要再過一兩秒鐘，你就要手骨折斷了。可是你這樣冒昧，原是自討苦吃。我一向總尊敬你是老友，所以當着你的面，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來，你却還要胡鬧。請問你現在追蹤，有什麼事呢？」

甘聶瑪心裏十分難過。想到在法庭上，因為自己出席證明，才結束了審訊，羅賓此番脫身，自己應負全部的責任。這一件事，實是自己生平極大的恥辱。他想到這裏，不覺垂下一點眼淚，慢慢的淪過而頰，落到花白的鬚鬚上。羅賓一見忙道：「甘聶瑪，你何必難過，即使沒有你出席證明，我也會設法，使別人給我開脫的。」

甘聶瑪忙問：「這樣說來，在那邊的是你本人，在這裏的也是你本人嗎？」

羅賓說：「不錯，除了我還有誰呢？」

甘聶瑪失聲說：「難道這是真的嗎？」

羅賓說：「一個人只要肯下苦功，就什麼人都可以做了。」

甘聶瑪問：「但是你的臉龐怎樣變換？你的眼睛又怎樣變換？」

羅賓說：「且等我告訴你。從前我在聖路易醫院，給阿鐵爾醫師服務了一年半，並不是想實習醫師的工作；只是我想到，我將來既有一天，要自稱亞森羅賓，總不能限定一副面貌，叫人認得出來，最好能够面貌時常變換，隨心所欲。於是，我深研此道：把白蠟粉施行皮下注射，就能使皮膚腫脹；再注射焦性沒食子酸和應用馬利筋草汁，就能使膚色蒼黑，還點綴着許多雀斑紅點。還有一種化學藥品，可以促進鬚髮怒長；又另有好方法，改變自己的聲音。於是，我在那兩個月中，伏在二十四號獄室裏，練習嘴上的醜態，練習偏頭和僵硬的模樣。最後我把五滴龍葵鹼注在眼中，眼光變得模糊而散漫了。我的化身術，便達到成功的地步。」

甘聶瑪傾聽着，便說：「那獄卒們難道……」

羅賓說：「我逐日的變化是很慢的，他們決不能注意到這些。」

甘聶瑪問：「那真的但雪·卜特路怎樣？」

羅賓說：「卜特路原實有其人，我去年碰見他，看他是個狼狽不堪的花子。他的面貌瘦削，跟我大略有點相似，我預料自己，後日難免有遭擒的一天，所以未雨綢繆，把卜特路收留下來。我把我們兩個人中間不同之點，細加觀察，我自己就竭力避免。這次卜特路被捉到警署裏，原是我的朋友們設法，讓他在警署中度了一宵，故意湊到我同時出署，使得他們的猜想，鑽到牛角尖裏去。當時我恐怕還不妥，深恐你們不信，卜特路是我的替身，便招呼我的朋友們，見卜特路走出院子，立刻跳將上去，拉他出門。因此你們偵查時，也以爲卜特路李代桃僵，深信不疑了。」

甘聶瑪喃喃地說：「是呀，好計劃，想得周到！」

羅賓歡呼說：「於是我便很有把握了。我知道人們都盼望我逃出法網，我在這裏，也正和法律賭博，把我的自由當作賭注，誰知你們又鬧出這可笑的錯誤，助我成功。先前我曾誇口，說羅賓決不受正式的審訊。難道我是這樣的不用，聊以自慰嗎？其實我的目的，是把羅賓決意脫逃和不受正式審訊的兩個觀念，印在人們的頭腦中。因此你在法庭上聲明，說這人決不是亞森羅賓，大家也就深信不疑了。」

「萬一在那裏，有一個不相信的人，堅決的說：這人是亞森羅賓，那我可要功敗垂成了。他們只須對我俯身細看，和你們抱着不同的觀念，以爲我正是亞森羅賓，那末在我化裝得怎樣的周密，他們總可以辨認出我的本身。但在那時候，絕不顧慮到這一點，因爲我知道大家深信我要脫逃，決不會懷疑的。」羅賓說到這裏，抓着甘聶瑪的手，很懇切的說：「甘聶瑪，記得我們在宋特監獄裏晤談的時候，我會跟你約定，一星期後的那天下午四時，在你的寓中晤面。」

甘聶瑪像不願談這個，閑閑的問：「你們說起的囚車，是怎樣一會事？」

羅賓說：「這是騙人的話。我的朋友們找到一輛廢棄不用的車子，很想來代替囚車，冒險救我出來。我以爲雖非萬全，不妨試一試，好讓人們知道。」

甘聶瑪問：「那末你藏着紙條的雪茄呢？」

羅賓說：「這是我故意佈置的，刀子裏的紙條，也是這樣的呀？紙條上的字，都是我一個人的手筆。我有這本領，能夠模仿無論那一個人的筆跡。」

甘聶瑪想了一會，又說：「他們把那個冒充的卜特路，全身各部尺寸，仔細量過，跟羅賓尺寸的紀錄，完全不同。」

羅賓說：「你們原沒有羅賓尺寸的紀錄呀？」

甘聶瑪說：「胡說！」

羅賓說：「老實告訴你，你們即使有關於羅賓全身尺寸的紀錄，也是不正確的。關於全身各部的量法，我曾卜過一

番研究工夫，知道量頭、量耳、量手指等，是沒有假借的。」

甘聶瑪說：「那末……」

羅賓很快的說：「那末我就得花錢了！我從美洲回來之前，曾賄賂部中的書記，把我所量的尺寸，立了一個做紀錄，自然跟冒充的卜特路不同了。」

沉默一下，甘聶瑪又問：「此後你作何計劃？」

羅賓說：「休息一下，使我回復原來的精神。我雖然善於化妝，不管變做卜特路或旁的人，然而變換過甚，往往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，這很叫我耽心……我現在覺得茫茫然若有所失，很想找回我羅賓本人。」這時日影漸淡，羅賓來往踱了幾步，站在甘聶瑪的面前說：「你還有別的話嗎？」

甘聶瑪說：「還有一點。你這次脫身的經過，跟我的錯誤，你都發表出來嗎？」

羅賓說：「何必故意讓人疑神見鬼，不知道我怎樣脫逃，自然更好，我不肯讓人知道，你們所釋放的是亞森羅賓。好友，你別耽心。今夜我還得去赴宴會，現在想去更衣。再見！」

甘聶瑪說：「你應該休養幾天呀。」

羅賓輕輕的太息着：「世事粟六，應酬總是難免，我得從明天起，才能休息呢。」

甘聶瑪說：「請問你今夜赴何處的宴會？」

羅賓說：「英國大使署。」

(四) 七心紙牌

我跟亞森羅賓相識，實是在前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晚上，這話且等我從頭說起。那時我們好幾個朋友，在開士德餐

館裏用餐，餐畢又在一起吸烟，一邊聽着曼妙的舞曲，一邊拉雜的閑談。我們的談資，不知怎樣，儘是關於劇賊大盜的故事；談得出神的時候，不覺令人毛骨悚然。幾個朋友中，馬丁兄弟聽得十分害怕，先告辭回去，末了只留下我和一個叫琪宏的青年。琪宏的樣子十分健談，人也很豪爽，他跟我一直談到夜深，才相偕走出菜館回去。

那夜天氣很熱，我跟琪宏在街頭閑步着，走到密路德街我的寓所門外，我預備向琪宏告辭，他却教我說：「你住在這裏，可覺得胆小嗎？」

我不介意的說：「有什麼害怕！」

琪宏說：「這一間孤另另的小屋，四面繞着荒野，又沒有鄰舍，只你一個人住在裏面。我素來知道你有點胆氣，但是

……」

我很快的說：「你這些話未免太沒有意思了。」

琪宏說：「不，方才馬丁兄弟聽我講了強盜的故事，嚇得趕緊逃走。我勸你也該隨時留心些。」他跟我很熱烈的握了握手，便在暮夜的街頭消逝了。

我從衣袋裏掏出鑰匙，開門進去。裏面一片黑暗，便叫安東尼快拿火來。話才出口，我記得今天安東尼請假，不在屋中，只好自己在黑暗中摸索上樓。我進了臥房，很小心的上了鎖，再加了門，接着點上蠟燭，屋裏有了光亮，我才安心了不少。我一邊更衣想睡，一邊拿起手鎗放在枕邊。方才我跟琪宏談話的時候，雖然硬充好漢，然而受了他的勸告，心裏未免有點害怕。我上了牀，心緒紊亂，便隨手拖過一本書翻讀，借此催眠。我的書中，素來夾着書簽，好記出停頓的所在。這時候我把書一翻，突然一封信跟書簽一同掉下。我好生奇怪，拾起一看，信封上端端正正的寫着我的姓名，角上還標着「十萬火急」幾個字。我驚異得跳起來，不知道那一個溜進我的臥房，把這信夾在我所讀的書裏。拆開信來，裏面却只有寥寥數語：

「足下讀信後，如果有所聞見，絕對鎮靜，不可輕舉妄動，否則生命危險。此告。」

我讀了這信後，雖然心裏很恐慌，但轉念一想，恐慌也無補於事，不如用沉着的态度，來對付襲來的事變。我的眼光，看着手中的信紙，心想也許未必有什麼事，也許有人——大約就是琪宏——偷偷的送來這封信，跟我開玩笑。我這樣一想，幾乎要放聲大笑，但是咽喉間好像被什麼東西梗塞着，總不能作聲；我想不去睬它，索性吹滅燭火睡覺，吹了三四次，總吹不熄，好像信上的話，在向我威脅。我索性緊閉兩眼，等事變降臨，也不再胡思亂想了。

這時已經夜深人靜，萬籟無聲；我正在側耳靜聽，突然聽得屋裏有一陣悉索聲，接着像有人在那裏推門。我面容失色，仔細一聽，這聲音正在我的書房裏。原來我的書房，跟我的臥房很近，只隔一條甬道。我心知不妙，拿起手鎗，想跳下牀來；誰知我驚慌過度，四肢顫抖，一動也不能動。我在牀上回過頭去，突然看見左面的窗簾，在那裏微微的波動；我又是一驚，再留心看時，窗簾波動着，一下又凸起來了，我知道有人伏在窗簾的背後。窗簾是很疎的，那伏在窗後的人，一定看見我，我要躲藏也不行了。大概這人既然來恐嚇我，他的同黨，便在我的書房裏，儘量的滿載而去，這怎麼好！

隔壁書房裏的聲音，在這靜夜中，越來越響亮；響了一會，又有很低的聲音，好像在牆壁上打釘，過了好久，方才停止。這時我已經嚇得魂魄飛魄散，躺在牀上，屏着呼吸，動彈不得。我偷眼再瞧窗簾，才看清楚窗後直挺挺的站着一個人，握着一枝手鎗，瞄準着我。我知道已受監任，一有聲張，性命不保，額上冷汗直淌，也不敢舉手措一下。

我這樣屏息的躺着，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好容易聽見送牛乳的車聲，轆轤的打街頭經過，熹微的晨光，從窗縫裏透進來，再側耳一聽，街頭也有別的車子經過了。我透了一口氣，好像放下肩頭的重擔，勇氣增加不少；於是我緊握手鎗，抬起頭來，看窗簾後毫無動靜。我略把窗簾和我的距離，估計一下，便對兩邊窗簾的接縫處，砰的一槍，槍聲起處，我很快的從牀上跳起來，撲上前去捉賊。誰知走近一看，窗簾上打了一個焦洞，窗檻也已經打穿，夜來的怪客，却連影蹤也沒有了。——天呀，我擔了一夜驚慌，不是做了一個惡夢嗎？

我立刻打開房門，穿過甬道，預備到書房裏去看個究竟。我打開書房的門，忽然遲疑起來，好像沒有進去一看的勇氣，想裏面一定空空如也，只剩蕭然四壁了。好容易我走了進去，誰知裏面的器具和陳設，跟昨天一模一樣，原封不動。我

更覺得奇怪，以爲昨夜的事，真是夢境。然而聲音是明明聽得的，窗簾後的怪客，明明看見的，爲什麼一到早上，什麼可疑的形跡都沒有了呢？我越想越奇怪，一邊在書房中，仔細的檢察着。最後在地毯下面，拾到一張紙牌，紙牌上印着七顆心。這是極平常的東西，但是我的家中，素來沒有紙牌，決不會掉到地毯下去。我再拿起那張紙牌來細瞧，只看七顆心上，都有一個像針線穿過的細孔。我繼續尋找，却再找不到什麼，但是一封短信，一張紙牌，已證明昨夜的怪事，不是噩夢了。

我居然做起偵探來，忙了一天，在書房裏用心察看。且說我的寓所，雖然是小小一宅，但書房所占的地位很大。建造這屋子的人，大概是一個好古成癖的人，所以書房裏的裝點，全是一派的古色古香。牆壁和地板上，嵌着五彩石塊裝璜，十分美麗，正是中古時代的作風。牆上還嵌着兩個石像。一個是醉態婆娑的酒神，兩腳跨在酒缸上；一個是寬袍峨冠的皇帝像，長鬚下垂胸口，右手還握着一柄指揮刀。牆頂有一扇通光的大窗，日夜不閉，有人從外面架了梯子，走進書房來，原很容易。但是我在外面的院子裏，並不見架梯子的痕跡，草地上也沒有什麼腳印。來無影，去無蹤，這真是怪事了！

我先想把昨晚的那會事，去報告警署，但是我沒有失掉東西，也許被警署中人，視爲荒誕不經；一封短信，一張紙牌，既不設做證據，反而被他們當作嘲笑的材料。我何苦自討沒趣，索性罷了。恰好前幾天解百勒日報社中，有一位朋友，向我索稿。我一時高興，便把這一會事，做了一篇文章，原原本本的敘述出來，讓好奇的讀者去研究，也許可以明白這一會秘密。

文章發表了，却絕無反響，多分是讀者們當作空中樓閣的小說。馬丁兄弟和我見面，還當面譏笑，說我那夜多聽了強盜故事，因此會那樣的疑神見鬼。琪宏知道了這一會事，因爲好奇，特地來到我寓所訪問，要求我把那夜的事，詳細告訴他。我不憚煩勞的說了一遍，琪宏也說奇怪。過了幾天，我却漸漸的把這事淡忘了。

一天上午，我在屋裏，聽得門鈴作響，接着安東尼進來通報，說有客人要來見我，又不肯說出姓名。我叫安東尼讓他進來。舉目一看，來客年約四十歲，樣子十分粗俗，走路時兩腳一蹺一拐的，像有毛病，臉上滿佈皺紋，鬍鬚蓬鬆。身上的衣服，雖然破舊，倒還乾淨，和他的人，不大相稱。他見了我，並不說寒暄話，很粗率的說：「先生，我在途中一家咖啡店裏，翻着

近來的解百勒日報解固，偶然讀到你的文章，引起了濃厚的興趣。」

「敬謝謬贊。」我敷衍地說。

那人又問：「我就是因此來訪問先生的。這篇文章裏所記載的，究竟是實事還是虛造的，懇請先生告訴我。」

我答：「裏面沒有一句語是虛造的。」

那人說：「既然是實事，我可有話要告訴先生。」

我說：「什麼事請你儘管說吧。」

那人說：「請先生讓我在書房裏查看一下，我才好打定主意，把我的意思說出來。」

我驚異地說：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呵。」

那人說：「我曾經親身經歷過一會事，和先生那文章中所記的，十分相像，但不知內中底細，可完全相同。我想來看一下，如果不同，我也不必跟你說了。」

我打量那人的臉色，很是焦急，便決然允許了他，問他可要在書房裏查察多少時候。他說只要三分鐘，過了三分鐘就可報告結果。我點點頭，走下樓去，站在樓梯下面，拿着錶計算時間。我的心跳動得很利害，見一分鐘兩分鐘過去了，又過了三十秒鐘，又過了十五秒鐘，我幾乎連呼吸也屏了起來……突然樓上砰的一聲槍響，我飛奔上樓，只見那人倒在血泊裏，腦漿和鮮血飛濺，槍口還冒着烟。他的四肢，在微微的抽掣着，一下就不動了。這時我又急又驚，低頭瞧去，見尸體相近的地上，又有着一張七顆心的紙牌。我忙拾起一看，每顆心上，又各有一點針孔，像那天我在地毯下尋到的一樣。

半小時後，警察聞報趕到，接着，醫生和警署裏的偵探部長杜道愛，也來到出事地點。我知道這命案奇怪，對於那尸體和房中的東西，絲毫不敢移動，讓警務當局好實地研究。但是警察搜查那人的衣袋，察看那人的身上，什麼東西也沒有留下，甚至於連那人的姓名，都查不出來。據我推想，那人決不是到我這裏來自殺，嫁禍於我的；也許在這三分鐘之內，他在房中發現什麼，情急起來，才舉槍自殺。但是他究竟發見什麼，我却想不出。

後來警察們移去尸體時，忽然得了一點線索。原來死者的右手中，掉下一個紙團，大家一看，却是一張名片，印着的姓名是「安特曼」，地址是「白票街三十七號」。這位安特曼，我雖不認識，是久聞大名的。他是巴黎的銀行家，又是法國五金業的權威者，五金商會是他發起，又是他擔任會長的。他因為豪富，起居很奢華，有着大號汽車和幾匹名馬，家中常有宴會，佳賓滿堂。安特曼夫人，也是交際社會裏有名的人物。這時我看着名片，對偵探部長杜道愛說：「死者也許是安特曼君嗎？」

杜道愛端詳着死者的臉，說：「不，他不是安特曼，安特曼臉色很白，頭髮已斑，不是這個樣子。」

我問：「那末這名片從何而來呢？」

杜道愛不答，只問我：「這裏可有電話？」

我告訴他樓上客堂中，是裝着電話的。杜道愛和我硬上樓，在電話簿裏，翻到安特曼家的號碼，等到電話接通，使匆匆的通知：「我是杜道愛，有重要的事，請安特曼先生接洽，請他趕快到密路德街一〇二號屋中來。」

隔了二十分鐘，安特曼駕着汽車前來。我們一邊跟他說了個大略，一邊領他走上樓去。他一看死者的臉，不禁變色，強作鎮靜的說：「這人像大福林呀。」

杜道愛接着說：「先生認識他嗎？」

「不認識。」安特曼很快的說。但又接着說：「我曾和他有過一面，他還有一個兄弟……」

「他有兄弟嗎？」杜道愛插嘴問。

安特曼說：「不錯。他的兄弟，叫亞爾倍，我不知道怎樣跟他認識，他常來纏擾我借錢的。」

杜道愛又問：「你可知道死者的住址嗎？」

安特曼說：「他們兩兄弟同住在白文司街。」

杜道愛問：「你猜得到死者自殺的原因嗎？」

安特曼說：「不知道。」

杜道愛逼緊一步問：「死者爲什麼握着你的名片自殺呢？」

安特曼很鎮靜的說：「我怎麼知道這全仗你們的大力來偵探明白了。」

我心中的疑團，仍舊不能消釋；警務當局，也想不出着手的辦法。第二天，我看到報紙上的記載，聽到朋友們的議論，都說這事實實在奇怪；只有憑着安特曼的名片，當作唯一的線索，也許能查明真相。警察們查到死者的祖上，原籍瑞士；死者兄弟，平日甘習卜流，總在賭窟裏過日子。他們曾經因爲設局騙錢，被官中驅逐過，從此弟兄倆同住在白文司街二十四號，至今已六年。但警察們趕到那裏去偵查，那兄弟早已遷移。我看到這種種情形，越來越迷惘，索性放懷不問。只有熱心的琪宏，說這案情節曲折，可供我做小說的材料，勸我着意一點；但我又不曾偵探，自然孤負了他的好意。

琪宏可真熱心，那天他把報紙上一段轉載的新聞，剪下來給我。我跟他一同讀着「新式潛艇業已成功，不日將在皇帝面前實驗；試航的地方，目前嚴守祕密。據說這潛艇試航成功，海軍武器中，恐是極大的改革。潛艇名稱，已爲人洩漏，本報得悉該潛艇定名爲七心號云。」

我失聲說：「七心和我所得的怪紙牌，竟那樣的巧合！但七心紙牌在法國，七心號潛艇在德國，事情又不相干，我想是絕無關係的。」

琪宏說：「世界上的事，往往不能一概而論。有些事表面雖然巧合，實在是一個根上生出來的。我再去留心探查，有機會再告訴你。」他便告別走了。

幾天後，我在報紙上看到另一則新聞，是從德國報紙上節述下來的：

「哄動全歐的潛艇七心號，行將舉行試航。據聞該潛艇係法國某工程師設計，本擬請本國政府資助製造，不獲允許；旋向英國海軍部要求，復遭拒絕。幸我德國政府，極願以資金相助，始得成功。詳情因關軍事祕密，未免披露云。」

這一節節述的新聞，使整個法國的人士，大受震驚。接着，當時法蘭西日報上，也有一篇文章發表，更加引起社會上

的驚異。好得現在事過境遷，這件疑案不會引起國際糾紛，我不妨把法蘭西日報上那篇文章撮要一述，而且那篇文章，跟神祕的七心紙牌案大有關係。那文章的大標題叫「七心案」，小標題是「揭露一角神祕的黑幕」，作者署的筆名是愛國者，大意像下面所說：

「十年前，有一位名叫蘭恭的青年技師，因擬專心從事研究，辭去了他本來的職務，租了密路德街某宅住下。這住宅的舊主人是意大利貴族，經營佈置時，煞費苦心，蘭恭到了這屋裏，謝絕俗務，一意進行他理想中的計劃。他的助手，就是福林兄弟；一個助他試驗，另一個給他張羅經費。那時安特曼氏正在組織五金商會，爲了接洽事務，和蘭恭相識。安特曼十分熱心，答應以資金幫助，等設計成功，還預備代向政府中人說項，得到試驗的機會。蘭恭十分高興，進行的勇氣鼓舞得高了不少。原來蘭恭所設計進行的，便是製造新型的潛艇。

「蘭恭的毅力可真不錯，一直埋頭研究了兩年。這兩年中，他常在安特曼家出入，若有什麼心得，總是興沖沖的去告訴安特曼。末後他把新型潛艇的圖樣和說明書，一切預備好，要求安特曼幫忙，安特曼也一口答應。那晚談得高興，蘭恭便在安特曼家中留了晚餐，到十一時才辭去，誰知從那一晚後，這位青年技師便失蹤了。

「警務當局得到蘭恭失蹤的報告，偵騎四出，杳無所得。有的人以爲蘭恭孤僻性成，苦心經營的圖樣一完工，就隱身到外國去。但是那張新型潛艇的圖樣，究竟在那裏，這是一個有關國防的重大問題，決不可放鬆的。仔細探訪之後，才知道那圖樣不知怎的，已入福林兄弟手中。但福林兄弟有了這軍事祕密的圖樣，爲什麼不去賣一筆錢，却無人知道。這事到如今，已有整整七年，不料七年後的今日，鄰邦忽有七心號新型潛艇出現，蛛絲馬跡，不無可尋。至於失蹤的蘭恭，是否還在世上，筆者無從知道；但該潛艇的圖樣，可以確定已被福林兄弟賣去，試航能否成功，也很難說，筆者却以爲不免要失敗的。」

這篇文章下面，還有一節按語：「本文付排時，本報接到私人方面消息，知道新型潛艇試航，已經失敗。推測起來，當蘭恭失蹤的那晚，把潛艇說明書，送給安特曼看，從此就留在安特曼那裏，沒有給福林兄弟取去，因此福林兄弟出賣的

圖樣並不完全，所以失敗。照這樣看來，這事如果仗着安特曼的力量，還可補救，有幾點我們還得請安特曼先生釋疑的：第一大福林臨死時，爲什麼手中握着安特曼的名片？第二，新型潛艇的圖樣既已失去，爲什麼到今還守着秘密？第三，安特曼在六年來，爲什麼聘請偵探們，暗中注意福林兄弟的行動？我們極希望安特曼先生能據實聲明，不以空言搪塞，否則的話……」按語到此截住，筆者却用恐嚇口吻，挾制安特曼，要他據實聲明，似乎說不過去，我也暗暗覺得奇怪。

這篇文章一發表，各報的訪員，接踵的去拜訪安特曼，安特曼一律不見，杜門謝客。第二天，各報上大多有這一段新聞：「本報記者昨天驅車往訪安特曼先生，他竟拒絕不見，但我們無論如何，總得請他聲明一下，以釋社會上的疑團。」這一天，琪宏因爲我的堅留，在我寓所裏用了晚餐。餐畢，我們在書房裏看了一會新聞紙，便談起天來，談話的中心，自然是七心案。這時書房的門開了，走進一個人來，悄然無聲的，連門鈴都不按。我抬頭一看，來人是一個女人，臉上蒙着極厚的面紗，所以瞧不出是誰。我忙站起身來，那女人很和婉的問：「先生可就是這裏的主人嗎？」

我說：「不錯，姑娘怎樣來的？」

她很快的說：「府上的門正開着呀，我是從後門來的。」

我覺得這女人對於我的屋子很熟悉，不勝奇怪。那時她回頭打量着琪宏，我忙給她介紹，請她就坐。她慢慢的除去面紗，露出清秀的臉容，但是她的眉目間，帶着深深的憂色。她隨即很清楚的說：「我就是安特曼夫人。我乘夜冒昧來訪，就是想詳細知道先生親歷的那一會事。」

我說：「我那夜神祕的經歷，都已著文在報章發表，如果夫人還有不明瞭處，在下極願回答的。」
「我實不……」安特曼夫人只吐出幾個字，又說不出來。我瞧她的模樣，知道她實在心亂如麻，方才原是勉強鎮靜的。

琪宏在旁，很恭敬的對安特曼夫人說：「我極冒昧，想向夫人問幾個問題，未知夫人允許嗎？」
夫人點點頭。琪宏問：「夫人可跟那青年技師蘭恭相識嗎？」

夫人說：「是的，我丈夫先跟蘭恭相識，因他介紹，我才和蘭恭認識的。」

「夫人和他最後會面那次，是在什麼時候？」琪宏問。

「就是他在我家用餐的那晚。」

「那晚蘭恭可提起將有遠行的話嗎？」

「他先前曾隨口說過，想往俄羅斯一遊，但並無決意；至於那晚，却絕對沒有提起。」

「那晚蘭恭臨別時，可約定再來的時候？」

「是的，我約他次晚再來我家中用餐。」

琪宏又進一步問：「夫人可知道他失蹤的原因嗎？」

夫人很誠懇的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琪宏又問：「那末安特曼先生可知道一二嗎？」

夫人說：「想來他未必明白。」

琪宏說：「法蘭西日報上，有一篇署名愛國者作的文章，說安特曼先生知道這底細的。」

夫人說：「文章中指的不是我丈夫，是福林兄弟。」

「夫人又怎樣知道的？」

「那晚蘭恭走的時候，帶着皮包，皮包裏藏着些緊要文件。過了幾天，我的丈夫碰見亞爾倍·福林，從他的話中，已知道蘭恭的文件，落入他倆兄弟之手。」

琪宏聽到這裏，十分注意，又問：「既然這樣，安特曼爲什麼不把這秘密宣布，向他們索回那些文件？」

「因爲有別的……」夫人嗫嚅的說不出口來。

琪宏很快的接口說：「因此安特曼先生請了偵探，暗地裏監視他們的行動，也許怕他們還有別的文件，向你丈夫

敲詐嗎？」

夫人不由自主的嘆息一聲，說：「他們不但敲詐我丈夫，還要敲詐我！」

「這怕不可能的呀。」

「他們挾制我的，比挾制我丈夫的，要厲害十倍。」她毫不遲疑的，說出這幾句話。

琪宏已經猜到了一些，便問：「夫人可跟蘭恭有書信往還嗎？」

「有的，我丈夫給他的信，全是我代筆的。」

「夫人個人的信可有嗎？」——對不住，我冒昧動問，也許能給夫人一點幫忙。」琪宏很鄭重的說。

一陣紅暈，泛上夫人的臉，她輕聲說：「有的。」

「那末這些信在福林兄弟手中嗎？」

夫人蛾眉緊蹙，很沮喪的說：「他們掌握着這些文件，向我丈夫恐嚇，以兩邊不宣佈秘密爲條件，我丈夫恐蒙帷薄修的惡名，只好對他們屈服。」

琪宏說：「安特曼先生總得取回這些信呀。」

「我丈夫知道這些信件的事，就跟我鬧翻了。」

琪宏說：「既已鬧翻，這些信也失掉價值，福林兄弟又何從要挾你？」

「你不知道，我丈夫很愛我，如果他不會看到信裏說的什麼話，他決不會令我難堪的。」

「福林兄弟不是好東西，他們牢牢的拿住這些信，你們夫婦只好供他們魚肉了。」

「是呀，他們把這些信藏得很秘密，但近來被我丈夫探悉藏信的地方。」

琪宏忙問：「什麼地方你知道嗎？」

夫人很鎮靜的說：「就在這屋裏。」

我起初什麼都不說，老守着緘默，這時突然一驚，失聲說：「什麼，夫人，你以為在這屋裏嗎？」

夫人說：「是的。蘭恭原是很聰明的人，他當初位在這間屋裏，一定創造一處秘密機關，鑰匙也由他自由配置，好安放重要物件。大概這秘密機關，給福林兄弟知道，所以把我的信，也安放在這裏，不怕失風。」

我仍舊不相信，說：「他們既不住在這裏，怎樣把那些秘密文件，藏到這裏來呢？」

夫人說：「你搬到這裏來，只有四個月，也許以前福林兄弟，早趁空溜入屋中安放好了。就是你在這裏，他們也可以混入屋中，來去無忌。他們雖然利害，却不會防到我的丈夫。我的丈夫在六月二十二日那晚，溜到這屋裏，找得秘密機關，把信取去，還留下一張名片。兩天之後，大福林在報紙上，看見你的文章，急趕到這屋裏來一探，密藏的信，既已失蹤，看到我丈夫的名片，知道我丈夫將向警署告發，追究新型潛艇的圖樣。大福林又氣又急，就當場自殺了。」

琪宏說：「這些話是安特曼先生告訴你的呢？還是你的猜想呢？」

夫人說：「我想來一定是這樣的。」

琪宏問：「安特曼先生從那天後，神情可有點兩樣？對你的態度可有什麼改變嗎？」

夫人說：「什麼都沒有。」

琪宏說：「如果你丈夫得了信，對你的態度，一定要改變的；現在既然沒有，我想取信的，未必是安特曼先生。」

夫人搖頭說：「不對，除了他又有誰呢？」

琪宏說：「據我的猜想，一定有一個旁觀者，對於這案，十分注意。六月二十二日那晚，他和同伴來到這屋裏，找到秘密機關，把那些信拿去，還留下安特曼先生的名片。」

我很注意的聽到這裏，忍不住問：「這個神秘的旁觀者是誰啊？」

琪宏說：「我想就是那個在報上發表文章，署名愛國者的人。他在那篇文章中，說得好像親歷其事似的，那末福林兄弟的秘密，怎能逃得過他！」

夫人失聲說：「哎喲，我的信落入那人手中，又是做了那人向我丈夫敲詐的資料了。」

琪宏很有把握的說：「我想他是不會的，夫人儘可放心。夫人不妨寫一封信，告訴他隱情，我想就得了。」

夫人問：「這個叫我怎樣告訴他呢？」

琪宏說：「我想這個署名愛國者的人，只想搜集鐵證，來對付亞爾倍·福林，並不是對付你丈夫的。我且問你，你丈夫那裏還有蘭恭遺下的什麼圖樣嗎？」

夫人說：「有的。」

琪宏說：「那末你不妨在信中提起，他喚你怎樣去取，你就怎樣的取給他好了。」

夫人很沮喪的問：「我一定得寫信給那個愛國者嗎？」

琪宏說：「是的，除此以外，我也想不到別的方法可幫助你。」

我也說不錯，如果這個愛國者的真意，確像琪宏所說，也許夫人反可得他幫助。安特曼夫人也以爲目前只有這辦法，就道謝跟我們告別。她娉婷的倩影，在黑暗的門外消失了。

兩天後，我接到一封要我轉交安特曼夫人的信。她看了之後，也給我一瞧，原來是那個愛國者給她的覆信：

「夫人的信，實在我手中，我當設法給夫人取回來，請夫人少安毋躁。」署名是愛國者。

我把這信，和那晚夾在我書裏的恐嚇信一對筆跡，顯然是出於同一個人的手筆。照我猜想，那人已經胸有成竹，不久的將來，便可使全案水落石出了。但是我頂焦灼不解的，是我那兩張七心紙牌，爲什麼放在我的房中？蘭恭的新型潛艇，叫「七心號」，和這個可有什麼關係？我越想越覺神祕，又無從去叨教，心裏不高興極了。

琪宏天天到我寓中來，很熱心的在幾間房中，東尋西找。我問他找什麼。他很正經的說：「福林兄弟，既然把這裏當作祕密的地方，想來安特曼夫人的信，也藏在這裏，沒有移到別處去。那愛國者雖然沒有把這些信找到，我努力尋去，也許有給我搜到的一天呢。」琪宏不顧我的非笑，甚至於把書房裏的磚罅石隙，也幾乎搜到，結果總是失望。

那一天，琪宏很高興的來到我的寓所，還帶着一些鏟鋤等鐵器，要發掘我寓中的院子。他隨手把一柄鐵鏟交給我，說：「老朋友，請你幫忙我一起工作。」

我本想嗤之以鼻，但見他那樣熱誠的態度，又不敢掃他的興，便陪了他到院子裏。他很仔細的，把這院子一部分一部分的區分開來，依次發掘，結果——結果是我料得到的失望！牆角有一堆碎石塊，那裏又陰暗又潮溼，石塊上滿長着青苔，琪宏打量了好一會，又叫我幫忙，把這堆石塊鏟開去，我沒奈何的答應了。

那時中午的太陽，像火傘似的張着，我們兩個癡子，汗流浹背的，工作了整整一小時，好容易把碎石塊鏟開了。我們突然看見泥土中有許多枯骨，隱隱有衣服的碎片。下面又有一方小鐵板，鐵板上漆着七顆紅心，排列正和七心紙牌一樣，那鐵板大小也和紙牌相等，更奇怪的，每一顆心下，也各有一個細孔兒。

我看到這情形，回憶前事，心跳得很利害，自覺神智也有點恍惚，顫着聲音對琪宏說：「天呀，這是怎樣一會事！我三得很，讓我休息一會吧。」

我受驚過度，成了熱病，在昏迷中，好像見那一堆枯骨，在我跟前跳舞；又覺得眼前全是亂舞，那紅點的鐵板，一塊一塊向我拋來。我心頭沖沖，幾乎喊出聲來。琪宏倒好，每天來探望我，還趁便在我書房裏搜索。他又像安慰我似的說：「我相信那些信在你的書房裏，不妨用我的名譽做担保品。」

我很不高興的說：「得了，請你別再胡鬧了，讓我好好的休養一下吧。」琪宏討了沒趣，才訕訕的走了。

我這一病，整整躺了兩天兩夜，到第三天早上，勉強支持着疲乏的身子，爬起牀來，吃喝了一點東西，才覺得精神抖擻。下午五點鐘，郵差送來一封快信，上面寫着：

「茲有瑣事奉覆：六月二十二日晚開始演出的好戲，快要結束，我已約定雙方要角，在尊寓一晤。今晚九時至十一時，擬借尊寓一用，懇予允許。當時決無武行演出，諸希放心。尊僕望暫遣出，先生如能避開更好。我在六月二十二日那

晚，前來會寓，對先生所有的東西，纖芥不動；今次要來，諒先生也能予以信任的。」署名又是那個愛國者。

這信寫得婉轉動聽，我倒也無從拒絕。那晚八點鐘，我給僕人安東尼一張戲票，打發他看戲去。這時琪宏又來望我了，我把信給他看。他問：「你可答應嗎？」

我說：「叫我怎樣不答應呢？讓我拔去花園門上的門，放他進來，也許這些要角們全要來了。」

琪宏又問：「你避到那裏去呢？」

我好奇的說：「我料定今晚的事，很好玩的，雖然那個愛國者叫我避開，我倒想偷看一下呢。」

琪宏笑着說：「好呀！我也奉陪，我跟你兩個伏在……」

門鈴響了，琪宏又說：「也許是他來了。但現在還只有八點四十分，他倒來得很早！」

我穿過客堂，去開花園的門，黑影裏走進一個娉婷的女人來，正是安特曼夫人，她的粉臉上，帶着又憂慮又焦急的態度，向着我斷斷續續的說：「我的丈夫得了信，到這裏來……他來了嗎……那人要把信件交給我丈夫了……」

我很奇怪的說：「夫人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她說：「我們夫婦在用晚餐的時候，突然來了一個電話，僕人把對方的話記出，胡亂遞給我。我丈夫一見，急忙搶去，不料我早看清楚了，那是『今夜九時，請帶着一切憑據，前往密路德街，當將信件互相交換。』我匆匆吃畢晚餐，回到自己房中，偷偷的趕到這裏來了。」

我問：「大概安特曼先生不知道夫人到這裏來的？」

夫人點頭說：「不錯。」

琪宏澄澄的眼光看着我，說：「你想來怎樣？」

「安特曼先生一定是雙方要角中的一個了。」我說着，引導琪宏和安特曼夫人，到我的書房中，在火爐架後面坐下，又用絨帘遮住。這時書房中陳設的東西，全都移開，正是一個好會場了。

九點幾分後，我在寂靜中，聽得花園的門，起了關閉的聲音，我的神經突覺緊張起來，心跳得很利害。那時琪宏對坐在我們中間的安特曼夫人說：「夫人坐在這裏，應該十分鎮靜，不論有什麼見聞，都別聲張，免露破綻。」

我們從帘隙裏望出去，已見一個粗俗的漢子，走進我的書室來。看他走路時一蹩一拐的模樣，鬚髯滿面，皮膚蒼黑，正是亞爾倍，跟他哥哥大福林，完全一個模型。他走進書房，又緩慢又謹慎的，也許怕中了什麼埋伏；他一眼看見火爐架前的絨帘，有點起疑，想奔過來，才一舉步，陡的停止了。他很快的走到牆邊，凝住着嵌在牆上的皇帝石像，又跳到椅上去，撫摩石像的頭面和肩胛。這時在外面的黑暗中，又起了一陣腳步聲，漸漸近來。亞爾倍忙從椅上跳下，回頭一看，一個紳士正走進書房，是安特曼。安特曼早見了亞爾倍，露出驚異的臉色來說：「你，你喚我來此嗎？」

「不，我什麼時候喚你來！這是亞爾倍粗暴的聲音。」

安特曼說：「我得到你親筆簽名的信。」

「哼，胡說！」

安特曼生氣了，說：「不是你，誰跟我開玩笑！」

亞爾倍不作聲，舉步想走出去，安特曼很快的攔住他，問：「你預備怎樣？」

亞爾倍很粗暴的說：「我要走了，晚安。」

安特曼說：「不行，我們容易會面，我有話跟你說。」

亞爾倍：「沒有什麼話好談，快讓我出去吧。」

「不行！」安特曼的說話和臉色，都很堅決，亞爾倍不敢違拗，便低聲問：「你有什麼話呢？」

安特曼很冷靜的說：「我想跟你一談幾年前的舊事。亞爾倍，你們兄弟倆究竟怎樣收拾蘭恭的，今晚不妨和我說個明白。」

「就是這一件事嗎？我怎能知道！」

「你們兩兄弟，老是在蘭恭的近旁，他租定這間屋子，也是跟你們同住的，你他怎麼會不知道！記得蘭恭失蹤的那晚，我送他出門，彷彿看見黑暗中兩個人影。」

「你可看見這兩個人影是什麼人？」

安特曼很快的說：「自然是你們兄弟倆！」

「可有證據嗎？」

「蘭恭失蹤後的兩天，你把蘭恭文牘篋中的文件拿着，來要賣給我，這不是好證據嗎？請問這些文件，你怎樣得到的？」

「我早已告訴過你，蘭恭失蹤的第二天，我們檢查他的抽斗，才得到這些文件的。」

「我不相信，這是謊話！」

「你不能證明我是說謊。」

「警察們會證實的。」

亞爾倍冷笑一聲，說：「當時你早該報告警察了！」

「我……」安特曼的話有點嚇了。

亞爾倍很得意的說：「安特曼先生，你如果獲得我們的什麼憑據，也不致受我們的恫嚇了。」

安特曼突然聲色俱厲的說：「好，你用那些信件恫嚇我，你今天不把那些信給我，你別想走出去。」

亞爾倍的聲音倒和緩了，說：「我勸你，安特曼先生……」

「你別想走出去！」安特曼說得很堅決。

亞爾倍厲聲說：「我有行動自由，看你可攔得住我！」

這時安特曼攔着亞爾倍，我突見亞爾倍很快的從袋裏掏出手鎗，指着安特曼喝道：「快讓開！」安特曼疾忙俯

下身去，接着砰的一下手鎗聲，亞爾倍緊握着手鎗，立刻掉在地上。這一下我幾乎失聲驚喊，原來手鎗聲是從我身邊放出去的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琪宏已撲去絨帘，站在安特曼和亞爾倍的中間，對亞爾倍說：「朋友，你敢再動，留心我第二鎗！」

亞爾倍面容失色，向後倒退，琪宏又對安特曼說：「先生，我本是旁觀者，只因爲你打這張紙牌，太不中用，不覺技癢，冒昧參加，代你應付過去。」接着回頭對亞爾倍說：「朋友，我們來玩一下紙牌好嗎？我先打一張七心牌。」他立刻從身邊掏出七心的小鐵板來，放在亞爾倍的眼前。

亞爾倍一見，臉色陡變，動彈不得，末後才抖顫着聲音問：「你……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我是一個好事的人。」琪宏說得很閑淡。

亞爾倍掙扎着說：「你要什麼呢？」

琪宏說：「你帶來的東西，我全都要的。」

「我沒有什麼帶來呀。」

琪宏厲聲說：「你胡說！今天早上，諒你接到一封短信，叫你今晚九時，帶着一切有關文件，到這裏來碰頭，你何必再扯謊！——你帶來的文件可是完全的？要多少代價出售？」

亞爾倍臉上現出苦笑，說：「你是指新型潛艇的圖樣嗎？代價要二十萬法郎。」

琪宏說：「你賣給德國人，不過二萬法郎，如今爲什麼加上十倍了？而且這新型潛艇，已經試驗失敗了。」

亞爾倍說：「他們不能明白圖樣和方法，自然要失敗了。」

琪宏說：「不對，因爲這圖樣還不完全。」

亞爾倍說：「那末你買這圖樣去有什麼用？」

琪宏說：「我也許還有用處。五千法郎的代價怎樣？」

亞爾倍說：「最低也得一萬法郎。」

「好的。」琪宏點點頭，又對安特曼說：「這事情已經接洽妥當，請你簽支票給他吧。」

安特曼說：「我的支票簿沒有帶來呀。」

「這裏便是你的支票簿。」琪宏一邊說，一邊把支票簿交給安特曼。

安特曼看了一眼，臉上現出驚訝的神色，說：「這確是我的支票簿，但是怎麼……」

琪宏打斷了他的話：「先生別多說費話，簽上字再說。」

安特曼拿出筆來，在一張支票上簽了字，亞爾倍伸手來接，却被琪宏喝住：「且慢，我還有話。」接着回頭問安特曼：「你要收回那些信件嗎？」

安特曼點頭說：「當然。」

琪宏便問：「亞爾倍，那些信放在那裏？」

亞爾倍說：「這是我哥哥安置的，我可不十分仔細，大概總在這間房裏。」

琪宏說：「那末你把秘密機關打開來一瞧。」

亞爾倍說：「可惜手頭沒有七心紙牌，有了倒很容易的。」

「這小鐵板可以代用，我先來開一處給你看。」琪宏說着，很快的走到牆邊，立在皇帝石像一旁，接着跳上椅子，把那小鐵板貼住在石像手中的指揮刀上，一頭和刀柄貼住，一頭按住刀口，又從身邊掏出一把小錐子，向那七顆心的細孔上，逐一刺去。忽然石像的半身，換了一個位置，現出一隻嵌在壁中的小櫥，共有上下兩層，純鋼造成，映着燈光，鋼板十分閃亮，卻沒有什麼東西放着。琪宏說：「亞爾倍，你看，裏面不是空空如也嗎？」

亞爾倍說：「不錯，那些信也許給我哥哥換了地方放着。」

琪宏說：「你別胡說了，我知道還有一個秘密機關，你不妨說出來，那些信要多少代價。」

亞爾倍說：「我還要一萬法郎。」

琪宏回頭對安特曼說：「安特曼先生，你可願意出一萬法郎，把這些信收回來嗎？」

安特曼忙說：「願意。」

亞爾倍便上去，關上了櫥，使石像恢復原狀，又把七心鐵板倒轉，仍放在原處，用小錐向七個細孔逐一刺去。石像突然轉動，把身體旋了過來。原來石像背上，也有一個祕密機關，比櫥略小略深一些，裏面放着一束用火漆封緘的信。亞爾倍拿了，交給琪宏，琪宏回頭問安特曼：「支票可曾簽了嗎，安特曼先生？」

安特曼說：「簽好了。」

琪宏又問亞爾倍：「蘭恭的新型潛艇圖樣和說明書，你可帶來。」

亞爾倍頹喪的點點頭，於是雙方交割着。琪宏把兩張支票和文件，一起放在自己的衣袋裏，又對安特曼說：「先生，這一束信交給你吧。」

安特曼的臉色很難看，顫抖着手，從琪宏的手裏，接過那束信去。

我正用着全副精神，注意他們的說話和動作，突覺得身旁起了一聲微微的呻吟！我急忙握着安特曼夫人的手，她的手冷得像冰一樣。那時琪宏在對安特曼說：「安特曼先生，這事我不過偶然發見，你也不用感謝我，我們的事可算清楚。」

安特曼不說什麼話，臉色蒼白的，拿着那些信出去了。

「今天我一路順風，幸運極了！」琪宏在那裏說着，露出十分得意的樣子。接着他又對亞爾倍說：「我們還得開一次談判，你另外的文件可帶來嗎？」

亞爾倍很順從的從袋裏掏出一捲紙來，說：「這裏就是。」

琪宏接着，略一過目，放在自己的衣袋裏，點頭說：「好的，你的事也完了。」

亞爾倍說：「只是……」

琪宏問：「還有什麼？」

「只是那兩張支票，你該還給我。」

「這個你還是知趣一點，你敢問我……」

亞爾倍失聲說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琪宏厲聲說：「這些文件，都是你犯罪的證據，你還敢向我要錢！」

這一來，亞爾倍真是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眼睛紅紅的，從身邊拔出一把快刀來，向琪宏刺去，琪宏身手騰捷，跳起身來閃過，隨手抓着亞爾倍的手腕一捻，亞爾倍一聲哎喲，刀也掉在地上。琪宏却冷冷的說：「朋友，你還是到外面去休息一下，院子裏的空氣很新鮮呢。我不妨陪你同走，看看牆角的那堆石塊，我的七心小鐵板，就是從這下面起出來的。你們總該記得，這小鐵板是蘭恭隨身所帶的，你們却把來葬到碎石堆下去，還有旁的東西，警探們是求之不得的。」

亞爾倍聽到這裏，用力擺脫琪宏握着的臂，雙手掩臉，恨恨的說：「罷了，我自認失敗，不再和你計較什麼，放我出去吧。但我還有一句話問你。」

「什麼話快說。」

「你開那石像的祕密櫥時，可發見有一隻小鐵箱嗎？」

「見的。我還知道裏面全是金銀珠寶，大概是你們弟兄非法得來的贓物。」

亞爾倍失聲說：「喲，這個也落入你的手裏嗎？」

琪宏淡淡的說：「是的，如果你做了我，可要拿去嗎？」

亞爾倍臉色似死，很頹喪的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我哥哥的自殺，原來爲了這個！我想六月二十二日那晚，你來到這裏，把寶箱取去，等我哥哥來看到這情形，又急又恨，便自殺了。」

琪宏說：「也許是這樣。但那裏除了珠寶外，你們和德國人往來的文件，也在我的手裏，這是很重要的。——你還有別的話嗎？」

亞爾倍說：「我想請教你的尊姓大名。」

「你預備跟我報仇嗎？」

「不錯，風水輪流轉，今天你占了勝利，但是明天……」

「明天你占勝利。」

「誠如尊言！告訴我，你是誰啊？」

琪宏說：「我，我叫做……」便向亞爾倍附手說了姓名。

亞爾倍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竟是你，我真意想不到的。算了，我那二萬法郎的支票和另外的東西，一起算孝敬你了吧。再會！」他的臉上浮起苦笑，很頹喪的走了。

我見亞爾倍走了，便揭開絨幕，喊着：「琪宏，快來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琪宏說着，立刻奔過來。我忙告訴他安特曼夫人受驚過度，已經暈去，他從身邊掏出一瓶嗅鹽，俯身放在夫人的鼻邊，接着問我：「夫人爲什麼暈去了？」

「就是那些信件！她見你把那束信交給安特曼，就支不住暈去了。」

「呀，我可不會這樣傻的，她誤會了。」

安特曼夫人星眸微啓，在漸漸的醒來，琪宏忙從身邊掏出一束信來，我一眼看去，正和方才交給安特曼那束，是一模一樣的。琪宏把信交給夫人，說：「夫人，這是你的信，原璧歸還。」

夫人很驚訝的問：「那末方才你交給我丈夫的是什麼呢？」

「表面上原仍是夫人的信，其實是贗鼎。昨晚我費了許多工夫，把你的信重鈔一過，裏面的話，略有增刪，讓你丈夫

讀了，不但不疑你有別的外心，也許更要愛你呢。而且他親自見亞爾倍把信交出來，萬萬想不到是假貨的。」

夫人說：「但是筆跡中有破綻啊。」

琪宏說：「我模仿夫人的筆跡，十分神似，所以敢哄騙你的丈夫。」

這時安特曼夫人露出十分感激的神色。我見琪宏竟有這樣的本領和膽力，非常驚佩，把他拖在一旁，低聲問他說：「大概你找到第二個秘密機關，先拿到那些信嗎？」

琪宏點頭說：「不錯，我爲了這個，花費許多精力和時間，才在昨天午後找到的；那時你還躺在牀上，沒有看見。一切事情總是這樣，着手時爲難得很，過後一想，却也很容易參透的。」他一邊說，一邊拿出一張七心紙牌來，說：「我把這個貼住皇帝石像的指揮刀上，找到第一個秘密機關。」

「你怎樣會想到這些事的？」

「我們以前在談天的時候，就知道這裏有秘密機關；六月二十二日那晚，我就闖來行事了。」

「就是那晚我們分手之後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那晚有意說些恐怖的話，使你害怕，又寫了那封恐嚇信，於是你就由我擺佈，不敢下床來瞧了。」

我說：「你那晚在書房中鬧些什麼呢？」

琪宏說：「就是開那秘密機關。我雖知道七心紙牌有很大的功用，那晚着手的時候，却找得很苦，忙了一小時，好不容易弄清楚了。」

「忙了一小時嗎？」

「是的。這老頭的石像，就是古代羅馬皇帝蘇祿門，我們法國紙牌上的王，是照這個畫的。」

我向那皇帝石像看了一下，果然不錯。我便說：「但你怎麼知道，用了那張七心紙牌，可以開兩面的秘密機關？先開前面的大櫥，再開後面的小櫥，你先前却又只開那大櫥，這又爲什麼緣故呢？」

「我先只把那紙牌順放，所以沒有發現；前天我倒了過來，發見中間那顆心低了下去，另外的心，地位也有點兩樣。我依前法一試，果然找到第二個秘密機關。」

我又問：「你不曾和安特曼夫人見面時，也知道這裏藏着那些信件嗎？」

「不，我在第一個秘密機關裏，只得到福林兄弟私通外國的文件，和他們的寶箱。」

「這會的事湊巧極了，你當初不過要取他們的錢財，無意中得到他們叛國的證據，再根究新型潛艇的圖案和說明書，又獲得兩萬法郎的酬報——你真是幸運兒，却害得我幾乎發瘋！」

「我們再細談吧。現在我得伴送安特曼夫人回家，還要把詳情寫文章發表呢。」他說着，和我道了晚安，便陪着安特曼夫人走了。

次日的法蘭西日報上，有一節要聞，說：「亞森羅賓已解決那個愛國者的疑點。蘭恭遺下的新型潛艇和說明書，業經羅賓送交海軍部長。羅賓並發起募捐，造一艘七心號的新型潛艇，貢獻政府，首先慨捐二萬法郎云。」

我失聲說：「琪宏就是大名鼎鼎的亞森羅賓嗎？」但是這位翩翩的美男子，出入交際場中，誰都知道他是琪宏，我怎敢洩露他的秘密呢！

(五) 稻草人

下午四點鐘光景，老農夫柯塞脫跟他四個兒子，打獵返家。他們父子五人，身材高大，模樣都有點相像；他們的皮膚，受穀了雨打日晒，十分黧黑，有似煤塊，還帶着重疊的皺紋，實在難看。五個人走到田莊的門前，老柯塞脫掏出鑰匙，開了門，讓四個兒子先跳跳縱縱的進去，他自己末一個走。他一進門，十分鄭重的又把門鎖上，鑰匙納在衣袋裏。

裏面是一堵圍牆，繞着一片園圃；園圃中間，有一所古屋，那是柯塞脫一家的住宅。住宅後面，跟小村接連。這時斜陽

西下禮拜堂的尖頂上，還帶着一線金黃的餘光。園圃中的果樹，枝葉凋落，全是空疎疎的；滿地野草，憔悴枯黃，現出一派深秋的氣象。柯塞脫走到園圃中，問四個兒子說：「你們可曾把鎗中的彈藥全拿出了嗎？」

「已經拿出來了。」第三個兒子答話。

「沒有。」大兒子說，「方才我想打鳥，曾裝了彈藥進去。」他接着又很高興說：「忙了半天，我正餓了，希望母親在家裏預備好晚飯等着。」

「傻瓜！」老柯塞脫說：「看呀，我家屋頂的煙囪裏，還在蓬蓬勃勃的冒着炊煙呢。」

他們邊說邊走，正走到一株櫻桃樹下，抬頭一望，樹梢縛着一個稻草人，原是嚇退啄取果實的鳥類用的。大兒子在幾個弟兄中，算是頂好的鎗手；他看看稻草人，便站着腳說：「看呀，我開鎗打斷那上邊的樹枝，看那稻草人可仍舊能穀高坐在樹上。」

三個兄弟全笑着說：「好呀，請你快放，讓我們看看你的好手段。」

大兒子舉鎗瞄準樹枝，砰的一聲，樹梢的稻草人，果然直跌下來，但因給別的樹枝攔着，只是四肢歪斜的掛在樹上，並沒有落到地面。老柯塞脫也帶着贊美的口吻說：「我兒的鎗法不錯！這個稻草人，從春天起，一直高踞在樹頂，給我嚇退鳥類，保全了不少果實。如今我的果實，早已變成金錢妥藏着，他也沒有什麼用處了。我在每天黃昏，眺望野景的時候，這傢伙在薄暗的枝頭搖搖擺擺的，總叫我嚇一大跳。——好呀，打了他下來倒好。」

他們說說笑笑，仍舊向前走。這時園裏十分岑寂，只有流過樹下的水槽，潺潺作聲。突然一聲慘厲的呼喊，從三十碼外的屋子裏傳來，使父子五人，大吃一驚；接着却是一疊連聲的呼救。柯塞脫一聽，忙跳起來說：「哎喲！這是你們母親的聲音啊！」

大兒子奔得最快，一壁又回頭喊着：「糟了，這聲音是在樓下母親的臥室裏發出來的，有強盜！也許在隔壁的貨倉裏。」

大兒子在前跑，父子四人也緊跟在後面。到了自家的屋前，門關着，也來不及開，大兒子便打破了窗跳進去。他只見母親躺在地上，房裏安放衣飾的櫥門已被打開，忙問什麼事。母親掙扎着，指着牆角的那扇門，喘喘的說：「強盜強盜搶了我的錢，打那裏逃出去……還來得及，你們趕快追上去呀！」

正巧老柯塞脫帶着另外三個兒子，從窗中跳進來，聽了這話，又翻身趕出門去。

「那強盜上樓去了！」大兒子喊着。

「不對！一個兄弟喊：『我見他先上樓，又退下來，也許現在躲在甬道中。』」

老柯塞脫說：「快來，我們大家把守這甬道，別讓強盜從後門逃走。後面接連村莊，給他溜到村中，要捉他就爲難了。」

四個兒子，在甬道兩端，分頭把守。這時天已入夜，甬道中非常黑暗，他們仔細探望着，卻不見什麼。隔了一下，似乎有一個黑影，在那裏顛巍巍的閃動，一會兒又不見了。接着幾個人突然喊着說：「強盜強盜！」

原來強盜躲在黑暗的甬道中，見兩端有人把守，逃不出去，便趁着黑暗，靠在牆壁上等機會。正好老柯塞脫走過他的旁邊，他便狠命一推，柯塞脫冷不防的受了襲擊，立腳不住，跟大兒子一撞，兩個人全倒在地上。強盜趁此趕到貨倉中，又破窗跳到外面的園圃裏。老柯塞脫掙扎站起，仍舊跟着四個兒子，苦追不捨，他一邊跑，一邊喊：「這笨強盜！我們的園圃，四面都有高牆圍着，他在裏面東撞西追，只要你們趕快把梯子移去，他總逃不出去的。他自投絕路，一定可以給我們拿住了！」

四個兒子一邊答應，一邊分頭在園圃裏找尋，因爲天黑，總是看不見強盜的影子。這時有兩個鄰人，聽得聲音，趕來幫忙。老柯塞脫給了他們各人一支鎗，說：「這萬惡的強盜，敢闖進人家的屋裏行劫，罪不容赦！你們如果碰見，儘管可以先下手開鎗。」他回頭又吩咐一個兒子：「你快去報告警察署。律師的兒子是有腳踏車的，你去向他借用，可以趕得快些。」

老柯塞脫便很快的跑到貨倉裏，見他的老妻還躺在地上，連忙扶着她到臥室裏，讓她安靜地躺着，給她喝了一點白蘭地，才見她神智稍定。柯塞脫問：「究竟怎樣的一會事呀？強盜是怎樣進來的？」

那老婦人說：「我不知道。我正在房裏補衣服，聽得隔壁房裏有着悉索的聲音，起先我當是貓兒，並不介意。接着聲音越來越響，我陡的起疑，放了手中活計，跑出去瞧。誰知隔房的門已經大開，我飛奔進去，見衣櫥中掛着的衣服，異樣的微動着，我嚇得半死，知道有人伏在衣後……」

老柯塞脫插嘴問：「這人是誰，你可認識嗎？」

她說：「怎的不認識，他就是老丐都納！」

柯塞脫跳起來說：「都納！怪不得這幾天來，我見他老是在牆外盤桓，原來他早已不懷好意。——你見了他，爲什麼不喊我們呢？」

他的老妻說：「我正想呼喊，突然見他的手中，已經握着一捲紙幣。」

「哎喲！」柯塞脫失聲說：「可就是我們藏在抽斗中的！」

老妻說：「正是。我忘了一切，向他撲去，想奪回那捲紙幣來。」

柯塞脫說：「唉，你赤手空拳，他也許還帶着什麼武器，怎敵得過！」

老妻說：「我因爲紙幣被劫，一時情急，只好跟他拚命。幸得那老丐也沒有帶什麼武器，跟我扭在一起，拳腳交下，我支持不住，滾倒在地，咽喉也給他扼住。我急得喊救，他搶起紙幣，飛也似的逃了出去。」

柯塞脫說：「還好，這倒楣的老丐，被困在我們的園圃裏，已經逃不出去，我們只要在囊中捉鼯好了。」他說完了，又走到外面，見他的兒子們和鄰人，在黑暗中閃來閃去，忙着尋覓盜蹤。柯塞脫高聲喊着：「捉到了嗎？」

「不會。」有幾個人同聲回答着：「我們找來找去，總不見強盜躲在那裏。」

有一個兒子說：「方才我隱隱約約的瞧過去，好像強盜伏在那邊，等到我們趕近一看，却又不見什麼。他現在趁着

天黑，縱然躲得好，也不得溜出園圃，我們且等天明再覓吧。」

老柯塞脫吐着：「胡說，我們一放鬆，正好給他逃走的機會，現在得趕緊捉那強盜。」

一位警長，帶着兩名警察，來到柯塞脫的地方。柯塞脫一見，沒口的喊着：「警長！警長！現在強盜正躲在這園圃裏，請你吩咐弟兄們搜捕。」

警長並不發動。按照警署的情形，總得先詳細知道案情，才可拿人。於是這位警長很詳細很耐煩的，向老柯塞脫盤問一切。柯塞脫見他辦事這樣迂緩，十分不高興，可是又不好跟警長違拗，只好勉強說了一遍。

警長聽了，臉色十分沉着，好像在思索這件案情。接着他對那四個兒子，逐一盤問。問了一個，沉思一會，樣子很是得神。最後才下了斷語：「這園圃四周，高牆密繞，那強盜決難脫逃。現在夜深，不便追尋，且派警察在牆外分頭把守，到得天明拿人便可。」

柯塞脫不敢催迫，只好看他分派人們，現牆外把守。警長自己，坐在屋裏的起居室裏，安安逸逸的過一宵。柯塞脫對於這位貴客，怎能怠慢，取出珍藏多年的陳白蘭地酒，讓警長喝着解悶。警長喝了，已略有醉意，但也不會疎忽自己的職務。他每隔兩小時，在園圃裏查看一次。

好容易天亮了，警長立刻下令搜捕。大家七手八腳的，忙了大半天，把十三畝田地一起找到，並沒有強盜的影蹤，警長十分為難，看看四下，除了一兩棵矮矮的常綠樹以外，什麼平屋、草堆、樹叢都沒有，強盜決無躲藏的地方。那些圍牆，又十分高峻，他決跳不出去。警長沉吟一下，若有所悟，便對老柯塞脫說：「老朋友，昨晚的事，一定是你夫人偶然眼花看錯了。」

老柯塞脫說：「不錯，她原常眼花看錯。但她的頸部，還有被扼的指印，老爺大概也瞧見的。」

警長說：「強盜既然逃到園圃裏，怎樣突然失蹤，依法這案子，無從成立。」

柯塞脫很沮喪的說：「我賣掉三頭牛，又把今年收成的燕麥和蘋果，一起出售，才積了這六千法郎的紙幣，妥藏在

衣櫥抽斗中，這樣的被劫，我可不能甘心！」

警長說：「好的，祝你好運，早日捉住強盜。」說完，帶着兩名警察，揚長走了。

柯塞脫目送警長等走了，便對他的兒子們說：「目前我們的辦法，只有日夜分班把守這園圃，一步也不放鬆。那老丐都納，終究是人，飢則思念，渴則思飲，即使他可以趁着黑夜，從躲藏處溜出來，掘些蘿蔔山薯充飢，但總得找水喝。我們牢牢把守那水池，看他可忍得住渴不出來！」

於是老柯塞脫夫婦，兩個鄰人，四個兒子，輪流在園圃裏看守，果真一步也不放鬆。整整看守了兩星期，連都納的影子也不會瞧見。柯塞脫想到那被劫的六千法郎，十分肉痛，便向鄰村去請了一位偵探來。偵探來了，像煞有介事的盤問一會，察看一會，忙了一個星期，什麼線索都沒有，只有敬謝不敏。這一星期中，老柯塞脫等，仍舊不分日夜的，在那裏看守。那一天下午，老農人夫婦，立在園圃中央，柯塞脫抬起頭來，向空中高喊：「都納，你這樣躲着，總是要飢渴而死的；如果你愛惜狗命，還是趕快自己走出來好！」

他的老妻跟着喊道：「都納，你如果出來，把六千法郎還了我們，我們決不送你到官辦罪，也不追究你。你趕快出來吧！」

老夫婦們輪流的喊着，可是四野寂寂，並沒有回答的聲音。

這十多天裏，柯塞脫寢食不安，又忙又急，弄得病倒，他在病中，還吩咐兒子們，盡心看守園圃，不可放鬆。這一帶的鄉下人，漸漸把這劫案當作談資，傳說開來，連一些地方報紙上，也登出柯塞脫巨款被劫的新聞，哄動了幾個好奇的讀者。接着這節新聞，被巴黎的大報轉錄，有些報館訪員和公家偵探，竟不辭跋涉，來到柯塞脫家訪問。這些人熱哄哄的來了，全無補於事。老柯塞脫在病榻上，嫌應接麻煩，索性不予招待。這些訪員和偵探，見老人倔強，不可理喻，只有敗興走了。

過了第四個星期，老柯塞脫的病有了轉機，慢慢的好起來了。

某天上午，有人坐這汽車來村，正駛到柯塞脫家圍牆之外，車上機件，忽然出了毛病。於是那人下車，到村店中用飯，

讓汽車夫留在那裏修理。這車客是個四十歲左右的紳士，中等身材，衣衫修潔，面色和藹。他在店中坐定，使跟老闆說些閑話解悶。這老闆原是話匣子，見客人高興，索性提起精神，把柯塞脫家的劫案，源源本本，說給客人聽。客人聽他講完，便說：「照我看來，要捉住老柯塞脫，真易如反掌。」

老闆問：「先生真有辦法嗎？」

客人很有把握的說：「這類事情，我自信很能成功的。」

老闆喜出望外，說：「先生可否稍待，我去見柯塞脫，把你介紹給他。先生可答應嗎？」

客人領首表示許可。

老闆興沖沖的跑到柯塞脫那裏，把這事告訴他。柯塞脫正在無法可施的時候，聽到有人肯幫忙，不禁歡天喜地的說：「煩你老人家趕快去請這位客人來，如果真能捉到都納，使六千法郎歸還，我就感激無盡了。」

老闆急忙出去，等了一下，就和客人同來。客人一邊走出店門，一邊吩咐正在用餐的汽車夫說：「你趕快修好機件，我一小時內便得動身的。」車夫連聲答應，客人才跟着老闆上柯塞脫家去。

村中的傳說很快，立刻有許多擁擠，看這位能破打劫的柯塞脫帶着客人到園圃裏，一一指點給他察看。這是果圃，那是水池，那邊是荒田。客人並沒有留心諦聽，只自抬頭打量四下的情形。

柯塞脫又取出大門上的鑰匙，給客人瞧，又說：「我嚴密的藏着那鑰匙，強盜決不能開門逃出去；而且我們一家人，在園圃裏整整看守了四星期，他也沒有機會逃走的。請問先生的高見怎樣？」

客人淡淡的說：「我還沒有什麼發見。」

柯塞脫接着說：「也許都納藏在什麼土窖裏，飢渴而死，連我那六千法郎的紙幣，一起跟他的尸身，化成泥土了。」客人說：「未必，他可以偷掘田中菜果充飢的。」

柯塞脫說：「但他喝不到水，是要渴死呵。」

客人問：「這四星期來不會下過雨嗎？」

柯塞脫說：「不會。」

客人又問：「園圃中沒有什麼水源嗎？」

柯塞脫指着那邊水池說：「園中只有這一個水池，我們日夜把守，他決不能轂出來偷水。」

客人看着那水池，十分清澄，還有一隻水槽，流過櫻桃樹下，水槽裏的水，就是從池中流來的。客人便問：「這水槽做什麼用？」

柯塞脫說：「我們家裏每天的飲料，就是從這水槽裏流來的。」

客人仍舊抬起眼，向四周打量。他首先看到的，便是躺在櫻桃樹枝上的稻草人，又看見有一枝長草，靠在樹幹上。客人拿起長草，向水槽中一揀，像在測量水槽的深淺。但老柯塞脫見這客人幹些沒要緊的事，覺得不耐，深深的蹙起眉來。不料客人突然現出高興的神色，喊着：「對了，我想得不錯！」

柯塞脫聽見這話，忙問：「你有什麼線索了嗎？」

客人說：「不錯。」

「那老丐還活着嗎？」

「不錯。五分鐘裏，我捉住了給你瞧。」

柯塞脫快樂得喊起來說：「真的嗎？」

客人淡淡的說：「真的。」

這時客人的左右，有柯塞脫夫婦和四個兒子，店老闆，十幾個村人簇擁着，大家都有點不相信。客人便向大家說：「那一位帶着實彈的鎗，請借我用。」

柯塞脫的一個兒子說：「我有。但鎗中却是打麻雀用的鉛屑。」

客人說：「好極了。讓他吃些鉛屑，既不致命，也得了一個教訓。」一邊說，一邊接過那枝鎗，又對柯塞脫說：「柯塞脫先生，我有一個要求。這四星期來，老都納，忍飢耐冷，痛苦已經受，我捉住了他，你可不能再難爲他。這要求你肯答應嗎？」

柯塞脫說：「只要他肯把六千法郎，原物奉還，我決不難爲他的。」

他的老妻和兒子們也說：「我們找他的目的，原在六千法郎；他肯還了錢，自然肯原諒他的。」

客人說：「這六千法郎，也許有交還你們的希望。柯塞脫先生，你最好向天立誓，說決不難爲他，我就給你提出都納來。」柯塞脫果然向天立誓。只聽得客人說：「你們留心瞧呀！」

客人舉起獵槍，瞄準櫻桃樹上的稻草人，轟的一發槍中鉛屑四散。樹上的稻草人，着了鉛屑，顛巍巍的跌到地面來。忽然立直了。大眾正看得口呆目眩，客人却走近稻草人，很從容的說：「都納，你這好狡猾的傢伙！」

原來那天都納搶了錢，給人追得急了，暫時在園圃裏一躲。夜半人靜，他像幽靈似的溜了出來，找到稻草人，便用那些稻草，把自己全身包紮好，又戴上稻草人的帽子，躺在樹上，簡直和稻草人一模一樣。他總是趁黑夜溜下樹，尋些植物的塊莖充飢，又拿了三根空心草，連成長條，靠在樹幹上，下端插入水槽，上端連到稻草人嘴裏，渴了就可吸水。那客人原是見了這枝長草而識破了祕密的。

老柯塞脫跟四個兒子，見這稻草人，正是都納，擁上前去，想飽以老拳。客人攔着說：「且慢，我沒有把這人交給你們，你們休得胡鬧。」接着客人從身邊拿出一把小剪刀，替稻草人剪斷身上網住的繩和草。最先露出來的，是都納破爛的衣褲，接着臉也露出了。——滿臉鬚髮蓬鬆，眼眶低陷，帶着絲絲紅筋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正是老都納。那客人向他說着趣話：「這一點水，只够你做飲料，你一個月來沒有沐浴，身上污垢很多，連我的手也被弄骯髒了。」他便對柯塞脫說：「老人，我得到水池邊去洗一下手，這個傢伙現在交給你。」於是那客人很快的走了開去。

柯塞脫一把抓住都納，嚷着：「老花子，還我錢來！」

都納掙扎着說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柯塞脫說：「我那六張一千法郎的紙幣，給你搶去的。」

都納帶着驚異的臉色說：「你還問我要嗎？現在我袋裏連三個銅幣也拿不出來，什麼也沒有了。」

柯塞脫喝道：「那些紙幣，你藏在那裏？快陪我去拿！」

都納滿面驚愕的神態，說不出話來。

柯塞脫父子十分生氣，齊聲喝着：「老花子，你別假痴假呆，再不說出真話來，要你的命！」

都納仍舊一聲不響。大家趕上去，把他襤褸的衣上搜遍，果然連一個銅板也沒有。大家好生奇怪，七嘴八舌的，推究這件事情。

那老闆說：「據我想來，方才那客人的樣子有點靠不住，也許他故意說汽車機件出了毛病，到我店裏小坐，找我說話，行他的詭計。都納身上的六千法郎，也許給那客人趁勢偷去了。」

大家聽了老闆的話，都說有理。大概都納自己也沒有覺得，因此十分驚愕。老柯塞脫還不相信，說：「方才那客人給都納剪去草衣，並不見他把手伸到都納衣袋中去；現在他到水池去洗手，少停回來，就可明白真象了。」

一個看熱鬧的人說：「客人不在了。方才我見他洗過手後，到果園中去散步，現在連影踪不見了。」

柯塞脫說：「放心，門是鎖着，他走不出去的。」

老闆插嘴說：「方才你把大門上的鑰匙給他瞧過呀。」

柯塞脫說：「我給他瞧過後，又放在自己的袋裏，他可不會拿去的。這鑰匙也只有我一個人有呀。」他一邊說，一邊摸着他的衣袋，突然面容失色，喊着：「哎喲！我的鑰匙呢？——快去追那客人！快去！」他喊着，向門口飛奔過去，大家緊緊跟在後面。

他們到了門口，只聽見外面有汽車的聲音，漸漸去遠，聲音低下去聽不見了。抬頭一看，門上寫着一行紅字，「亞森

羅賓。」

大家弄得口呆目瞪，無法可施，只好把老丐都納解到警署。警署對於都納，只好判了一個無端闖入人家的罪名，在獄中關幾個月完事。

後來老丐都納的刑期滿了，被釋出獄，就在那天接到一個字條，說某日某時某處的石碑上，放着三個金路易，是他的酬勞。下面簽着亞森羅賓的名字。三個金路易，在平常人原也不過如此，但在老丐都納，已像得到一注橫財了。

(六) 紅 肩 巾

這天早晨，偵探長甘聶瑪，照例走出家門，到警署裏去辦事。他在門口，看見有一個男子，在自己面前走，一邊在袋裏掏出橘子來剝吃。這男子的形踪，確乎十分可疑，他每走五六步，一定把桔皮掉在地上，站定一下，鬼鬼祟祟的探望四週。甘聶瑪平素十分精細，絕不肯放棄自己職務上的瑣事。他便緊緊跟隨着。這男子走過街角，迎面又來了一個男子，兩人招手爲號，並肩而行，每走五六步，仍舊掉下一點桔皮來。接着第一個男子，蹲下身去，用粉筆在路旁石上寫些什麼，重新前進。甘聶瑪俯身一看，是畫一個圓圈，中間交叉着一個十字形。再走了五六丈路，第二個男子也立定俯身，在路旁石上畫了一個內有十字的圓形。

甘聶瑪一看他們拋下的桔皮和所畫的圓形，知道一定含着什麼意思，也許正醞釀着可怕的陰謀。他見那兩個男子，走到國家銀行面前，又站定了，在那裏竊竊私語。一個起初露出躊躇的樣子，繼而表示答應，好像下了決心，一邊又蹲下去，畫第三個圓形中的十字。那時兩人走得很近，在香煙上點火吸煙，好像計劃已經定當。笑語聲十分響亮，不像方才那麼鬼鬼祟祟的神情了。甘聶瑪趁他們不留心時，跟得十分接近，到了一條街上，一個突然說：「呀，忘了！」他急向左右看看，取出一柄手槍，交給他的同伴。

另一個男子接了手槍，說：「是這一帶呵？」

兩個男子看着附近的窗戶，慢慢走近，悄悄的溜進屋中去。甘聶瑪也很勇敢的跟了進去。他們一直走到四層樓上，走進盡頭一間房裏，門便關上了。甘聶瑪把耳朵湊在門上竊聽，陡聽得屋裏有人嘶聲叫喊，又好像有人在那裏格鬪。甘聶瑪知道事機緊急，腳屋陽開門，猛虎似的撲進去。他抬頭一看，方才路上那兩個男子，相對坐在桌子兩面，態度十分安詳，一裏什麼事變都沒有。甘聶瑪進退維谷，不覺怔住了。

立刻隔壁屋中，走出一個紳士來，穿着華服，年紀大約三十歲左右，看他的服裝，不像是法國人，倒有點俄羅斯貴族的風度。他很從容的走到甘聶瑪面前，說：「甘聶瑪先生，別來無恙？」又回頭對兩個男子說：「辛苦，辛苦，這裏是一點小酬勞。」他很隨便的拋過一百法郎的紙幣去，說：「沒有事了，請便。」那兩個男子，應命退出了。

紳士伸出右手，想跟甘聶瑪握手，甘聶瑪向後退了幾步，不作一聲。紳士很懇切的說：「我實在有話跟你談談，大概你還不會認得我呢。」

甘聶瑪仍舊不動，紳士又說：「你別誤解我有什麼惡意。如果我打電話或寫信邀你，你是不肯來的，或許調了大批人馬，浩浩蕩蕩的前來，總是不能般細談的。因此我關照那兩個人，把你引到這裏，請你別見怪，不瞞你說，我就是亞森羅賓，你總記得的。」

甘聶瑪聽他這樣說，不覺切齒痛恨，眼中燃燒着怒火。羅賓接着說：「你何必這樣生氣呢？是呀，你趕到德格拉夫人家中一看，好端端綁着的我，已經插翅飛掉，自然要叫你不高興。但我肯平白犧牲性命嗎？你的不高興，却也是沒有理由的。好的，今天我來表示我一點謝意吧，有一個好消息報告你。」

甘聶瑪緊閉着嘴，想走出門去，門偏鎖着，他無可奈何，只好拖過一把椅子坐下，不耐煩地說：「我忙得很，快說呀！」羅賓閑閑的說：「你既然忙，何必分身到此！我預備細細的告訴你。這樣清靜的屋子，總算難得。這裏本是馬沙納侯爵的別墅，由我租着。我自然不好用亞森羅賓的名義出面，便化名特奇瑪，國籍是俄羅斯，職業是古董掮客。」

甘羅瑪很不快的說：「你要報告我什麼消息，請快點說呀。」

羅賓說：「是的，你很貴忙，那末我就說了。可吸煙嗎？請呀——不要嗎？」他一邊用指頭輕輕的敲着桌子，想尋怎樣說話的頭緒。接着羅賓開口說：「今晨一時，塞納河邊有一個船夫，把船泊在新橋下面，正想登岸，忽有一個報紙的包，落在船中。船夫拾起一看，裏面包着幾件有趣的東西。這船夫的朋友，跟我相熟，就把這些東西，送到我這裏來。請你瞧吧。」

羅賓便在桌上，陳列出一些廢物：縐的報紙，大墨水壺，壺蓋上還結着一根長繩，破玻璃，破匣子，還有一角紅肩巾的碎片，却是絲製的貴品。一邊羅賓緩緩的說：「單這一點東西，還嫌不敷，如果我做了那個船夫，當時可以更得到強有力的證物。你是行家，看了這些東西，可以推想內幕嗎？據我的猜測，昨夜九時後，十二時之前，有一個華貴的姑娘，被人用小刀刺死，也許她不會氣絕，那人用肩巾縛着她的咽喉。殺人的凶手，是一個漂亮男子，戴單眼鏡，常出入跑馬場，自己也像是個騎手，常買跑馬票，有時自己的馬也加入競賽。這男子跟那姑娘，久有情愫，好像行凶的當夜，還買了糖果，送到姑娘那裏去。」說到這裏，羅賓頓了一下，抽着煙，又說：「不知道你的高見怎樣，且說我推論的根據：爲什麼是九點以後呢？請看這報紙，是昨天的夜報，郵局總是晚上九時消印的。爲什麼知道他是漂亮的男子，請看這破玻璃，正是單眼鏡的碎片，不是漂亮朋友，未必會戴單眼鏡的。這男子曾買過糖果，因爲有這破紙匣裏面黏着的糖漿，便可證明。這紅肩巾，除了出風頭的女伶愛用之外，普通的姑娘難得披的。男女之間，究竟是怎樣的關係，自然不知道，但是無中生有，當作三角戀愛的風波，却殼有趣了，雖然事實未必如此。」

「大概男子拿小刀刺那姑娘，她呼喊起來，他使用她的肩巾，縛住她的項頸。請看肩巾一端，有着小刀拭血的痕跡，便可證明。凶手們總是一樣的心思，不肯留下證物，他出門時才收到報紙，放在袋中，隨手掏出來包紮。這報紙是賽馬週報的臨時夜刊，可見凶手跟跑馬很有關係。那長繩是紮在報紙的包上的，正是馬鞭上的繩呀。男女兩個鬪毆時，單眼睛落下地去，打得粉碎。於是凶手把這些東西，一齊拾起，裝入糖果匣中。他的手上和小刀上染着血，用姑娘頸上縛着的肩巾拭乾，把肩巾染血的部分割下來，一起包裹在報紙裏，爲了要增加沉入河底的重量，又添上這大墨水壺。」

「可惜這男子的命運欠好，報紙包並沒有掉到河底，却落入橋畔的船裏，終於被我得到了。我所奇怪的，就是把肩巾割去這麼一塊，其餘的大概還捲在那姑娘的頸上，好在染血的部分已去，自然不必耽憂，那姑娘的身上，定有什麼傷的……」

這敘述十分有味，甘聶瑪聽得很神往，他想插口問幾點，但覺得很不願意。羅賓是自己的生死冤家，為什麼肯把這件事報告，真有點莫明其妙。接着，羅賓又說：「甘聶瑪先生，如果你是以爲我在胡說，那就不談了，好在你是做偵探的，我的話究屬可靠與否，你今天當即可以明白。我因有要事，得往倫敦一行，所以我找尋凶手的事，只好不管，想託一個可靠的人辦理。我以爲辦理的人，只有你最適當，特地請你來此商酌。」

羅賓說完，站起身來，看着甘聶瑪，接着又說：「你今天一定要到凶案發生的地方去的，我且把直覺所感到的幾點，貢獻給你。這姑娘是個愛情很廣泛的女伶，那男子住在塞納河左岸，新橋相近的地方，身材高大，眼光敏銳，善於應用左手，還有桌上的東西，你也不妨攜去做參攷，只是這一方肩巾碎片，留在這裏。如果將來你需要這肩巾碎片，不妨一個月之後來拿。——準定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，我在這屋裏恭候，再會，一切拜託了！」

羅賓很快的溜到鄰室中去，甘聶瑪從椅上跳起來，直撲上前，誰知鄰室的門已上鎖，方才自己進來的門却開了。於是甘聶瑪急奔出房，穿過甬道，下了樓梯一看，好像並沒人出去過。那時甘聶瑪想到自己幾次跟羅賓相對，每次都吃他溜走，心裏十分難受。他很頹喪的回去，走上警署石階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「方才他告訴我的，一定跟我開玩笑，未必真有這一幕慘劇的。」

這時有一個同事見了甘聶瑪，忙招呼着：「部長在找你。」

甘聶瑪問：「他在什麼時候找我？」

那同事告訴他說：「三十分鐘之前。部長還吩咐，若你來了，趕快到紅屋街去，那裏昨夜發生血案，聽說被殺害的是一個女伶，詳情可沒有明白。」

甘聶瑪吃了一驚，急忙趕到紅屋街。那裏住着一個很漂亮的歌劇女伶，聲名也還不錯；她搬來住在這宅中，還只有一個月……甘聶瑪一邊聽部長告訴他這些話，一邊看着那姑娘的尸體。見她正橫陳在牀上，頸上捲着一條絲製的紅肩巾。這一來，甘聶瑪想到羅賓的話，不覺失聲驚呼。他走上前，輕輕的揭起肩巾，看見她圓圓的肩頭上，留着不很深的刀傷和血跡。那時法醫站在旁邊，開口說：「這肩頭的刀傷，並不致命，她一定是用肩巾絞死的。而且可以看出，她至死還作劇烈的抵抗。」

檢察官像有點奇怪，問：「這肩巾的一端，已被割去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甘聶瑪不會說話，檢察官又說：「也許那一端染有血跡，給凶手移去，但是……」

甘聶瑪插言說：「方才搜查屋裏，可找得什麼線索沒有？」

檢察官說：「犯罪的動機，倒很清楚。那姑娘最近曾赴俄國獻藝，在一個貴族那裏，得到一塊價值連城的綠寶玉；她珍藏着，十分祕密，別人決不知道她放在那裏。」

甘聶瑪問：「她的女僕可知道主人藏寶的所在嗎？」

檢察官說：「我們方才嚴詢女僕，她也回答不知道；凶手是爲這綠寶石而來，是很近情的猜想。」

甘聶瑪應道：「如果這樣說來，犯罪的動機，不外上面所說的。不過從這姑娘的職業上考察，也許還有戀愛的關係呢。」

法醫聽了，點頭表示同意，又說：「待我來檢查那姑娘的身體吧。」檢察官點點頭，一邊部長和甘聶瑪，又傳了女僕來問話。據她說，姑娘每晚十時半，從劇場歸來，即忙入浴；在這一個月裏，每晚總有一個男子，準時來訪她。等她浴畢，一同到房中作喁喁情話，非到十二點鐘不止。這男子像是一個上流社會的紳士，衣衫十分漂亮，他每次來的時候，拉起外衣的領子，帽簷又拉得極低，不讓別人看見面目。他一到房裏，下人們就不許進房。那姑娘曾經說過，這男子是來向自己求婚的。

部長聽女僕這樣說，不覺失聲道：「這男子委實可疑！」

甘聶瑪問女僕：「你們雖不清楚他的面貌，但他的身材可很高嗎？」

女僕說：「是的，我雖記不清楚，但這男子決不是低矮的人，樣子確是十分漂亮。」

這時候法醫檢查完畢，和檢察官回到甘聶瑪等跟前，低低的說着話，還夾着一兩次笑聲。部長最後說：「這事很可疑，我們應該不辭辛苦，立刻進行。」甘聶瑪，我很信託你，請你趕快下手，探個水落石出。」部長伸出手來，跟甘聶瑪握了握手。

甘聶瑪說：「既然部長這樣說，我一定努力進行，捉到真凶。」他說完，也就離開那個地方。

那是甘聶瑪的心理，很不安寧。羅賓的話，居然和事實絲毫不爽，怎不奇怪！他已忘記羅賓是自己的仇敵，又匆匆的趕到今晨所去的地方，想再多得些資料。那屋裏早沒有羅賓的影蹤，只有桌上，還雜亂地陳列着報紙，破匣等東西，甘聶瑪老實不客氣的拿了，放在袋裏。羅賓方才告訴他的幾點，還牢牢的記在他的心頭，他便走了出來，茫茫然的在路上走，口中喃喃的說着：「塞納河左岸新橋附近……」

甘聶瑪走到這地方，見了一家糖果店，便走進店門，找老板說話，一邊拿出破紙匣，問：「這是你店中所售的糖果嗎？」

「不錯！」老板看了一眼，點點頭說。

甘聶瑪說：「昨夜九十點鐘光景，有一個男子，來買一匣糖果，你可記得嗎？」

老闆說：「有的，我還記得他買的什麼糖果。」

甘聶瑪又問：「你可記得這人的面目嗎？」

老闆說：「不，他衣領高聳，我瞧不清楚，只記得是個戴單眼鏡的體面紳士。」

甘聶瑪失聲說：「單眼鏡嗎……對不起的很！」甘聶瑪回身想走，忽然轉了一個念頭，又問：「請教這裏販賣報紙

的店，在什麼地方？」

老闆說：「我不知道你意中是什麼報紙，但左邊街角，郵局的隔壁，正有一家販賣報紙的店呢。」

甘聶瑪向他道謝之後，立刻趕到那家販賣報紙店中，預備調查附近可有誰是購讀賽馬週報的。打聽的結果，知道賽馬週報是由報社直接寄給讀者的。於是甘聶瑪不辭勞瘁，又趕到賽馬週報社要求調查定戶名簿，看塞納河左岸新橋附近的是那幾個。翻查一下，共有七個人，他一一記入冊中，便回到警署，派七個部下，各自前去探訪一個人，追究那人平日的任務和昨夜的行動。

晚上七時半，七個部下，帶了探訪的結果，陸續回來。綜合他們的報告，那幾個賽馬週報的定戶中，騎兵少佐，銀行經理，外交部官吏都有，只有一個名叫莫里別的，十分可疑。莫里別有着一「賽馬迷」的徽號，他並無正業，家裏養着三四馬，自己也做加入競賽的騎師。昨夜九時半光景，他在門口，接過賽馬週報的臨時夜刊，隨手放在袋裏，並不向看門人說明所在，便出門走了，直到十二點鐘後，方才回來。——一切正跟羅賓的推測吻合，這人的嫌疑可不輕。甘聶瑪也喜出望外，立刻趕到部長那裏去。

部長問：「關於今天着手的案件，你可得到什麼線索沒有？」

甘聶瑪急匆匆的回答說：「順到得很，只要去捉拿凶手。」

部長十分奇怪，問：「爲什麼這案子線索找到得這樣快呢？」

甘聶瑪經此一問，漲紅了臉，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，沉吟一下，只好結結巴巴的說：「偶然在無意中，得到有力的證據……凶手在新橋……橋上把一個紙包，投到塞納河底去，不料這個紙包，展轉到了我的手中，因此我把偵察範圍，縮小了許多，很容易找出嫌疑者來。」

部長連聲說：「好好，立刻出拘票吧。」

甘聶瑪向部長告辭，立刻帶了幾名部下，駕着汽車，直奔新橋裏街十三號莫里別的寓所。到了門口，便向看門人打

聽看門人說：「莫里別先生每天三餐，都是在外面用的，方才出去用晚餐，吃過後一定回家休息一小時的。」

這時幾個偵探，在門內甬道上，四散埋伏，甘聶瑪向看門人略略說了來意，也拉了他躲在一旁。接着，一個紳士走進門來，看門人拉拉甘聶瑪的衣角，甘聶瑪慢慢的向紳士迎上去，問：「這位可是莫里別先生？」

那紳士答着：「不錯……你是誰？」

甘聶瑪很簡單的說：「我是警務人員……」同時他的部下，已湧出來。紳士一見，忙向後退了兩步，靠在牆上，握拳作勢，一邊叫着：「警務人員，來找我做什麼……」那紳士本來左手握着手杖，却換到右手來，左手繞到背後，身體靠着門。

一個偵探喝了一聲，只見那紳士繞在背後的左手中，已握着一枝手槍。甘聶瑪想起羅賓的話：「行凶的人，善於應用左手。」不覺懷着戒心。另一個偵探見他拔出手槍，便撲了上去。於是疎落的槍聲，在靜悄悄的街頭夜色中發出了。

那晚九點鐘，幾個偵探，帶着一個用繩網綁的男子，乘着汽車，風馳電掣的奔到警署門前，這男子就是莫里別。

甘聶瑪在極短的時間內，捉得血案的凶手，聲譽雀起。甚至於有人疑心這位莫里別先生，就是亞森羅賓的化名。其實莫里別是另外一人，警務當局，還打算把以前幾件無頭案，一起歸到這個人的身上。鞠審的結果，知道莫里別是化名，真名實叫諾立克，是猶太人，署中把甘聶瑪交來的證物，放在諾立克的眼前，使他無從狡賴。諾立克却一口咬定，他和這些小物件，全無關係。警察便去搜查他的寓所，果然發見一根斷了繩的馬鞭，還有一柄略有血痕的小刀。諾立克仍舊不肯招認。一星期後，那辯護的人，又舉出有力的反證來，說慘劇發生的那夜，就是在同一時刻，被告正在距離很遠的戲院中觀劇，決不能實行此凶謀。而且有該戲院這一晚的頭等門票和戲單，在諾立克的袋裏。

檢察官駁道：「那天本人不去，門票和戲單等也可到手，因為這些東西，可以預先準備的。」

諾立克請當局到戲院裏去調查。然而戲院中人，怎能記得那天的座客，就是糖果店老板和寓所的看門人，雖出庭作證，也說記得不十分清楚。

檢察官很感棘手，對甘聶瑪說：「這案的證據不充分，倒覺得爲難了。」

甘聶瑪說：「諾立克絕無有利的證據。第一，他在受捕的時候，出槍反抗，不是賊膽虛心嗎？」

檢察官說：「據他的自辨，當時以爲受暴徒攻擊，迫於自衛，才出槍抵抗。——但是總還得有別的實證。諾立克家中可沒有那綠寶玉嗎？」

甘聶瑪說：「不妨再去搜查一次。」

檢察官進一步問：「那紅肩巾的一端在那裏？如果犯人拿回去，那末……」

甘聶瑪大吃一驚，勉強鎮靜的說：「這也讓我查過了再說。」

但是搜遍諾立克的寓所，總不見綠寶玉的影蹤。至於那紅肩巾碎片，甘聶瑪知道在羅賓那裏。這樣倒弄得這老偵探十分不安。如果諾立克真的不是兇手，那是自己職責所在，要給社會上攻擊得體無完膚了……

十二月二十八日，是羅賓跟甘聶瑪約定的日子。甘聶瑪一早晨仍舊到警署去，走進部長的辦公處，檢察官也在那裏，照例的問：「怎樣可有新的發展嗎？」

甘聶瑪十分難受，勉強答着：「沒有。」

檢察官說：「這案件既無實證，看來只好結束了。」

甘聶瑪忙說：「可以允許我再等一天嗎？」

檢察官很驚奇的說：「爲什麼再等一天呢？難道你在今天，就可以找到肩巾的一端嗎？在那碎片上，一定染着兇手的血指紋，只要找到，兇手決不能開脫了。」

甘聶瑪茫然說：「我在今天上午，準定把那肩巾一端送來。」

檢察官更奇怪了，失聲問：「今天上午？」

甘聶瑪說：「請你相信我，我已經想到了。」

檢察官更逼進一步，問：「你已經想到了？想到什麼？」

甘蕻瑪自知失言，只好支吾地說：「……請你無論如何相信我，直到正午爲止……我不辭一切犧牲做去……」

檢察官答應了。甘蕻瑪便從他的手中，取過那一段紅肩巾，就是從那姑娘頸間解下的一端。他喃喃的說：「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。」接着他走了出去，目的地就是一個月前羅賓約定等候他的所在。甘蕻瑪一邊去，一邊暗暗尋思：羅賓這傢伙真了不得，居然料定一個月後的今天，用得到那肩巾碎片，還說可以向他去拿。他這樣鬼鬼祟祟的，究竟有什麼意思，真猜不透。接着，甘蕻瑪用街頭電話，託同事們辦一件事，要他們在午前十點鐘之前，密派探捕，到某街角一幢四層樓舊屋處戒備，自己也在那邊拚命幹去。

甘蕻瑪打罷電話，把手槍藏在手槍的衣袋裏，一個人小心翼翼的走進那屋中。但是屋裏靜悄悄的沒有人跡。甘蕻瑪十分失望，自言說：「羅賓雖然跟我約定日子，可沒有見我的勇氣。」

「什麼！背後有人喊了一聲。」

甘蕻瑪吃了一驚，回過身來，見有一個工人打扮的老人，站在門檻上說話：「在下是在這裏工作的漆匠，現在要回去吃午飯了。」接着狂笑起來，正是羅賓的笑聲。他笑罷又說：「什麼，凶手不肯服罪嗎？如果弄錯了人，可要糟了！你可記得我從前可囑你的話，把肩巾帶來沒有？」

甘蕻瑪點頭說：「帶來的。還有一段碎片，可在你那裏？」

羅賓說：「不錯，你不妨拿去看看。」他在懷中掏出一塊縐布，展開在桌上；甘蕻瑪忙把自己帶來的肩巾拿出，接在一起，斷處完全吻合。羅賓便說：「是了，但單明白是一塊肩巾，證據還不充分，你且看血痕……這裏太暗了……」他走到窗前，把肩巾一端，湊在玻璃窗上細瞧，接着說：「明明有五個指印呵！」

甘蕻瑪聽見，面露喜色，想有此證據，凶手雖狡，也百口難辯了。那時羅賓得了檢看結果，還補了幾句：「這血痕是左手的指印。上次我曾告訴你，凶手善用左手，你可記得嗎？」

甘聶瑪正想伸手去拿肩巾，羅賓指示他說：「等一下。我還有充分的證據給你……總之，這次是我存心幫助你。你一向爲我吃了不少虧，我又因好奇，所以借此補償萬一，一切請你放心……你帶來的那段，我還得檢看一下。」他很親熱的，拍着甘聶瑪的肩膊，甘聶瑪便不動讓羅賓慢慢拿了桌上的兩段肩巾，他先把原來割斷的那段，納入懷中，說：「偵探的，最好要明察秋毫。——比如這肩巾兩端，都垂着鬚樣的流蘇，那幾條流蘇，顏色雖和肩巾一樣，質地恰不同，可見不是買來時就有的。姑娘們最愛用自己的工夫，編織流蘇一類東西，尤其是女伶，往往把一些紀念品，深藏在流蘇裏面……」羅賓說着，便把手中甘聶瑪帶來的那段肩巾，慢慢的解開流蘇來，又說：「我們試試看，或者裏面也藏着有趣的東西。」他從懷中，掏出有血指印的那段肩巾，給甘聶瑪說：「你解這一段吧。」

甘聶瑪便很快的用小刀割開那些流蘇，拆完了，抬頭見羅賓還在細心解着。甘聶瑪憤憤的說：「沒有什麼呵。」

羅賓說：「我手裏這段不知怎樣，可有什麼東西在內嗎？」他像好奇，神色十分興奮，把流蘇上的細絲線，一根根的解開。甘聶瑪見他突然面露笑容，右手的食指和拇指間，夾着一顆光華燦燦的綠玉，口裏喃喃的說：「怎樣……綠寶玉……真是希世之珍！」

甘聶瑪伸手去拿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羅賓的身體，已走到鄰室門口。甘聶瑪忙喝着：「還我！」

羅賓便手中的那段肩巾，向甘聶瑪身邊擲去。甘聶瑪又喝着：「不對綠寶玉！」

「你在胡說！」

「快還我，否則……」

羅賓忙問：「否則怎樣？」

甘聶瑪順口說：「你就是那凶手，害死了那姑娘，再……」

羅賓說：「你辛苦了一個月，快拿兩段肩巾去，憑着指紋，叫凶手無從狡賴。真勞你駕，再會！」

甘聶瑪一看仇敵當前，除了跟他拚個你死我活之外，簡直沒有盡責的法子；然而看這屋裏，一定有祕密的出路，羅

賓很容易溜走，不如自己先趕到外面，招呼警察包圍這屋子。甘聶瑪主意一定，便走到門口，手握着門柄，誰知門柄像生着根似的旋不開。羅賓一見他的窘態，不禁笑着說：「你別想出去，門上早已鎖住了！」

甘聶瑪知身入重圍，立刻掏出手槍，瞄準羅賓喝着：「舉手投降！」

羅賓仍舊笑着：「這是兒戲了，還是你舉手投降吧！」

甘聶瑪喝着：「止聲，我要開鎗了！」

羅賓從容地說：「沒用，鎗裏不會飛出子彈來的。」

甘聶瑪吃了一驚，忙問：「爲什麼？」

羅賓說：「我事前早有布置，收買了你家的女僕，在今晨把你鎗中的火藥浸溼了。——你開鎗吧！」說着，他做開雙臂，湊到鎗前去。

甘聶瑪想不到遭人暗算，又驚又恨，不覺倒退了兩三步，拋下手鎗，赤手空拳，直撲羅賓。於是兩個人扭結起來，滾作一團。甘聶瑪雖然富有膂力，究竟不是羅賓的對手，一交手勝負已決，羅賓的腳抵住甘聶瑪的身體，又把他的拳頭，扳到背後，甘聶瑪再也沒有抵抗能力。只聽得羅賓慢慢的說：「好好兒的安分些吧。我對你總算有恩惠了，捉我一層，請你死了心好，對不起，失陪了！」

羅賓走過甘聶瑪身邊，要到門邊去。甘聶瑪情急，又直跳起來，向前攔阻，羅賓突然用頭撞去，甘聶瑪受不住，便很沉重的倒在地板上。羅賓握着門柄，向左右各旋動三次，門已開了，人影也不見了，只有外面甬道上，送來一陣狂笑聲。

甘聶瑪掙扎了好多分鐘，站起身來，向四下打量一下，見門未開着，便擲去身上灰塵，急急趕到外面。門外正站着一個警察，看見甘聶瑪，便給他一封信，說：「方才有一個工匠模樣的人，說託我把這封信，交給領袖，大概你就是領袖吧。」甘聶瑪即忙拆信來讀：

「爲我區區，使警署諸君勞駕，很是抱歉。方才我對你也覺失禮，想你是不會因此負傷的。至於你手鎗中火藥浸溼，

完全是誑騙你的話，你不妨試放一下便知。拿府女僕十分忠實，勿因我的謊話，而蒙不白之冤。那女伶的遺物綠寶玉，照遺囑應由我保管，乞代轉告警察署長爲感。

亞森羅賓

(七) 家庭慘變

在離開繁囂的都市極遠的郊野，有一所古宅，圍繞着壯麗的圍牆，環境十分幽靜。這古宅在幾十年前，是穆梯司伯爵購置，作爲退修的所在。那時亞森羅賓繞着這古宅走了一周，回到屋子背後，這裏是他出發的地方，豐草叢中，還藏着他的機器腳踏車。他抬頭一看，牆上鐵製的小潛戶，由裏面嚴嚴鎖閉着，他喃喃的說：「這可不容易呵！」

他向牆頭看了一眼，嘴裏含着長繩，沿壁移步，走到樹林跟牆壁頂接近的所在。接着，羅賓把繩子的一端，縛了石塊，看準一棵樹的橫枝上投去，繩子繞在樹子上，羅賓就很強健的緣繩而上。他輕輕的從樹上爬到牆頭，又跳落在院子裏的草地上，潛身在樹叢後，打量古宅裏的情形。冬天午後的太陽，黯淡的光輝，穿過黃葉凋零的灌木林，照着那幢古宅。對面的二層樓上，有一個小小的白色門口，大概好久沒有人居住，看過去是一派陰沉蕭爽的气象。羅賓從身邊取出望遠鏡來，注視了一會，便皺着眉頭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「誰願意住這種屋子！」

遠遠的鐘聲，從岑寂的空氣中傳來。正打了三下。那門口開了，一個披着件並不漂亮的黑大衣的姑娘，從裏面出來，她慢慢的向前走了幾步，好像預備對草地上玩着的白鴿，給它們吃什麼餌食。她停頓一會，又像是散步的樣子，沿着小徑，向羅賓藏身的地方走過來。羅賓從望遠鏡中，看清楚這位姑娘，實在是一個難得的美人，她身材苗條，一對大眼睛，頭上披着濃潤的金髮。可是看她的容貌，好像帶着憂戚，不時從紅唇裏透出深深的嘆息來，她每嘆息一次，那潮潤的大眼睛，悵惘似的望着悠悠的長空。羅賓心醉似的，凝神看着她。

那姑娘走到離羅賓兩百步光景的地方，忽然聽得旁邊起了激烈的狗吠聲，趕快立定腳。她回頭一看，瞧見一條大狼狗，從狗棚中直撲過來，不過那狗的頭上，牽着鎖鏈，所以後腳站直，却不能躡上前。她當時退縮一下，見它身上帶有鎖鏈，倒也安心，仍舊向前走去。那狼狗變得更狂暴了，幾次咆哮着前撲，幾次被鎖鏈牽回去，嚇得那位姑娘，戰戰兢兢的伸着手，一邊向前走，一邊屢屢回頭看着。狼狗像更加生氣，狂吠一聲，用極可怕的姿勢，向前跳躍，它用力太猛，竟陡的把鎖鏈拉斷。姑娘失聲驚呼，沒命的向前奔逃，猙獰的狼狗，露出巉巉的牙齒，在後面追趕，岑寂中傳佈着姑娘慘厲的呼救聲，狼狗快撲到她的裙邊了。

突然砰的一下手鎗聲，姑娘滾倒在草地上，那狼狗直跌出去，落到一丈多外地方。姑娘定了一下神，覺得自己沒有受傷，慢慢的站起身來，她的旁邊，却站着一個素不相識的男人。她說：「原來是你，謝謝！你救我脫離可怕的狼狗……」

羅賓忙藏過手鎗，脫帽爲禮，說：「沒有什麼，姑娘，我就是特奇瑪。現在我有一點事，要向你打聽打聽。」他邊說邊走，行近死狗身旁，把它頸上鏈條的斷處，察看一下，點頭說：「對了，正是這樣。」他又對那姑娘很鄭重的說：「我要警告姑娘，照這樣的情形，你自身十分危險，應該特別留心。我到你家中來的那句話，千萬不可向誰說起！還有，現在聽到了鎗聲，有人會趕到這裏來嗎？」

姑娘很有把握的說：「不會的。」

羅賓問：「今天你父親在家嗎？」

姑娘說：「父親的房間，在住宅的那一邊；他因爲有病，上牀已有好幾個月了。」

「宅中還有什麼男女僕人嗎？」

「有的。他們都在那邊做事，准也不會到這裏來，我們不妨放心。這裏來散步的，總是我一個人。」

羅賓又問：「那末我們在這裏略談片刻，可不打緊嗎？」

姑娘說：「如果是我的事，那儘可不必。」

「且慢，等我說出來，你自會明白的。」羅賓慢慢向姑娘走近，低聲說：「我簡單的告訴你：四天之前，有一位叫穆梯司·愛意的姑娘……」

「這是我呀。」姑娘微笑着說。

羅賓接着說：「這位穆梯司·愛意，寫信給凡爾塞一個叫克妮的女友。」

姑娘忙說：「這信我不會寫完，就撕破了，你怎麼知道呢？」

「你撕破了，拋在宅後的小徑上。」

「不錯，我在散步的時候，隨手丟在那裏的。」

「這信的紙團，給人拾到，無意中又落入我的手裏。」

愛意姑娘微頓着眉梢，問：「那信你看到過嗎？」

羅賓說：「不能看嗎？這個對你有好處呵。」

愛意露出驚訝的神色說：「對我有好處……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呢？」

「因此我就可以救你了。」

「救我什麼？」

羅賓銳敏的眼光，看看愛意，說：「救你的生命呵。」

姑娘嫣然一笑，說：「誰也不會來要我的生命的。」

羅賓說：「你還不明白！十月底的一天，你在簷下看書，忽然有一片很大的屋瓦掉下來，幾乎打破了你的頭。」

「不錯，這屋長久不修，所以瓦在屋上，會自己掉下來呢。」

羅賓又說：「十二月中的某一夜，你欣賞月色，在後面的田岸上散步，不知那一個向你開鎗，子彈掠過你的耳邊。」

「這是獵人的流彈——我的確是這樣想的。」

「還有，上個星期日，你在園中池上的橋頭走過去時，堅牢的木橋，忽然中斷，把你跌倒池中。幸虧那邊有樹枝，你才從水中爬出來。」

這時姑娘勉強笑着說：「因為這些意外的事情，連續不斷，所以我想寫信告訴我友克妮。」

羅賓說：「意外的事情，決不會就此結束。第一次第二次，幸而沒有受傷，然而到了三四次，這危險決不能當它偶然，怎會連續降到你身上來呢？所以我特地趕來搭救，正如你所說，有人要害你的生命。」

「什麼，這恐怕不會的吧，有誰要害我的生命？」

羅賓拿起鏈條的一端，給姑娘看，說：「你看，狼狗雖然利害，它怎能掙斷一條鐵鏈，這斷的地方，明明先有人用銳利的銼刀銼斷的呵。」

姑娘聽了這話，美麗的大眼睛中，閃着恐怖的光輝，全身戰抖着，說：「可怕呵，這種事情，是誰做的？我可從來沒有跟人結過怨恨呵。但是總有那一個人做的。」

「自然，你猜想是那一個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……」姑娘搖着頭說：「那末我的父親，也是在遭受惡徒的暗算嗎？」

羅賓問：「你父親也曾碰到過這樣的危險嗎？」

姑娘說：「我父親老是害病，躲在房裏，杜門不出，這一點我可有點不明白，醫師也不知道他害的什麼病。我只看到他好像很痛苦，身體又漸漸衰弱起來，却有點擔心。」

羅賓的眼裏，閃着異樣的光輝，撫着姑娘的肩頭說：「你不用擔心。相信我吧，我一定設法，解除你們的危險。」

姑娘點頭說：「你肯這樣，我自然是非常感激的。」

羅賓說：「好的，我要問你幾個問題，請你很老實的回答我吧。」接着羅賓便問：「這狼狗一向是鎖着的嗎？」姑娘點頭稱是。羅賓又問：「喂食物給狗吃的是那一個？」

姑娘說：「是那看門人。」

「看門人走近這狗時，它不會咬的嗎？」

「宅中只有那個看門人，跟這狗盤得很熟悉。」

「這看門人平日的態度很怪僻嗎？」

「並不是。」

「那末宅中還有什麼不明白來歷的人嗎？」

「宅中的人我却熟悉，待我也很好。」

「近來宅中可有新雇進來的僕人嗎？」

姑娘想了一想，說：「沒有，最近進來的人，也有三年了。」

羅賓說：「宅中常有朋友或家庭教師等出入嗎？」

「附近並沒有什麼朋友來往，家庭教師在一年前，也已經辭退了。」

羅賓又問：「可有什麼親戚來往？」姑娘搖搖頭。羅賓再問：「你有兄弟姊妹嗎？」

姑娘說：「我只有一個人。」

「那末你母親呢？」

「她在我五歲時候去世的。到現在快十六年了，可憐我連她慈愛的面影，都記不得了。」

「她是在這宅中去世的嗎？」

「不是，是在巴黎。第二年父親就買了這古宅。」

「你父親可知道你常碰到意外的危險嗎？」

「不，據醫師的關照，凡是要使父親擔心的事，千萬別讓他知道，免得增加他老人家的病勢。」

羅賓默默的沉思一會，才對她說：「姑娘，謝謝你，我明白了，此刻雖只知道這一點，但在這裏留得太久，就此告辭吧。」

姑娘很擔心的問：「然而這一條狗，給看門人知道盤問起來，是誰殺死的呢？」

羅賓就說：「算是你殺死的吧。」

「不行，我是沒有手槍的。」

「你只好說是有，否則外人來殺死這條狗，查問起來，事情要鬧開了。你不妨說，這狗掙斷鏈條，要撲上來，無法可施，只好開槍打死它，這樣便不至引人起疑了。我到這裏來的一會事，你千萬不可洩漏，我還不能不來呢。」

姑娘怯怯的問着：「你還要再來嗎？」

羅賓說：「自然，我若不來，叫誰解救你的危險。放心吧，我今晚再來也說不定。請你完全相信我。」

姑娘聽羅賓的話，十分誠懇，眼光中也露出真摯的神情，不覺起了堅決的信念，說：「我很放心。」

羅賓說：「那末一定可以好好辦去的。我不久就來，至速在今夜再會。」

姑娘點點頭走了。羅賓目送她的背影，在古屋的轉角上逝去，心中暗暗的說：「美麗的姑娘，可憐她落在惡運裏，幸得有我亞森羅賓在旁……」

照方才愛意姑娘的話，這一帶不見得有人來往的。羅賓便沿着牆，悄悄的走過去，預備把庭院各處，細細的巡視一下。在轉角去他發見一個小潛戶，跟方才在外面看見的一樣，一定是同一的門了。旁邊鐵梗上，有赤銹斑駁的鎖懸掛着，羅賓取過，納入袋中，才回到樹後去。兩分鐘後，牆外的機器腳踏車，撲撲作響，羅賓已經走了。

村中的人，誰都知道這所古屋，是穆梯司伯爵的住宅，也知道薩威醫師，也常在這古屋中出入的，他就住在村中禮拜堂的隔鄰。羅賓趕到薩威醫師那裏，自稱特奇瑪，住在巴黎山雪露街，奉着警務當局的特別命令，要來施行秘密任務，今天才到村上，這是爲着穆梯司家愛意姑娘一身的事，請醫師幫一點忙。這位鄉下醫師薩威，爲人確是古道熱腸，對於

愛意姑娘，十分關切，聽了羅賓的話，決然說：「好的，我雖心有餘而力不足，但爲着對於愛意姑娘的同情心，我極願效勞的。」

羅賓和薩威醫師用餐的時候，促膝密談了好一會。天黑了，羅賓便跟薩威出門，走到那恐怖的古屋門前；黑暗中只見屋裏有幾點慘淡的燈光，在那裏顫動。穆梯司伯爵的臥室，是在樓下裏面的一間。薩威醫師先進去，告訴伯爵：「現在有一個助手，跟我同來；以後我自己不在時，我的助手過來，也是一樣的。」

羅賓被喚進去，見幽怨動人的愛意姑娘，正坐在她父親的牀前；她一見進來的助手，却是羅賓，眼睛裏閃着驚異的光輝，但是因爲醫師的指揮，叫她退出室外去了。於是開始診察。伯爵勉強提起精神，對羅賓看着他的臉上，帶着疲於苦痛的顏色；眼睛火紅而充血，大概是熱度太高的緣故；嘴唇黑紫，連說話也很費力，今天還說連心臟邊也作痛了。診察完畢，伯爵很不安的問醫師病態怎樣，希望醫師的回答，可以安慰他一點。提起他女兒遭遇的危險，伯爵也十分痛心，竟說此後萬不得已，只好借助警察的手，又再三說：「今後如有不測，請你幫着注意。」伯爵究竟病體衰弱，說不上幾句話，精疲力盡，閉着眼，好像入睡的樣子。

羅賓跟着醫師出來，在走廊上，拉拉醫師的衣服，低聲說：「怎樣？照你看來，伯爵的病，可有什麼奇妙的原因嗎？」

醫師反問：「你說的是什麼意思？」

羅賓說：「照我想來，暗算姑娘的人，也打算把伯爵的生命結果呵！」

醫師驚嚇得睜大眼睛，說：「伯爵的毛病的確有點怪異。說是強度的神經衰弱吧，神智却這樣清明；說是中風吧，又沒有徵候可按。而且腕力却不弱呢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薩威醫師低頭想了一下，輕聲說：「也許是中毒吧……然而我見聞寡陋，那一種毒藥，服了現這樣徵候的，竟想不起來。——假定伯爵是中了毒，那末是誰下手的呢？」

兩人邊談邊走，到了樓上的應接室裏。應接室隔壁是一間小餐室，愛意姑娘坐在那裏，獨自用晚餐。羅賓無意的從門隙處，看見姑娘的側面，她餐已用畢，正端起茶杯，呷了一口。羅賓突然跳起來，奪門而入，很快的搶去姑娘手中的茶杯，

說：「你喝什麼？」

姑娘冷不防的，驚得直跳起來，說：「這是茶呀。」

「茶嗎？」羅賓問：「杯中並不怎樣濃，你喝的時候，爲什麼會皺着眉嗎？」

姑娘說：「味道很苦，刺着舌頭，也許是藥味，這是沒有什麼問題呀。」

羅賓忙問是什麼藥。姑娘說：「就是薩威醫師開的方子，每次飯後，總是和在茶中喝一點的。」

醫師忙接着說：「不錯，但那藥毫無苦味的。你以前喝的時候，也有過這種滋味嗎？還是……」

「不，今天是初次覺得這苦味，我的舌上也有點麻木了。」姑娘很痛苦的說着。

醫師急拿過茶杯，湊在嘴邊一嘗，立刻吐出來，說：「哎喲，味道不對，一定有點可怕的事了。」

羅賓拿起桌上放着的藥瓶，說：「這個藥瓶，平常是在放那裏的？」

那時愛意說話已經十分艱澀，雙手按在胸前，倒在椅中，臉色蒼白如死灰。她抖抖的說：「可怕呵！我要怎樣才好呢？」

羅賓和薩威醫師，見姑娘神色不對，忙扶她走到臥房中，把她安置在牀上。「解毒藥在那裏？」羅賓立刻問醫師。

醫師慌慌張張的說：「你打開皮包，見一個上面貼着青色紙的瓶就是……尋得了嗎？不錯，請你再到食堂裏去拿

一點開水來。」

羅賓去拿了開水來，薩威醫師正把手按在姑娘的額上。羅賓問：「廚房在那裏？」

「走廊中向右轉彎，走到盡端處便是。」醫師說着，羅賓便放下開水，走了出去。

廚房裏聚集着幾個僕人，在那裏吃飯。羅賓走進去，說是奉了醫師的命令，要檢查廚中和食具。檢查完畢，羅賓又向

廚夫看門人，男女僕役，問了幾句話。再回到姑娘的房中，醫師正用溫度計測驗姑娘的熱度。羅賓忙問：「怎樣？」

醫師說：「姑娘睡着了。她寒熱也沒有，是不妨事的，大概喝得還不過一兩口；如果沒有你留心到，那可糟了！謝謝你，

兩次搭救姑娘的生命，待我回去，把這藥液分析一下。」

羅賓說：「顯然是有人下毒，不用分析也知道了。」

「然而那人……」醫師很懷疑的說。

羅賓說：「我雖不明白，然而可以斷定。那人一定熟悉宅裏情形，不住的潛伏姑娘左右，趁機會下手。什麼落下屋瓦來啊。夜中開槍啊，使池上的橋折斷啊，在繫狗的鐵鏈上施鏗刀啊，這些全是那個人下的毒手。」

醫師說：「你想那罪犯一定在這宅中嗎？」

羅賓點頭說：「自然，這是不問而知的。」

醫師問：「那末在僕人們裏邊嗎？」

羅賓說：「究竟是什麼人，現在我還不能斷定。不過伯爵和姑娘的左右，最接近的人們中，一定有人醞釀着可怕的陰謀。」

「到底怎樣一會事呢？」醫師很着急問。

羅賓說：「請你等着瞧吧。今夜我們可以藉口，說伯爵病勢危險，宿在這裏，你看怎樣？好在伯爵的臥房，和姑娘的臥房相連，不過中間只空着一間，我們不妨就耽擱在這間空房裏。」

這一夜，羅賓跟薩威醫師，就宿在這古屋裏。前半夜並沒有什麼動靜。夜半兩點鐘，羅賓見醫師睡得很熟，就偷偷的爬起身來，穿好衣服，溜出房去。茫茫黑暗裏，他的人影移動着，在庭中的小潛戶中隱去了。六點鐘後，他下了機器腳踏車，走進巴黎山雪露街的寓所，打電話約了兩個部下。三人立刻出門，一個往市政府，一個往登記處，一個往公證署。正午十二點鐘，三個人又聚集在凱旋門外，低低的談着什麼。

那天傍晚六點鐘時，羅賓乘着機器腳踏車，往巴黎出發。那時夜色漸上，空氣中含着濃霧，車子風馳電掣的向前進行，羅賓很熱的臉上，帶着愉快的神氣。他在那古屋的潛戶前下了車，飛快的趕過庭院，跳上石階，到了愛意姑娘臥房中，匆匆的問：「可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嗎？」

薩威醫師正坐在姑娘的旁邊，吃了一驚，站起來說：「喲，原來是你……昨夜你突然失蹤，好叫我擔心。有什麼事發生嗎？」

羅賓並不回答，繼續說：「沒有什麼意外嗎？」

醫師說：「沒有。方才我診過伯爵，看他的神色很好，飲食也大進。姑娘更完全恢復元氣了。」

羅賓就說：「那末可以立刻離開這裏了。」

醫師忙問：「到那裏去？」姑娘也問：「有什麼事發生嗎？」兩個人茫然的看着，不明白羅賓的意思。

羅賓問姑娘：「你不願意離開這裏嗎？」

姑娘說：「我總不能發這樣呀。」

羅賓很嚴厲的說：「我希望你這樣！」

姑娘垂着頭，醫師很不安的四顧着。靜默了一會，羅賓慢慢的說：「明天早上你就動身吧，不妨到凡爾塞的朋友處去，耽擱一兩星期都不要緊，今夜趕速去預備。你也不妨對全體僕人們宣布，伯爵那裏，可由薩威醫師去說明。不但是你就是伯爵，爲了自身的安全，最好也到什麼地方去暫住幾時，將來仍舊可和姑娘住在一起。明白這意思嗎？請醫師好好的向伯爵解釋。這樣姑娘總可以答應了啊。」

「既然這樣，我也只好答應了。」姑娘聽羅賓宛曲解釋，便點頭答應。

羅賓說：「那末請你趕快打點行裝，決不可走出房門一步。」

姑娘露出焦慮的神情說：「今夜只有我一個人住了呵。」

羅賓說：「你不必害怕。如果有什麼危險襲擊你，我可以立刻趕來。你到房裏去，房門儘可鎖着，誰要來叫門，都不必開。我們來時，叩三下房門爲號，你便開門吧。」

姑娘點頭，便叫婢女進來，相助整理行裝。薩威醫師，立刻去探視伯爵，說明這消息。羅賓趁這機會，吃了晚餐。

二十分鐘之後，薩威醫師回到愛意姑娘的房中，對羅賓說：「好極了，伯爵聽了我的解釋，也以爲姑娘暫避爲是；聽他的口氣中，自己也知道有些危險，想到什麼別墅中去住幾天。」

羅賓跟醫師，向姑娘告辭退出。這禮拜堂的鐘聲，正報十下，月黑雲低，尖銳的夜風，吹拂着空枝樹。兩人走了幾步，羅賓忽然站定，「哎喲」的喊了一聲。醫師忙問有什麼事。羅賓說：「是了，若是我的計劃沒有錯誤，姑娘今夜要被害了。」

醫師十分詫異的說：「什麼，我們不是爲了這事，正在很辛苦的吗？」

「今夜也許有什麼人去殺害姑娘。」羅賓說得很有把握。

「那末爲什麼只留姑娘一個人呢？」

「原是爲此，我們兩人出外，便可以使那人趁空下手，免得爲了我們，妨礙他下手的機會。我知道，除了今夜，對方絕無時間來取姑娘的生命了。」

醫師說：「我們可不能坐視不救！」

「自然，我們最好去分頭躲藏着，讓我來擺佈。第一，我們的行動要十分小心，躲到姑娘房中去，別讓任何人知道。你不妨先回家去，隔了五分鐘再出來，留心背後，別讓人跟着。從這裏向左，沿圍牆走去，便有一個小潛戶，我給你鑰匙，你可以開門直入，但是未到十一點鐘之前，你切不可進去。從那邊一直上前，爬進右端的窗，輕輕的到姑娘房門前，用暗號叫她開門。——在房中要熄燈火，千萬別做出什麼聲音，不論誰進來，都不必驚動。明白了嗎？姑娘那裏，請你把這些話，好好的關照她化妝室的窗，今天開着嗎？」

醫師說：「我是吩咐姑娘開着的。」

羅賓問：「開着的窗，就只這一扇嗎？」

醫師說：「不錯，這樣可以使房中空氣流通一點。」

羅賓點頭說：「好極了，一定是從這裏來的。」

醫師忙問：「什麼人？」

「不知是什麼人，也許是惡魔呵！」

醫師又問：「你呢？」

「我也從那窗口進來。」

「我一個人很害怕，你得早一點來呵。」醫師怯怯的說着。

羅賓拍着醫師的肩說：「勇敢些！不論是什麼人或者什麼怪物出現，你應該鎮靜不動；至於那惡魔的原形是什麼，我會來顯給你看的。」

醫師答應了，羅賓再三的叮囑他鎮靜，不可妄自尊張，又交代他：「你不可太早呵！」

醫師很鄭重的說：「我一定照你的話做去，因為你的手腕已經博得我的信心了。」於是兩人分手走開。

羅賓走到附近的坡子上，踞高臨下，望見穆梯司伯爵的古屋，浸在無邊的夜色裏；樓上樓下，各處窗口，點點的燈光閃爍着一會兒，古屋裏已到睡眠時間，窗口的燈火，一個個的消滅了。羅賓趕快走下坡子，到昨天縫機器腳踏車的豐草旁邊，找出一條粗繩，拿在手裏，鐘聲報了十一下，他知道醫師已到愛意姑娘的房中去，便低聲說：「好了，我也走吧。」

羅賓很快的把繩套在樹枝上，他那矯健的身體，猿升上去，吊到牆頭，再騎在一棵大樹的橫枝上，在黑暗中打量四下的光景。這時候庭院裏的小徑上，起了細碎的腳步聲，遠處有一個黑影，漸漸的向這裏逼近過來。「好傢伙，果然不出我的意料！」羅賓在枝頭暗暗高興，雲破月來，羅賓看清楚這個黑影，是個男人。那人也看見了枝頭的羅賓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砰的一下鎗聲，羅賓騎在樹上，身體掙扎着倒掛下來，分明已經中了鎗……

且說醫師遵照羅賓的吩咐，到了姑娘的房中，那個美麗絕世的姑娘，混身顫抖，兩手交叉在胸前，一見醫師，不安的成分似乎減輕了些。醫師見她睡衣也不換，牀上寢具，還摺疊得很整齊，便低聲對她說：「請你上牀吧，你非得假裝睡眠的樣子不可——化妝室的窗開着嗎？」

「不能關嗎？」姑娘抖着聲音問。

「窗必得開着，打從那邊進來的呵！」

「那邊進來的是什麼呵！」姑娘雙手掩着臉，很害怕的問着。

醫師說：「你此刻靜靜的休息一下吧，過了一會，自然會知道的。」

姑娘還很不安，說：「到底有什麼人要進來？預備對我怎樣呢？我聽你說得多可怕呵！」

醫師說：「究竟進來的是什麼人，我也不知道。好在再隔一會，那個特奇瑪先生要來了，你放心睡吧。」

姑娘還說心中十分害怕。醫師又用好言安慰她說：「放心，有我們兩個人在旁邊，儘可保護你那個特奇瑪先生，看樣子很有把握，我們不妨完全信託他，他一定能彀把事情辦好的。」

醫師輕輕的移過一把椅子來坐着，等候姑娘上牀便問：「電燈要關閉嗎？」

姑娘說：「費心吧，一向是關着的。」

全個房間，落入黑暗和沉寂裏，醫師跟姑娘屏息不動，讓時間一秒秒的過去。醫師常常抬起頭，看着化妝室的那一面。忽然緊張的時間來了。醫師向姑娘附耳低聲說：「你聽到嗎？」

「喲，有一點聲音是什麼呵？」姑娘怯怯的說着，往床上抬起身來。

醫師忙用手按在她的身上，說：「快躺下去，別抬起身來。」

在寂靜中，什麼聲音都聽得非常清楚，化妝室的窗邊，腳步聲已停止，醫師俯身到姑娘旁邊，說：「來了！」

腳步聲低得幾乎進不出來，却一步步的逼近，好像踏進臥房來了。醫師伸出抖抖的手，緊握着手鎗，不敢作聲。臥房裏十分黑暗，什麼都瞧不出，只覺得有一件東西，一刻一刻的逼近，兩人接着那件東西，好像在牀前五六步處立定，在那裏定方向。姑娘跟醫師不禁冷汗浹背，醫師的手指，正要扳動鎗機，但記起羅賓的囑咐，不覺躊躇起來。這已經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了。醫師的眼睛，在黑暗中慣了一點，覺得面前的確有一個黑影，又在移動起來，不知不覺的把手鎗口對着。

在恐怖的寂靜和黑暗中，那怪魔之影，已經迫近一米突的眼前。突然屋角裏起了一點細微的聲音，一道閃亮的光線，劃破屋裏的黑暗，浴着光的是一個男人，姑娘幾乎失聲驚呼。她看見那個男人，立在自己的牀前，舉着銳利的白刃，正想向自己刺下來。這男人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的父親，穆梯司伯爵！同時燈光一暗，醫師閉着眼睛，就開放手鎗，砰的一響，連臥房的玻璃窗也震動着。

「不許開鎗，」在黑暗中有人厲聲喊着，正是羅賓的聲音；接着一陣迫促的腳步聲，在門外消滅了。

這時醫師倉皇失措，站不起身來，只好說：「特奇瑪先生，我給他逃走了。」

「不妨，你看清楚了沒有？讓他逃走吧。」羅賓很鎮靜的說着。

醫師默默的坐着。羅賓開了電燈，明亮的燈光裏，只見姑娘頹喪的橫在牀上，醫師雙手捧着頭，伏在她的旁邊。羅賓也坐到椅上，含笑說：「好了，事情已經解決，你在做什麼呢？」

醫師雙手仍舊遮着臉，喃喃的說：「伯爵確是伯爵！」

羅賓說：「姑娘受驚了，你照看她一下吧。」

羅賓便走到化妝室裏，跳出窗口，站在走廊中，望見伯爵房裏的窗開着，薄暗的光線，照着一張空牀，房裏連人影也沒有。於是他再回到姑娘的房中，薩威醫師低聲說：「姑娘像睡着了，大概她是受驚過度的緣故，別去驚動她，讓她好好的休息一會吧。」

兩人走到餐室裏，羅賓拿起桌上的玻璃杯，倒了些水喝了，對醫師說：「這樣不幸的事，愛意姑娘會立刻忘掉的。」

醫師搖頭說：「未必，到底是父親……」

「他不是愛意的父親！」羅賓便告訴醫師：「真的穆梯司伯爵，早在二十年前去世。——待我從頭告訴你。愛意誕生的時候，她的親父因病死了，她的母親就跟丈夫的一個堂兄結婚，這就是現在的伯爵。不久，愛意的母親也死了，現在的伯爵，說是要帶了愛意姑娘到外國去，買了這古屋。從此他隱居鄉間，把愛意姑娘算作自己的女兒，人們都給他瞞過

了，連愛意自己也不知道。」

醫師問：「那末你何以知道呢？」

「我昨天趕回巴黎，向市政府登記處、公證署全調查過，因此明白了底細。」

「就算如此，那末他何必害死姑娘呢？」

羅賓說：「初看起來，的確十分奇怪。但我想，姑娘今年二十一歲了，正達法定的成年年齡，財產的承繼權，就有了問題。母親的遺產，當然要移交愛意的手。如果伯爵真的中毒生病，那末想害死伯爵和姑娘，覬覦這筆財產的，一定是父女兩人極接近的親族。但這個近親，據我調查所得，是一個名譽極好的老紳士，年已八十多歲，絕無可疑處。因此我在伯爵的病上着想了。」

醫師說：「但伯爵顯然是生病呵。」

羅賓說：「我並不是懷疑你的醫術，但不能行走的病人，竟來越窗行刺，這一定有陰謀在內了。我開頭不過設想：如果伯爵是假裝生病，那末他是爲着什麼呢？我向公證署調查，立刻解決了這疑團。愛意姑娘在下月十五日，要從公證人處，領受母親的遺產一千五百萬法郎；那時要開親族會議，伯爵因爲監護人的資格，也得出席。若是伯爵要抓到這筆財產，自由使用，他該怎樣辦呢？」

醫師聽到這裏，只是點頭。羅賓接着說：「自然那時也該留一點錢，給兩人可以自由使用的。但繼承的財產，任是監護人，也不能移動。況且一明白這人不是親身的父親，彼此就要生出隔膜來，這不是一個突變嗎？」

醫師說：「但是愛意姑娘一定有相當辦法的。」

羅賓搖頭說：「如果人心這樣的容易滿足，世界上也不會有罪惡了。」

醫師說：「但愛意姑娘一時未必接管財產，仍得委託伯爵經理，他何必急不及待的下毒手呢？」

羅賓說：「從姑娘的信中，我知道她和凡爾塞女友的哥哥，訂了婚約，好像伯爵對於這事，堅持反對。但那有什麼用

處姑娘一到法定成年，辦妥繼承財產的事，就可以很體面的結婚。伯爵到這時候，自然要認爲無可挽回的厄運唯一的辦法，便是趁現在結果姑娘的性命呵！」

醫師連連的點頭說：「經你這樣一解釋，我完全明白了。」

「對呵！現在把愛意姑娘除掉，一千五百萬法郎，伯爵自己，可以直接承受了。」

醫師說：「萬一露了破綻，那就完了！」

羅賓說：「他十分小心，一次次的使愛意碰到危險，無非想嫁禍於人。自己假裝生病，不能行走，因爲姑娘常遭到危險，他耽憂的很，病勢更重，人家自然不致懷疑了。不料聽說愛意姑娘明天要出門，今夜放她逃過後，在十五日之前，再沒有機會，那不是完了嗎？所以他在今夜，就斷然的來下毒手了。」

「難道他不知道我們的計劃嗎？」

「他以爲我們倆在旁，非常礙眼；我們的計劃，他雖然不覺得，我們的行動，他是十分注意的。昨夜他見我們外出後，還不敢立刻實行，怕會有誰要回來。你是不必說了，我在他也有除去之必要。果然他夜裏等候在我時常跳越的牆下。」

醫師忙問：「他見了你怎樣？」

羅賓說：「他一見我在樹枝上，立刻開鎗，子彈恰中我所抱的樹枝；我便倒掛在枝上，手足垂着，裝做中鎗斃命。他放心了，在住宅的周圍徘徊一會，下了決心，回到房裏，拿了刀出來。他竟不知道我跟在他的背後，一步步的蹣跚到姑娘房中來了……」他說到這裏，不禁笑了起來。

醫師很誠懇的說：「你何不早點把他捉住，只要你見了他的臉，就可以放他逃走了。」

「這樣，非但姑娘不相信，你也不會相信，我反而成了離間人家家庭的惡徒了。姑娘那一方面，請你慢慢的告訴她，也許她以後可以步入幸福之途了。」

醫師點點頭，握着羅賓的手，正色說：「全仗你的力量，暴露了這可怕的陰謀，這是姑娘莫大的幸福，由我代表她，向

你道謝吧！我爲表示姑娘與我的感激，打算寫一封信，給警察總監，報告你勇敢的行爲和卓越的見識。你是跟警察廳很有關係的人，這封信對你很有益處，想你總是答應的。」

羅賓大笑說：「好極了，這種信在我意是莫大的快樂。那末請你寫信給警察廳的偵探長甘聶瑪，說巴黎山雪露街的特奇瑪，做了這樣的一件事，你肯寫這封信，不但我十分快樂，甘聶瑪偵探長想來也是很歡喜的。前幾天我還受了他的囑託，破了紅肩巾一案呢！」

(八) 婚 戒

尤蘭抱着她的孩子，做出很慈愛很溫存的样子，說：「聽我的話，你祖母一向不喜歡小孩子，今天却要叫你去，你得裝出好模樣來，討她的歡喜。」她又回頭吩咐保姆：「在那邊晚餐之後，立刻帶他回到這裏……老爺現在屋裏嗎？」

保姆說：「是呀，老爺在書房裏有事。」

尤蘭靠在窗上，目送保姆牽着孩子的手，走出門去，孩子照例回頭，向着樓上，對媽做接吻的手勢，誰知保姆狠狠的推着孩子肩胛，不讓他就攔。尤蘭一見保姆那樣粗暴的樣子，吃了一驚，把頭探出窗外，看着在轉彎角上，停着一輛汽車，跳下一個男子來，很快的走近孩子的身邊。這男子向保姆使了一個眼色，立刻抱起孩子，坐到汽身中去，汽車嗚嗚的開走了。尤蘭認識這男子不是別人，正是她丈夫的心腹書記龐造。這一段事發生的經過，不到十分鐘。尤蘭嚇得魂飛魄散，回到自己房裏，拿了大衣想趕出去，不料門已下鎖，再趕到客室裏，客室門也下鎖了。

她在無可奈何中，忽然想起近幾時來，丈夫對於自己的態度，總是冷冷的，從來沒有一句好話；就是問他什麼話，他也愛答非答的。她不禁暗想：「難道是他……把孩子……」她急起來，一邊用拳打着門，一邊用腳踢着門，門竟不開。她又回到自己房裏，連連的按着鈴，半晌連僕人的影踪也不見。她更是焦急，再奔到客室中，預備用力打門。

門上的鑰匙孔裏一聲響，門突然開了。尤蘭的丈夫華立倍伯爵帶着鋼鐵一樣的臉色，站在門口。尤蘭一見，不禁打了一個寒噤。伯爵慢慢的走近尤蘭身邊，尤蘭慌得不知所措，只好戰戰兢兢的站在那裏，聽候他的擺佈……

伯爵突然撲過去，扼住尤蘭的咽喉，喝着：「不許聲張！一開口，就要你的命！」尤蘭毫無抵抗的樣子，伯爵放了手，在衣袋裏取出兩條細繩，把她的四肢，完全綁住，橫陳在沙發上。

屋裏漸暗，伯爵開了電燈，慢慢走到尤蘭的書桌旁。他想檢查她抽斗中的書信。可是抽斗上着鎖，伯爵又在身邊拿出鈎子似的鐵絲來，向鑰孔中一撥，居然把抽斗打開。他一邊亂翻着書信，一邊喃喃的說：「空費時間呵，未必找得到什麼證據的。——沒有證據也不要緊，孩子總不會還你的了。」

伯爵舉步想出去，正巧書記龐浩迎面進來，於是附耳低談了幾句。尤蘭只聽得書記說：「我遵你的吩咐，已去關照首飾店老闆了。」

伯爵說：「母親打電話來，一定要明天正午來，就在那時候辦吧。」

尤蘭聽着，接着是鎖門聲，下樓的脚步聲。下面便是伯爵的書房。她如癡似醉的，被縛在那裏，只好呆想：丈夫對於自己，已經抱着厭棄的態度，正在那裏找離婚的藉口，所以要得到什麼證據。這幾天他遣開了家中別的僕人，只留下心腹書記和保姆，幫他行事，先搶走了自己的孩子。——可憐的孩子，也許永遠不能見面了。她十分心痛，珠淚紛灑，爲她的孩子就心。

她掙扎着，細繩已嵌入肉中，很是難受；但她念兒情切，不顧自己的危險，想解去繩子，掙扎又掙扎，居然給她解去了第一個結，雙臂已能自由，接着腿上的綁縛也解去了。她雖然自由，可是不知先做什麼事，行伶弱質，怎能脫出這牢籠。她走到窗口，看見下面有一個警察，在那裏踱來踱去，她怕伯爵聽得，不敢喊救，自然更不敢從窗口跳下去。她頹喪地走到書桌前，隨手拿了幾本書翻着，想消淡心頭的痛苦。突然在第三本書中，落下一葉名片來。

她立刻拿起這名片一瞧，上面印着的姓名是「馬次琪」還有鉛筆寫着的住址「花市總會」。她想起了，曾在——

次宴會中，碰到這位馬次琪先生，他還很奇妙的告訴她說：「你如遇危急，求人幫忙，只要隨時把這名片封了，投寄郵箱，我總會排除萬難趕到的。」尤蘭看他說的時候，並不是頑話，他帶着熱誠的眼光，使她覺得可信。現在她正是需人幫忙的時候了！她急忙拿出信封，袋了名片，寫了地址，花市總會，走到窗口投了下去，希望有人拾到，肯給她送去，或代寄郵箱。雖然這希望是極微的，在無可奈何中，只有一試再說。

她投下去後，又想起來了：這人可能躲避過伯爵和書記的目光，混進這屋裏；即使來了，要從這重門深局的屋裏，救自己出去，談何容易！她越想越覺失望，昏昏沉沉的倒在沙發上，要哭也沒有眼淚，只有兩耳，還覺銳敏——長夜漫漫，寒氣凜冽，寂寞的街頭，偶爾有車輛經過，送來蹄聲和輪聲，屋裏却只有時鐘單調的響聲。

隔了一會，突然有腳步聲上樓，驚動了她，抬起身來，但腳步聲也沒有了。半小時後，又有腳步聲下樓。她才知道丈夫吃完了東西，又回到書房中去。她在模模糊糊中，聽時鐘敲了十二下，已到半夜；接着是一點鐘，兩點鐘，她的意識更昏沉了，在那裏似睡非睡。她夢見強徒從自己的懷抱中，搶走孩子，哇的一聲哭醒過來。

突然門上的鑰孔中，有着聲響，分明伯爵走來，在那裏開門。她霍的跳起身，打量四周，找尋防身的傢伙，可是沒有。門開了，門口站着一個人，可不是伯爵。尤蘭強作鎮靜的說：「呀，你來了！」

這是一個短小精悍的青年，像是上流社會人物，正是別來無恙的馬次琪。他含着微笑，走近尤蘭的身旁。她感覺連連的說：「你果然來了……」

馬次琪點點頭說：「現在才接到信，所以來遲了。」

尤蘭很驚異的說：「你居然接到那名片？但是深更半夜，你怎樣來的呢？」

馬次琪說：「是的，我竟來了。」他看見沙發上的細繩，便問：「你可是被綁着的嗎？我想是伯爵綁着的，可不是，但屋裏爲什麼這樣寒冷——呀，窗都開着的。」便走過去，把窗關好，聲音很重的。

尤蘭喊着：「輕一點，免得給下面的人聽到。」

馬次琪說：「放心，屋裏已經沒有別的人了。」

尤蘭說：「方才……」

馬次琪很快的說：「伯爵在一刻鐘前出去了，是到他母親那裏去的。」

尤蘭問：「你何以知道呢？」

馬次琪閑閑的說：「我正在你家門外窺探，看見伯爵帶了他的書記，一同出來，我也就進來了。」他款款的告訴她，態度十分鎮靜，但是尤蘭還很不安。

「也許他就是回來的呀。」她蹣跚的問。

「自然，不到三刻鐘的。」馬次琪說。

尤蘭很慌忙的說：「三刻鐘工夫，做什麼好；我可不能穀拋棄了我的孩子呀。」

馬次琪安慰她說：「等一下……」

「等一下怎樣？孩子在他的手中，也許要受他的擺佈，這怎麼好？」尤蘭越說越焦急，興奮得跳起來，推開馬次琪，預備奔出去。

馬次琪握着她的手，叫她再坐在沙發上，對她說：「別這樣焦急，且聽我的話。現在的時間，每一分鐘都不能讓它隨便浪費的——你可記得，在這六年中，我曾跟你會過四次，第四次就是在這裏會見你的……那次我太熱情，言語中間有所冒瀆，使你不快；我自己也知道，因此好久不來候你。但是我細想，那時夾在書中的名片，蒙你保存到如今，還未忘昔日之情，向我求援，可見你還相信我——你別誤會，我冒着萬險到此，決無惡意；我決意使你免除危險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！」

年輕的尤蘭，聽着他那熱情而又微顫的聲音，很受感動；她向他看了一眼，見他眼睛裏含着淚珠，她自己的臉上也泛着紅暈。馬次琪又說：「放心，你不用耽憂。現在是兩點三十五分，伯爵一定要到三點一刻才回來，三點鐘出去也還來

得及，並且可以帶你到你所希望的地方去。但你得給我知道一切底細才好。」

尤蘭忙問：「你要叫我做什麼？」

馬次琪答：「你得又坦白又清楚的，回答我的問題；時間綽綽有餘，還有二十分鐘，但來不及遲疑了。」

尤蘭說：「你有什麼話，我一定回答你。」

馬次琪便問：「你可知道，伯爵有什麼可怕的陰謀嗎？」

「沒有……」尤蘭搖搖頭。

「只有關於孩子的事情嗎？」馬次琪又問。

「不錯。」

「那末伯爵另有所歡，因此他們把你看作眼中釘，想丟了你，可不是嗎？請你告訴我，伯爵想跟那情婦結婚嗎？」

尤蘭點點頭。

馬次琪說：「我知道，伯爵的情婦，沒有什麼財產，伯爵的財產，早已揮霍完了，現在只靠他母親幫助他一點錢……」

尤蘭說：「孩子的名義上，財產却很不錯。兩個伯父的遺產，都是歸孩子的名義承受的。」

馬次琪說：「是呀，伯爵跟你離婚，把孩子留在自己身邊，就是覬覦這些錢呀。」

尤蘭說：「我想也是如此。」

馬次琪說：「伯爵可跟你談起過離婚的話嗎？」

尤蘭說：「他雖有表示，我自然不答應，母親是嚴格的天主教徒，也反對無理由的離婚。因此伯爵一定要找出我有

什麼穢行好藉口跟我分離。」

馬次琪笑着說：「這可做不到呵。——但今天發生這樣的事變，他一定找到什麼把柄了。」

尤蘭叫着：「有什麼把柄呵！」

馬次琪說：「伯爵早有存心，此刻把你監禁，一邊搶走孩子——定是……」

尤蘭說：「我的行動，絕無不可告人的事。」

馬次琪說：「你且仔細想一下——這一大堆書信中，可有什麼不能給伯爵瞧見的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她搖搖頭。

「你近來可有什麼親密的男友往還嗎？」

「這樣的男友一個也沒有。」

「伯爵可跟你問過這些話嗎？」

「不會。」

「伯爵細綁你的時候，可有什麼人在旁邊？」

「屋裏只是我和他。他才想出去時，書記龐造湊巧回來了。」

馬次琪很注意的問：「就只這一點嗎？」

尤蘭便提起伯爵和書記談起什麼首飾店的話。

馬次琪問：「你可知道是誰家的首飾店？」

「這裏往來的，有兩三家首飾店，我不知道指那一家。」

馬次琪又問：「那末你的首飾呢？」

「全給我丈夫賣掉了。」

「一點也不留下嗎？」

她點頭稱是。接着伸出手來說：「只剩這個戒指了。」

馬次琪看了一眼，問：「這是婚戒嗎？」

「是的……不過……」她臉紅了，言語有點支吾，喃喃地說：「這是……但他那裏會知道這些事呢？」
馬次琪細察那戒指，只聽得她說：「實在這不是婚戒了。好久之前，我偶然疎忽，把婚戒在煖爐上擺了一擺，不知怎的失去了，尋找不到。我只好私鑄了這個。丈夫是不知道的。」

馬次琪問：「從前那個戒指，可刻着結婚日子嗎？」

尤蘭說：「是的，刻着十月二十三日。」

「這一個呢？」

她沉吟一下，便說：「沒有刻什麼。」

馬次琪湊過去，說：「我有點明白，這戒指上……你別瞞我呀。」

尤蘭問：「戒指是微物，你何必這樣耽心呢？」

馬次琪說：「纖芥微物，足釀大禍。時間很迫促，快說給我聽吧。」

尤蘭才說：「那末我來告訴你。那時我被丈夫厭棄，又受到旁人輕視，心中十分難過，不由得記起了往事。我在結婚之前，曾受一個男子的熱愛，但沒有什麼成就，就告分手。那男子現已去世，我在寂寞的境遇下，不暇考慮，把這人的姓名，刻在婚戒上面，以代表念舊之情。其實我已爲人妻，不該出此，但心底的憶念，怎能忘懷呢？」她斷斷續續的說着，好像在那裏追念淡似煙雲的舊夢。馬次琪也知道這是她坦白的話。尤蘭看見馬次琪默默的，反而不安起來，說：「你相信我的自白嗎？我丈夫把這事……」

馬次琪說：「也許你的丈夫知道這事，所以要在母親之前，檢查你的戒指，發見了男子的姓名，便可藉口不貞，跟你離婚。」他見她吃了一驚，忙帶着安慰的聲調說：「你別耽憂。這戒指給我，我在正午之前，一定掣一個刻着日子的戒指來。日子是十月……」

尤蘭說：「十月二十三日。但叫我怎樣才好？」那時她的玉容失色，緊握着馬次琪的手。

馬次琪問：「你害怕什麼？」

「叫我怎樣才好？這戒指很小，嵌入肉中，無論如何也拿不下，除非把手指割斷，沒有別的方法了。」尤蘭說着，用力想把戒指除脫，但是戴得很緊，只把指上的肉擠在一起，戒指終於除不脫。

「拿不下呵！」她喃喃的說着，突然像想起什麼，跳起身來說：「是了是了！」

馬次琪見她這態度，吃了一驚，看着她。

尤蘭繼續說：「前幾天，有一次，丈夫很親密的握着我的手，說：『這戒指可以拿下來給我看看嗎？』幸而這戒指戴得很緊，拿也拿不下，倒掩過了我的窘態。丈夫又說：『戒指已經嵌在肉裏了，這個不好，趕緊叫首飾店裏的人，來把它剪斷。』他當時想立刻打電話給首飾店，我極力阻住了。唉，我怎會忘記了這事呢？」

馬次琪睜大了眼睛說：「有過這回事嗎？」

尤蘭低頭，把臉龐堆在雙手裏，嚶嚶啜泣。突然時鐘鏗鏘的打了三下。尤蘭直跳起來說：「他三點鐘要回來了，快放我逃走！他要來了！」她像發狂似的向門口跑去。

「你還是留在這裏好！」馬次琪很快的攔住她，推着她的雙手，用堅決的聲音說：「鎮靜一下。如果你現在逃走，正好答應他離婚，這是不行的。你應該努力，努力！在母親之前，你更要顯出坦白的態度。我總在正午之前，給你把戒指設法好，就是伯爵帶了首飾匠來，剪斷這戒指時，只要戒指上刻着結婚日子就可呀，請你相信我。」

尤蘭把戴戒指的指頭，在口裏咬着，很驚異的聽馬次琪說話。然後她說：「不行。現在我寧願砍斷指頭，把戒指取去的。」

馬次琪搖頭說：「如果伯爵不見你戴着戒指，他更要疑心你了。他很溫柔的扶着尤蘭，送她到沙發邊，她無可奈何，只好仍舊橫躺着，任馬次琪拿起細繩，急急的把她照樣網綁。馬次琪說：「你別聲張，我仍舊把你網綁在那裏。伯爵來了，你也不用說什麼話，一切都由我來給你解決吧。」

接着馬次琪很周到的檢視室內，不讓什麼可疑的形跡留下。「你不用焦急，一切的事，由我在此幫助你。」他附耳對尤蘭說了這話，很快的開門出去了。

尤蘭在那裏聽得時鐘報了三點半，有一輛汽車停在門口；接着一陣粗暴的腳步聲，走上樓來。冷酷的伯爵便在屋裏出現。他默不作聲，上前看看尤蘭的綁縛，又撫摩她帶戒指的手。她覺得頭腦昏沉，意識也漸模糊了。

尤蘭一覺醒來，看見日高三竿，時間已經不早。她又覺得十分自由，四肢上的網縛，不知什麼時候被解去了。她突然疑心戒指有什麼變動；仔細一看，原物好端端的戴在指上，要拿也拿不下來。她一邊胡亂地想着，一邊站起身來，伯爵又進來了，很冷酷的站在那裏，不作一聲。尤蘭怯怯的說：「把我的孩子還我呀！」

「孩子？」伯爵說，「他在很安全的地方。我們且放開孩子，談你自己的問題。要知道我跟你談話，也只有今天一次，等一會在母親面前，我把原由告訴你，諒你未必有什麼聲辯的。」

尤蘭說：「一切隨你做去吧。」

伯爵問：「那末可以請母親來了嗎？」

尤蘭說：「好的，讓我略略打扮一下。」

伯爵說：「母親已在這裏了。」

「喲，她老人家就來了嗎？」尤蘭驚呼失聲，突然想起馬次琪的話來。

伯爵說：「你何必驚慌呢？」

尤蘭已知危機緊迫，便說：「現在不行，至早到正午，我方可……」

伯爵決然說：「不行！」

尤蘭十分絕望，哀求說：「求你遲一下吧。」

伯爵很嚴厲的說：「不行，你得聽我的話！昨夜有人冒充母親的名義，打電話叫我去，弄得家裏沒有看守的人，險些

有了事故，真是奇怪。現在我知道不能遲延，本來打算今天午刻，也得提早行事。如果你覺得飢餓，不妨先來吃一點東西。」

尤蘭搖頭說：「我什麼也吃不下。」

「那末待我去請母親進來。」伯爵說罷，轉身退出，接着就偕了母親一同進來坐定。伯爵的母親，身材很高，臉色嚴厲，下顎突出，眼鏡戴得很低。她對尤蘭說：「你丈夫告訴了我這件事，我還不會詳細明白，不知道從那裏說起。」

伯爵很快的接口說：「我已經得到證據，這事便可大白了。三個月前，屋裏更換地氈，僕人拾到一個戒指，不敢隱瞞，交給書記。我一看，正是我給尤蘭的婚戒，上面還刻着結婚的日子。」

母親問：「現在尤蘭帶着的戒指，是那裏來的呢？」

伯爵說：「我的書記龐造，已經把這一件事，調查清楚。尤蘭失了戒指，瞞着我，在市梢一家小首飾店裏，另製一個。據首飾店中的人說，這戒指上並不刻日子，却刻着一個男子的姓名，是些什麼，已經忘了。但他一見實在的東西，就可以辨出是自己刻製的。今晨九點鐘光景，我差了龐造去喊他來，我在書房裏等候着。」伯爵頓了一下，很忍心的看着尤蘭說：「把你戴的戒指給我看！」

尤蘭說：「這戒指很緊，無論怎樣，總拿不下來，你是知道的。」

伯爵說：「好在首飾店裏的人，是帶了工具來的，叫他來截斷了吧。」

尤蘭很微弱的答應了一聲。那時她知道無從掩飾，心痛欲裂。戒指一斷，裏面刻着的人名，就可發見，自然成功。伯爵母子驅逐她的藉口，從此孩子永遠不能回到自己的身邊，起訴也是沒有用的。尤蘭越想越傷心，想還是命奪回孩子，母子兩人，逃到很遠的地方，相依度日，就是貧苦，總比分離好。她正在亂想。母親在很嚴厲的對她說：「尤蘭，你太不知自愛了！」

尤蘭起初想把全部事實，和盤托出，但轉念一想，這有什麼用，反正母親總不想相信的，所以她緘口不作聲。

這時伯爵帶了書記和一個工匠模樣的人進來。伯爵回頭對那個工匠說：「你知道做什麼事嗎？」

工匠說：「知道，我是把夫人戴着的戒指取下來。」

伯爵說：「你所刻的字可記得嗎？」

工匠說：「現在我早忘了；但只要我一動手，就可以看見那幾個字了。」

尤蘭看着壁上時鐘，已是十一點十分。她突然聽得門口有人高聲說話。她的心跳得很利害，暗想馬次琪來援手了；但聲音漸遠，她又完全絕望，只好聽憑命運擺佈。那時工匠污穢的手，已接觸她的手，她畏怯的縮了一縮。工匠回頭，望着伯爵。

伯爵很冷峻的說：「尤蘭，好好的讓他工作呀。」

工匠便執着尤蘭的手，放在桌上，拿出工具來。那時尤蘭沉入絕望之淵，神經麻木，也不知道痛苦，只覺得冷冷的鋼鐵接觸在肌膚上，指上的肉壓迫着，一生的幸福，就在這剎那間要完了。忽然啞的一聲，指上的壓迫突輕，只肌膚還有點痛。工匠手中，拿着一個拉長的戒指。

伯爵說：「快給我看。母親也可以親眼瞧見，裏面究竟刻着什麼字，一切就可以解決了！」工匠便把那拉長的戒指，交給伯爵。伯爵接過，仔細的看着，不覺直跳起來，失聲說：「奇了！這是什麼話？」

戒指裏面，明明刻着他和尤蘭結婚的日子：十月二十三日。

那時我跟亞森羅賓，正坐在公園中的草地上，羅賓宛宛的把這件事告訴我。他說完了，點着紙煙，吸了一口。我聽得很神往，便問：「往後呢？」

「這便完了，往後沒有什麼了。」

我說：「這結束太奇怪，出人意外。」

「本來沒有什麼結束。」

「你在跟我說玩話吧？」

羅賓說：「你可以想像得到。這樣一來，老夫人自然反對離婚，孩子仍舊交還尤蘭。後來伯爵游蕩在外，索性不回家，母子兩人的生活，很是快樂。——是呀，那孩子今年已經十六歲了。」

我問：「但是伯爵夫人的戒指，到底在什麼時候調換的，你可沒有提起呀。」

「呀，你這人老愛打破沙鍋問到底！」羅賓嚷着，從衣袋中拿出一個五法郎的銀幣，給我看了，握在手中，問我：「我手中的是什麼東西？」

我說：「五法郎的銀幣。」

羅賓含笑，攤開手來，却是一個十法郎的金幣。他便說：「怎樣？首飾店工選取下來的戒指，原刻着男人的姓名；但交到伯爵手中去的，是另外一個戒指了。」

我問：「這工匠是誰呢？」

羅賓說：「不用說，就是那位馬次琪先生。他那夜曾在伯爵書房中，檢閱抽斗裏的書信，發見首飾店的店名。於是，他趕到店裏，花了一百法郎做賄賂，又在那邊把另一戒指，刻了日子，截斷拉長了，帶在身邊應用。」

我聽到這裏，不禁連聲贊好，可是還有一些疑團，索性問個明白，便問：「那位馬次琪究竟是誰？」

羅賓含笑說：「不敢，就是在下，亞森羅賓！」

我覺得羅賓和伯爵夫人的關係，有點可疑，他為什麼留下那名片？又問：「夫人把去世的情人名字，刻在戒指上，你可感到不快嗎？」

羅賓很閑淡的說：「反正業已去世，有什麼芥蒂呢？我很滿足了。——且慢，我給你看看伯爵夫人的戒指。」他從身邊掏出一個小紙包，十分鄭重的打開，拿出一個戒指。

我看着戒指裏面所刻的名字，却是「特奇瑪。」我不說話，看着羅賓，見他的臉上，帶着一種陰暗的神色。我不禁問：

「那末你是死過一次了。」

羅賓悶悶的說：「那時節人却是不同的。」

我想羅賓把這段情史告訴我，回憶前塵，一定有着悔意。然而我的心中，還有問題想傾吐，不管是否冒昧。於是我又問：「後來你可會晤伯爵夫人嗎？」

羅賓很從容的說：「我只偶而和她在路上遇見，點頭招呼。我絕不去訪她。我每次看見她，心中異常難受。我實在是不幸的人呀！」

我問：「你們如今還心心相印嗎？」

羅賓說：「我不知道。然而她總忘不了我。」

我又問：「她也感謝你嗎？」

羅賓說：「自然，我給她奪回了寶貴的孩子。」

(九) 同車客

下面是亞森羅賓的話。

前一天，我打發自己的汽車，前往魯昂等我，我在巴黎站搭了火車，順道想去探望塞納河上的幾個朋友。火車還未啓行的時候，有六七個客人，闖入我的車室中來，其中大部份是吸烟的，我很覺不耐，對於這樣的旅伴，雖然路程很短，也感煩厭。於是我把放開的外衣、報紙、鐵路指南等，一起拿了，避到隔壁的車室裏。

隔壁的車室中，只有一位女客，她一見我進去，露出不高興的樣子，身子向那個立在踏腳板上的紳士靠去。我在旁打量着，知道這紳士是她的丈夫，那紳士也向我看了一眼，便俯身向他的妻，低聲說了幾句，他的眼裏，閃動着安慰對方

的光輝，臉上露着微笑。這個倒對我很有幫助。那位女客也嫣然一笑，又用和藹的眼光，向我看着；看她的樣子，大概相信我是正當當的人士，就是單和她兩個，闕在六尺見方的車室中一兩小時，也無足害怕的。那時她丈夫在對她說：「親愛的，我要走了，還有別的事呢。你別介意呀。」他很熱情的吻了她一下，匆匆走出車箱；那位女客靠在車窗中，愛嬌地做出撮唇送吻的樣子，又掬出身邊的手絹來揮着，口笛聲裏，車輪轆轤的轉動了。

那時候車站上的職工，在呼住遲來旅客，不准跳上列車，然後禁止不了。我們車室的門，突然開了，跳上一個人來。那位女客在站起身，整理網架上的什物，跟這上來的人打了一個照面，喉間發出低聲的驚呼，頹然坐倒在椅上。我見她這個樣子，不禁怔住，心想她爲什麼見了上來的客人，這樣害怕呢？

那個來客，居然在列車開行時跳上來，可見是個粗魯的傢伙；然而我打量他的容貌和態度，倒也未必這樣。他的服飾很漂亮，像領結手套那些細微的東西，也很考究。臉上顯出精明強悍的神情……我突然覺得他的容貌很面熟，曾經在什麼地方瞧見過。不錯，我可以確定瞧見過的，至少我或是看慣了他的照片，把他的影像深嵌在腦海裏。但是我雖覺得面熟，仔細想去，總想不起來。

我把眼光移到那位女客身上，突見她面容泛成蒼白色，樣子像十分不寧；她向來客瞧了又瞧，好像很是吃驚，我倒覺得奇怪了。那來客已在她旁邊的座上坐下，她的手袋原放在墊子上，她却抖抖的把纖手伸出去，疾忙把手袋抓住，放到身上。她這個動作，逃不過我的眼睛，我和她的眼光一接觸，感到她的樣子，實在瑟縮可憐。我不禁問她：「夫人，我希望你沒有什麼不舒服吧，我可以給你打開這車窗嗎？」

她並不說什麼，只對我略使眼色，叫我注意那個來客。我像她的丈夫一樣，聳肩微笑，好像暗示她不必害怕，那來客並沒有特異的樣子，而且還有我在車室裏呢。這時那人的眼光，也轉向我們，仔細把我們打量了一會，便緊擠在一角裏，默默無聲的，也沒有什麼動作。大家沉默了一會，那女客忽然裝出勉強鎮定的樣子，低聲對我說：「他正在我們的車中，你可知道嗎？」

我很奇怪的問：「那一個？」

她的聲音極微，說：「我說的是他……確是他啊。」

我更加不明白了，說：「你指的是誰？」

「亞森羅賓。」她怯生生的說着，恐怖的眼光，注視着那個來客，真奇怪，她不把這個姓名稱呼我，却張冠李戴，移在那人的頭上。我再打量那人一眼，他正蜷伏着，帽子遮得很低，不知道他預備假寐一會呢？還是怕我們發見他是誰呢？

我輕聲告訴那位女客：「昨天法庭上，對於羅賓作缺席判決，處二十年徒刑。據新聞紙上的報道，他從宋特監獄脫逃後，前往土耳其過冬，如今怎敢在大庭廣眾中，公然露面呢？」

那女客提高聲音，像故意要那來客聽得似的，回答我說：「我丈夫是一個代獄官。方才車站上的稽查，親自告訴我，說羅賓正在這列車中，他們預備搜尋出來。」

我就問：「何以見得？」

她說：「據說有人會見他買一張到魯昂去的車票。」

我說：「既然這樣，不是很容易的把他捉下嗎？」

她說：「也許他在快車中，跳到我們這邊車中來躲避……他大概是這樣的。」

我說：「車掌和警察們，既在這列車裏，逐輛搜查，決不會讓他漏網的。也許我們到魯昂時，他早已成擒了。」

她搖頭說：「要捉住他嗎？我想一定不可能，他總能設法逃走的。」

我打趣着說：「那末祝他一路平安吧。」

她說：「他既然在這列車裏，將要幹些什麼事，你試想想看呀。」

我問：「你說的是什麼意思？」

她搖搖頭說：「誰知道他將幹些什麼，我們寧可小心提防着。」

我看女客的樣子，真是十分憂慮，舉動也有點不寧。我很鎮靜的安慰她說：「你放心吧，世界上的事，雖往往有湊巧，但我敢說，羅賓即使在這列車中，除了靜伏避免被拿之外，決不致有什麼舉動的，他那裏肯再惹是非呢！」

女客聽了我的話，明明不能消除心底的疑慮，但她怕我怪她絮叨，也閉口不說什麼了。

我原帶着當天的新聞紙，便展開閱讀，解除旅程中的寂寞；裏面關於羅賓的判決書，一無新鮮的話，倒使我沉沉思睡。近來我夜中不會眠得充分，這時在糢糊中，覺得眼皮很重，頭也在那裏點動，快要垂下來。突然那女客從我手中，把報紙搶去，如怨如怒的說：「先生可不要入睡呵！」

「不睡……我也不想睡！」我趕忙回答她。

她說：「總得特別留心才好呵！」

「我正在特別留心。」我隨口答着，極力和睡魔掙扎，兩眼望着車窗外飛逝的風景線。郊原綠色，天空雲影，好似很紛亂的在我眼前掠過；那恐怖的女客和假寐的男客，都不留在我的心頭了，沉沉的我果然入睡了。

我似乎在做夢，朦朦朧朧的，只覺得好像有一個叫亞森羅賓的人，盤踞在一個所在，忽的轉身飄到天邊去；他背上負着許多寶物，把那村屋裏的東西，全都搶走，在那裏爬牆走壁似的……然而那人的影兒，霍的不是羅賓，他漸漸的向我走來，面目漸漸清楚，影兒越化越大，很快的跳進車裏，撲到我的胸口來……我一聲銳呼，一陣劇痛，不覺驚醒，突見那個同車的男客，一個膝蓋抵住我的胸口，一邊用力扼着我的咽喉。

這時候我無力掙扎，只覺得太陽穴在突突的跳動，兩眼充滿了血，視線也十分糢糊，好像看見那女客驚慌的很，縮在一角戰慄。我的咽喉在格格作響呀，再過一分鐘，我要被扼死了……

那人也覺得我受不住，便略略放鬆，右手掏出一條繩來，一端已打着活結，輕輕一套，我的雙手已經受縛，接着我全身被網綁個結實，嘴裏也被塞了布，喊不出聲來。看那人動作安詳，態度自然，他很沉着的把我擺佈，不說一句話，確是一個老於此道的好手；然而着了道兒的，却是我，却是我亞森羅賓！我在這局勢下，幾乎有點啼笑皆非的樣子。我眼睜睜的

看那惡賊，搜去了我的手冊錢袋，只好自認晦氣！

於是輪到那女客了，他並不注意她，只從地板上拾起手袋，掏出飾物錢包等驗看着。她這時嚇得神智不清，好像免得那惡賊動手似的，急忙脫下她戴着的指戒，戰戰兢兢的交給他。他接過了，看了那女客一眼，她受不住，便暈過去了。

那人仍舊十分冷靜的，返到原座，默默的不再理睬我們。他點了一枝紙煙，一邊吸着，一邊檢驗得到的贓物，神情很是滿意。然而我可不能滿意了。我的損失，一萬二千法郎且慢說，手冊中還來着一些重要的文件，什麼圖樣、預算表、地址單，調查報告、情報人員名單，一束信札。這些我有把握可以追還，但我所頂擔心的，我以後該怎樣呢？

我那些在魯昂的朋友，都知道我叫開洛，裴拉德，而且常打趣我，說我的尊容，有點像劇盜亞森羅賓，因此我倒不能再化裝了；況且方才既有人瞧見亞森羅賓上了火車，不用說魯昂的警務當局，一定接到電報警告。他們必帶了一隊警察，在站上等候，列車一列，定要細加檢查；形跡可疑的旅客，還免不了盤詰扣留。於是我每過一個車站，心中的不安總增加幾分。魯昂的警察，原未必比巴黎的警察能幹，先前我並不就憂。自信可以朦混過去。不料如今有了突變，我已失却自由了。我猜想警察們定能在車中，發現亞森羅賓，像一頭馴善的小羔羊一樣，被縛得很結實。他們對於這個俘虜，只須信手收下，好像在車站上，接受人家送來的一籃野味或一籃果蔬一樣。我既不是自由之身，也只好隨他們擺佈了。

列車如飛的掠過幾個小地方，向魯昂疾駛而去，到下一個停留處就是了……我不但自慮，也替那位同車的暴客就憂。倘若車中只有我一個俘虜，他儘可安心等列車到了魯昂，再悄悄的下去，怎奈車中還有那個女客。她此刻雖很溫順的坐在那裏，等列車一進站，她就要呼援，那暴客只好束手待斃了。我很懷疑他爲什麼不把對付我的手段，來處置這個女客，自己便可輕身遠颺，不怕發覺了。

他很安靜的吸着紙煙，兩眼看着窗外風景線，一陣細雨，撲到車窗上來；他便回頭，隨手拿過我的鐵路指南，翻閱了一會。那女客本來還假裝暈去，怎奈嗅到陣陣煙味，咳嗽起來，她再也不能假裝了，很怕那暴客對她動手。我雖然很難過，但仍在計劃着脫身之策……

我一看窗外，列車像醉漢似的，已到聖愛梯娜……那暴客霍的站起來，向我們走近兩步，女客發出一聲驚呼要暈過去了。我很注意的瞧着，見他把我們那面的車窗拉了下來，外面是傾盆的大雨，他沒有傘，也沒有外衣，樣子好像很不高興。他抬頭向網架上望了一眼，見了那女客的羅傘，便拿在手裏，又把我的外衣披在他的身上。

這時列車正通過塞納河，他翻起褲腳管，靠在車門上，又拔去門鍵。我想在駛得這樣快的列車上跳下去，隨他身手矯健，也是送死。接着列車開進聖喀特玲隧道，那人開了車門，伸出一腳，探那踏板。隧道裏漆暗如墨，他要跳下去，不是發病嗎？突然的車子速度低了，由極快的速度，改成尋常的速度，一會兒更慢了。我才知道——那人也知道，這隧道中正在修理，因此列車減低速度，緩緩前進。他很從容的，把另一隻腳伸到踏板上，輕輕的跳了下去，一邊還帶上了車門。他的影兒在我們眼前一閃，便不見了。

接着，車窗外突然明亮起來，列車已出了隧道，進了山谷，再過一條隧道，就是魯昂了。女客在爲她失去的飾物哭泣。我把懇求的眼光對她看着，她也明白了，忙過來替我除去塞在嘴裏的布，又要給我解去身上的細縛。我急忙阻止她說：「不必，這個得讓警察們過目，好知道這惡賊怎樣打劫我們的。」

她問：「那末可要我拉告警的鈴嗎？」

「太遲了，在他動手時，你就該這樣做了。」

她說：「當時我拉鈴告警，也許會死在他的手下呢。先生，方才我不是告訴你，他在這列車中嗎？我因爲見過他的照片，所以知道，如今我的飾物完了！」

我說：「他們可以拿下他，追還原物的。」

她說：「怎能拿下亞森羅賓！」

我說：「夫人，我告訴你，這全在你呵！等列車開進魯昂車站，你站在窗口，連聲喊救，等警察和站中職工趕來，你就把方才的事變，撮要告訴他們——我怎樣受到襲擊，亞森羅賓怎樣逃下車去，還得說明他的狀貌，戴一頂軟帽，拿着一頂

羅傘——是你的東西；身穿灰色的外衣……」

「是你的東西。」她很快的說。

我忙說：「不是，我沒有外衣的。」

她說：「我記得他方才上車時，不曾帶外衣呵。」

我說：「是他的……除非別的客人剩在車中——總之，這是很重要的，你得說明他下去穿着這件外衣，一件灰色的外衣千萬記着——還有，你丈夫的職位，足以引起他們的關心，你開頭就得向他們報明自己的姓名。」

這時列車已快進站，她探身到車窗口去，我爲了使她記着我的叮囑，便再高聲告訴她：「我的名字叫裴拉德，你不妨告訴他們，說你是認得我的，這樣可以省事些，免得耽誤偵查手續……目前最重要的事，是捉拿亞森羅賓，收回你的飾物……我叫裴拉德，是你丈夫的一個朋友，你千切記着！」

「裴拉德我記得了。」她回答着，列車已經進站，還沒有停住，她就向月台上呼救；有一個紳士攀上車來，接着又有幾個人上車，這真是最危險的一刻！

「亞森羅賓……我們被劫……我的飾物失了……我是蘭諾脫夫人，我的丈夫是一個代獄官……」女客半喘半嚷的說：「好了，我的哥哥喬治來了，他是魯昂銀行的經理。」她和一個剛上車的青年吻了一下，那青年和警察長打了一個招呼，她又哭着說：「是的，亞森羅賓……他趁這位先生睡着的時候，撲上去扼住他的咽喉……這位是我丈夫的朋友裴拉德先生。」

警察長向我看了一眼，問那女客：「那個羅賓呢？」

她說：「列車過塞納河後，穿過隧道，速度減低，他便跳下去了。」

警察長問：「你能確定那人是羅賓嗎？」

她說：「我一見就認識的。在聖拉西爾車站時，曾有人看見他，他戴着一頂軟帽。」

「不對，」警察長說，「他戴着硬毯帽子，像這位先生一樣的。」他指着我的帽子。女客說：「我親見他戴着軟帽，穿着一件灰色的外衣。」

「是的，穿着黑絨領的灰色外衣，電報中原是這樣說的。」警察長自言自語的說。

蘭諾脫夫人歡然說：「不錯，正是黑絨領！」

那時我十分感謝這位好旅伴，心上的鉛塊也放下了。警察們七手八腳的，給我鬆綁。我咬着嘴唇，流出血來，暗把手帕拭着，假作坐久了，不能立直，又因嘴中塞着帕子，所以有那血跡。我用極微弱的聲音，慢慢的說：「警長先生，我知道那暴客正是亞森羅賓……你趕快些，還可捉住他，我強願意幫一點忙……」

警察長下令，把出事的那節車卸下，列車照常駛往哈佛去。月台上的人很多，我們經過，讓出一條路來，讓我們同到站長室去。這時我突然想到，我逗留在這裏，十分危險，萬一巴黎再來一個電報，我怎樣脫身；不如現在趁機溜開，找到我的汽車，高飛遠走。可惜這裏一帶，我很不熟悉，要我去追尋那暴客，絕無希望。於是我鼓起勇氣，在心中鼓勵自己：「好，我就冒險留在這裏，玩一下倒很有趣，雖然事情很無勝利的把握，困難也很多的。」

在站長室裏，警察長向我們盤問，聽取我們的報告。我說：「先生，我的汽車正等候在站前，我想你如願意，跟我同坐去邁羅賓，他走得不遠呢。」

「好主意！」警察長微笑說，「這好主義我早施行了。」

「哦，怎樣？」我忙問他。

警察長說：「沒有多少時候之前，我派了兩個部下追蹤去了。」

我禁不住問：「向那裏追去？」

「自然到隧道口。他們到了那裏，找得羅賓逃走的方向，再緊緊追去。」

我聳聳肩說：「你那兩個部下，怕要徒勞往返了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羅賓用心周詳，決不會在隧道口留下逃走的形跡，他也得抄頂近の間道走的。」

「他定從那邊趕到魯昂來，可逃不過我們的耳目。」警察長很有把握的說。

我說：「他怎肯自投羅網，到魯昂來！」

警察長說：「那末他伏在鄰近的什麼地方，這更好了。」

我說：「我知道他決不躲在鄰近的地方的。」我拿出時錶來看了一眼，又說：「此刻亞森羅賓正盤桓在大南脫車站上，二十二分鐘以前，就是十點五十分鐘時，他在腦特車站，搭了魯昂開去的列車，前往安密杏了。」

「何以見得呢？」

「這很容易的。方才那暴客在車中，翻閱我的鐵路指南，照我的推想，他在看下車的地方，可有什麼支路；支路上可有什麼車站；列車在這車站上可會停留。我才看那鐵路指南，因此猜到他的去向了。」

警察長看着我說：「先生的推想本領很不錯，可見也是專家了。」他的眼光中露出詫異的神色，大概對我也懷疑起來了。

我雖力持鎮靜，然而心理不免陡的一驚，知道自己賣弄聰明，要露出馬腳來了。幸而各方面關於羅賓的照片，都不相同，他決看不出站在這裏的，正是羅賓本人，然而這位警察長已有一點不安的樣子，默然片刻，我竭力按捺我緊張的情緒，勉強帶着笑說：「我損失了手冊和銀錢，心中一急，思想不覺變得銳敏了。我以爲你老人家肯派兩個部下助我，我也許可以……。」

「警察長先生，請你答應裴拉德君的要求吧。」蘭諾脫夫人插口說。

蘭諾脫夫人是一位官員的家眷，從她的口中說出我裴拉德的名字來，形勢陡的改變，警察長的疑團也冰消了。他當即起來說：「裴拉德先生，我急於拿住羅賓，正和你一樣，我答應你，並且預祝你成功。」

警察長把他兩個部下介紹給我：一個名叫馬索，一個名叫狄立扶。他們跟我到站外我的汽車旁，在後面坐定，我在輪旁坐下。汽車夫扳動輪子，魯昂車站慢慢的落入我們的後面——天呵，我已經脫險了！

我已恢復了自由之身，駕着這輛三十五匹的好汽車，沿着這諾曼舊城的散步場，飛馳前進，我不由得起了一陣驕傲心。車上的引擎聲，我聽來好似和諧的音樂。我目送兩旁的樹木，一一飛奔落後，十分快樂；我居然和兩位法律代表的警官通力合作，以亞森羅賓去追蹤亞森羅賓，這不是很有趣的玩意兒嗎？這兩位警官，一向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忠僕，但現在對於我的幫忙，覺得十分得力。汽車經過許多叉路時，幸虧有他們誠懇的指示，我才不致迷失，否則那暴徒早已脫出我的掌握了。

我雖已出險，自己的事還多得很呢。第一，我當然要捉到那暴徒，加以膺懲；第二，我得收回那些被劫的文件。這些文件，不要說不能給那兩位警官拿去，甚至於給他們看見，對我也很不利。因此我決定，一邊要靠這兩位幫助，一邊自己也得單獨做去；兩者不可得兼，我很覺爲難呢。

我們到大南脫車站，遲了三分鐘，列車已經開出；車站上的人告訴我們，果真有一個穿黑絨領、灰色外衣的人，買了一張到安密杏的二等票上車。我很覺高明，因爲我的推想準確，第一次做偵探，就不致失敗了。那時狄立扶告訴我：「這一班是快車，只要十九分鐘，在到達孟德洛利蒲雪之前，是不停留的；我們如不能超出羅賓，先趕到蒲雪車站，那麼他就可安抵安密杏，轉往格來爾，前往巴黎去了。」

「這裏到孟德洛利有多少路？」我問。

「十四哩半。」狄立扶說。

「十九分鐘，趕十四哩半的路……我們是來得及的！」我喃喃的說。

於是我們開始奔逐了。我的汽車，原是上好的，這會更賣力，好像知道我的心事一般，風馳電掣的前進，幫我捉拿那真正的暴徒「亞森羅賓」。那時我們的車子，好像在地面上飛跳而過，路旁記里數的石塊，好像胆怯的小動物，一見我

們接近，就向後逃去。狄立扶在那裏連聲的喊着，吩咐汽車夫：「向右……向左……向前進……！」

我們的汽車趕到路角，看見一縷濃煙，北來的快車也到了。最後的半哩間，汽車跟火車並行賽跑，好像掙扎着誰也不肯放鬆，究竟汽車得到勝利，超過幾百碼路。三秒鐘間，我們趕到月台上，在二等車前停下。車門開了，走下幾個客人，並不見那個暴客在內。我們奔進車中去搜尋，也不見他的影踪。我失聲說：「一定方才我們和火車並行時，給他看見我在汽車中，所以在列車未停時，就跳車下去了。」

那個車掌證實我的話，說列車離站兩百碼外，確見有一個人跳車下去，落在軌道邊上。他一邊說，一邊向前一看，突然喊着：「看呀！他正在那邊……在那交軌的所在。」

我不暇說話，立前向那邊飛奔過去，兩個警官緊跟在我的背後。馬索却是長跑好手，他立刻超過了我，不到幾秒鐘，和那暴客很逼近了。馬索瞧見那暴客跳過一帶矮籬，奔上一片斜坡，很快的隱入一叢小樹林中。我們趕到那邊，見馬索等在林外，他怕和我們分開，孤掌難鳴，所以沒有追進去。我很高興的說：「親愛的朋友，你的主意不錯！那賊奔了一會，定已乏了，總逃不出我們的掌握呢。」

我很怕那賊身邊的文件，落到兩位警官手裏，平地又生風波，所以我一邊察看樹林的邊線，一邊暗暗尋思，怎樣單獨進林，捉拿那賊。我情急智生，立刻有了主意，便對兩個警官說：「我們很容易捉住他，聽我說：馬索，你守在那邊左面，狄立扶，你守在右面。你們守在那裏，便可望見樹林後部，我守在出口上，那賊決不能逃過我們的視線飛去的。如果他聚在林裏不出來，我可以一步步的逼進去，逼他不退到左面，就是退到右面，終要被你們拿住的，你們只要很注意的守着好了。——我還忘記告訴你們，我在林裏，如有警耗，放鎗一響為號，你們就趕進樹林來。」

我吩咐完畢，目送馬索和狄立扶，分頭向兩邊走遠，我自己才很當心的，蹣進林裏去。林裏枝幹交加，四面都是狹狹的小徑，好像綠葉蓋成的小甬道，只能彎彎腰穿行。在一條小徑的盡端，是一片濕草地，正留着一個個明顯的腳印。我就在樹叢裏，借着枝幹遮蔽，悄悄的跟着腳印前進。接着我到了一個小邱腳下，邱上有一座泥灰的小木屋，我知道，這小木

屋正可作守望所，那賊一定是躲在裏面的。

我走近那屋子，聽得「瑟」的一響，知道他正伏在這裏。我忙伏在樹後，偷眼向前看去，正看見那賊的背部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我一箭步躍出樹後，撲上他的背，那賊受了這突來的襲擊，想把手中握着的鎗，回轉來對我，已經不及。我把他拖翻，仰躺在地上，將他兩臂屈壓在他身下，又用一個膝蓋抵住他的胸口，使他動彈不得。我向他附耳低聲說：「朋友，不瞞你說，我就是亞森羅賓，快把我的手冊和那女客的手袋交給我，我使你逃出警察的手，還收容你做個伙伴。你答允嗎？」

「遵命。」那賊低聲說。

我點頭說：「好的，你今天早上的計劃不錯，我們結個朋友吧。」我說着便放鬆了他，立起身來。誰知那賊一蹿起，從身邊拔出一把快刀，向我胸口刺來。

我很快的一手擋開那刀，一手握拳，直擊他的頸動脈，這一擊原是有名的柔術，那賊受不住，便倒在地上暈去了。

在他身上，我找到自己的手冊，一切文件紙幣，原封未動。從那賊自己的手冊裏，我找到一個信封，上面寫着他的名字，叫比爾恩·福來。我一見這名字，突然想起，這個比爾恩·福來，曾手刃譚卜伊夫人母女三人，是烏端城中謀殺案的逃犯；怪不得他上車時，我覺得有點面熟，好像先前曾經見過。我再俯身看他的臉，果然不錯。

那時我不敢怠慢，忙拿起兩張一百法郎的紙幣，放在信封中，還附着一紙，寫着：「亞森羅賓留致兩位得力的助手，馬索與狄立扶二君，以表謝意，幸乞晒納。」我把這信放在中央容易瞧見的所在，又把蘭諾脫夫人的手袋，放在旁邊。我老實說，手袋裏有意味的東西，都給我拿了，只剩一個玳瑁梳子，一支唇膠；論理這位好友救我脫身，我總該全璧歸還，可是我知道她的丈夫，是一個聲名不大好的官員，我自做營業，何用客氣呢？

我布置完畢，看那賊暈倒地上，已有蘇醒的樣子；我想，我既不願意救他，也不能治他的罪，還是交給官中好。於是我不收了他的武器，用我的手鎗，向空放了一鎗。「他們兩個聽到約定的暗號，一定趕來了，讓那賊自尋生路，聽命運作主吧！」我一邊想着，飛奔出樹林，二十分鐘後，在交叉路口，找到我的汽車。

我怕我的底細已經宣傳在魯昂的街頭巷尾，便拍電報給魯昂的朋友，說因事不能前去；我明知他們很失望，然而爲自己的安全計，不得不爽約。那晚六點鐘，我抄間道回到巴黎。一看晚報，知道那個比爾恩·福來，終於落在警官的手裏。

次晨，法蘭西回聲報上，有一節注目的新聞：

「昨天亞森羅賓在蒲雪附近，經過一番冒險的追逐，拿獲烏端城的殺人犯比爾恩·福來。該犯在巴黎與魯昂的火車中，打劫代獄官夫人蘭諾脫的手袋，羅賓已把該裝有飾物的手袋，原璧歸還蘭諾脫夫人，還有兩個魯昂的警官，幫助羅賓拿獲該凶犯，也蒙羅賓優加犒賞云。」

(十) 畫中祕密

那天上午，有一個身材魁梧的漢子，匆匆奔到我的書房中，對我說：「你發電報給我，到底有什麼事情，叫我到這裏來商酌呢？」

我抬頭一看，那個人戴着一頂闊邊的帽子，穿着一件褐色的外衣，胸口斜斜的掛着一條紅帶，鬚髮已經有點發白，模樣像一個陸軍中的退伍軍官。我雖然不認識他，但是我今晨曾拍電報給我友亞森羅賓，請他來此，那末這個退伍軍官一定是羅賓的化裝了。我笑着對他說：「我友，你的手段，神出鬼沒，我早已欽佩；如今我請你來，就有一件神祕的事，要你给我解釋呢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羅賓忙問：「我是一個忙人，時間很寶貴，如果你的事很有趣，請快告訴我，否則我要跟你告別了。」我從書架上，取下一幅配就框子的畫給他瞧，一邊說：「兩三星期以前，我從對河一家舊貨店裏，買回這幅畫來。這畫十分拙劣，但樣子還精美，所以我買了回來的。」

羅賓對着那幅畫，邊瞧邊說：「不錯，這一幅畫是誰家園林一角的寫生，畫得十分拙劣，可是還細密。這小小的亭子，是古希臘式的；這裏又有日晷儀，那魚池旁邊，有幾座石紉，那邊又有木蓋蓋着的井，又有幾個小點子，好像是石墩子。你喚我到此，就是欣賞這一幅畫嗎？」

我忙說：「且慢，你看畫幅角上，還有幾個紅字，不是『15.4.2.』嗎？」

「是呵！」羅賓點點頭。

「這幾個字，定是一八〇二年四月十五日的縮寫，那末這幅畫已是古畫，想來框子也是當時配的。」我很得意的說着。

羅賓却很冷淡的說：「這又有什麼希罕！」

我默默的不說什麼，拿了一個望遠鏡，對準隔街的一間臥室窗口，叫羅賓就鏡中望過去。羅賓仔細看了一會，說：「這是誰家的臥室，幾件木器，一張大牀，一張小牀，掛着雪白的帳子，陳設得還不錯，但跟你的畫有什麼關係呵？」

「你再向臥室的牆上看看呀！」

羅賓再凝望了一下，失聲說：「哎，牆上掛的那幅畫，不是跟你手頭這一幅差不多嗎？」

我很高興的說：「簡直是一樣，那角上如用紅筆寫着『15.4.2.』幾個字，不是很可怪嗎？」

羅賓點頭說：「這事果然很有趣。對面屋中住的人，你可知道嗎？」

我說：「那裏的住戶，是一個靠女紅度日的孀婦，她還有一個女兒。」

羅賓問：「你可知道她們的姓氏？」

我說：「那孀婦名叫露易·郝爾，是大革命時代朗福將軍的後裔。」

「朗福將軍是和許壽兒同上斷頭台的，我可沒有記錯嗎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據書籍中的記載，朗福將軍的私財很可觀呢。」

我一邊點頭答應他，一邊說：「昨天晚上這裏的看門人告訴我，對鄰的那位婦人，跟四月十五日那天，很有關係。這話倒提醒了我。我記得在這裏住了幾年，見那婦人平日一天到晚，忙著針線，總難得出門，她的女兒，在民衆學校讀書，早出晚歸，生活十分刻板，斷不會更變的。但是每年四月十五日那一天，她們母女倆吃過早點，十點鐘便出門去，到傍晚才回家。年常舊規，總是風雨無阻的。」

羅賓聽得很出神，說：「唔，真是這樣嗎？」

我說：「今天正是四月十五日，我請你來此，就是希望用你的智慧，打破這個疑團呢。」

這時，對鄰那間臥房的門開了，那個年輕的婦人，跟她七八歲的女兒，走進房來，換上很整潔的衣服，像端正出門的樣子。羅賓目送她們一出門，立刻抓起帽子，對我說：「我們跟她們走吧。」

我跟着羅賓下樓，走到街上，見那寡婦，正在一家麵包店裏，買了兩個麵包，放在女兒提着的籃裏。我們一眼瞧去，籃裏裝得端端的，全是食物。我和羅賓跟着她們母女倆，轉彎抹角的，走了好些路。我那位朋友，一路上不說半句話，只有時嘴唇微微的動着，我怕打斷他思想的線索，也不用話擾他。

接着那婦人挈着小姑娘，轉了一個彎，走向蘭諾脫街。這一條街十分幽靜，兩旁都是人家住宅，矮牆裏面是院子，綠蔭扶疎，花草繽紛，很有鄉村風味，在這繁華的都市中，另具特色。當年美國名流富蘭克林和本國大文豪巴爾扎克，都曾住過這裏的。這條街的後面，就是塞納河，有幾條小路，可以通到河邊。那時我們跟着前面走着的母女倆，踏上一條小路，一旁有一宅繞着高牆的大屋子，過去又是一堵高牆，牆上青苔斑駁，遠離亂的嵌着許多碎玻璃，中間是一個弧形的門，顯然鎖閉已久。那婦人走到門前，掏出鑰匙，很熟悉的開了門，跟小姑娘走了進去，門隨即掩上。羅賓低聲對我說：「看她們進門去的態度，並不是掩掩飾飾的，也許沒有什麼秘密的所在吧。」

接着，有一對年邁的夫婦，走到門前，掏出鑰匙來開門進去，他們的身上，衣履不完，顯然是乞食為生的老花子。我見

了，正在十分詫異，忽聽得遠處汽笛嗚嗚，有汽車駛到這邊來。羅賓忙拉着我，躲在牆角偷窺。一輛新式的汽車，到蘭諾脫街口，戛然停止，跳下汽車來的，是一個少婦，還牽着一頭哈叭狗。這少婦面容嬌豔，身上穿的衣服，很是漂亮華貴，還戴着一一些珍飾。她到了那門前，也掏出鑰匙，開門進去了。

「好奇怪呵！羅賓也不禁失聲說：『靠女紅度日的婦婦，討飯過日子的花子，和這漂亮華貴的富家女，今天會聚在一起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』」

這時，又有幾個人陸續開門進去。兩個女人，瘦長身材，容貌相似，好像是姊妹。一個胖子，面容骯髒，他的打扮像是糕餅司務，一個是陸軍中的伍長，一個是穿着制服的侍者，最後是一對工人夫婦，帶着四個兒子。這些人先後進門後，便不見旁的到來。我對羅賓說：「他們也許趁這明媚春光，舉行野餐吧。」

「未必！」羅賓搖頭說：「該想這野餐會的分，有嬌婦，有老花子，有富家女，有糕餅司務，有侍者，有陸軍伍長，又有工人。這些人是絕不容易聚在一起的；如今居然在一起，一定有着祕事，可以飽我們眼福了。」

前面的圍牆，並沒有搭腳的地方，而且很高峻，羅賓實在不能夠攀登上去。羅賓向四面看了一會，說：「我還是去找一架梯子來，從梯子上望下去吧。」

我們正在找尋梯子的時候，裏面有一個孩子，提着壺開門出來，正是那工人的小兒子，上店舖沽酒去。不到片刻，他買了酒回來，取出鑰匙開門進去。羅賓趕快跳過去，趁他關門時，把小刀插入門上鑰孔中，門便鎖不上了。

我們等了一會，悄悄的推門進去，在一簇綠沉沉的黃楊樹後藏身。我們蹲好了，抬頭一看，不覺十分驚訝；看那庭院的樣式，正和圖畫中完全相同。什麼希臘式的小亭啊，四個石級繞着的魚池啊，左面的古井啊，右面的日晷儀啊，甚至於幾個石墩啊，圖畫中都是纖毫不遺的。羅賓一邊瞧着，一邊低聲自語說：「這許多人，揀了四月十五日的今天，聚集在這裏，做些什麼事呢？」

庭院裏綠草如茵，許多人席地坐着。那嬌婦母女近旁，坐着工人夫婦和他們的四個兒子；幾個石墩上，坐着老花子

夫婦兩姊妹、陸軍伍長、侍者、糕餅司務這些人，都在那裏吃東西。那邊富家女坐着，沒有什麼東西吃，孀婦遞過一點食物去，另外兩姊妹和別的女人，也跟她攀談起來。他們草草的用過午餐，老花子和糕餅司務都掏出煙斗來，預備吸煙，可惜一個沒有烟葉，一個沒有火柴，只好到希臘式小亭裏去，雙方交換了些享受吞雲吐霧的愉快。接着那些女人們，也到亭中坐定，憑着她們的長舌，談天說地。我們雖然離得很遠，聽不清楚她們說的話，但看那富家女談得興高彩烈的樣子，連她帶來的那頭哈叭狗也跟着蹦跳個不停。

隔了一會，這些人又鬧起來了。那工人的小兒子，爬在乾涸的石井口，腰間縛着一條繩子，另外三個孩子，在合力把她拖出來；陸軍伍長在旁邊看得高興，上前去把那小兒子的衣服全脫去，只剩貼身襯衫。那老乞婆和姊妹兩人，在跟工人夫婦扭打；糕餅司務不甘旁觀，陡的搶了伍長握着的小褲，向後便溜。伍長趕忙追上去，兩姊妹趁糕餅司務不防，又奪下那條小褲。一邊富家女帶笑帶跑的，趕着那只穿襯衫的工人的小兒子，追近黃楊叢下，我們怕露出形跡，急忙向暗角裏鑽去。那小孩跑得乏了，撲到母親的懷中躲藏。這時只有那孀婦，始終不參加這一場胡鬧，她看大家鬧得不像樣，恐怕他們認真起來，就出來調停。大家也就罷了，仍舊到亭中就坐，默默的不作一聲，好像很沮喪的樣子。

我不禁說：「回去吧，羅賓，我們犯不着花了時間，在這裏看兒戲呵！」

「不，我要看個底細。」羅賓只這樣說。

我們沒有用午餐，飢腸雷鳴，我便溜出門去，到蘭諾脫街買了一些點心，回來跟羅賓分吃。我們整個下午，又很耐煩的守在那裏，直到五點鐘光景，還不見他們有什麼特異的動作。「我們難道也陪着他們在這裏過夜嗎？還是走吧。」我又催着羅賓。

「我們再等一會。」羅賓說着。那時陸軍伍長在瞧他的手錶，旁的人也在掏出時計來瞧着，好像有什麼約會一般。接着他們的態度更顯得沮喪，伍長懶懶的拿起帽子想走，兩姊妹中有一個和糕餅司務交叉着手，畫了個十字，長跪着喃喃祈禱；那富家女拖着老乞婆，孀婦摟着她的女兒，在那裏嗚嗚哭泣。羅賓掉頭對我說：「走吧。」

我們爬出樹叢，溜出大門，走到蘭諾脫街口一家大宅門口，便站住了。那大宅正在方才那所庭院的背面。羅賓找到這大宅的看門人，跟他攀談幾句，才過來喚了一輛汽車，跟我同坐上去。對汽車夫說明目的地，是都林街三十四號。

都林街三十四號的最下層，掛着一塊招牌，是房龍大律師事務所。我們下了汽車，羅賓在前，我跟着他走進房龍律師的辦公室。房龍很客氣的跟我們招呼，問有什麼事接洽。羅賓自報姓氏，說是陸軍中退役軍官甄諾，因擬購置建造別莊的基地，見了蘭諾脫街口那片空地，十分中意，知道房龍律師是該空地的經理人，所以請求說合成交。

「恐怕不見得肯出售吧。」房龍律師說着，隨手取過一幅畫，遞給羅賓，問：「你說的蘭諾脫街口的空地，就是這一個庭院嗎？」

我們一看，不禁暗暗稱異，這一幅畫，跟我所買的那幅景物完全一樣。羅賓忙說：「正是這個庭院。」

房龍律師說：「先生有所不知，這方空地，我們巴黎人俗稱郝南孟廣場，從前是郝南孟將軍的別莊，現在他的子孫手裏，公約不賣給異姓的。」

羅賓說：「風聞業主很有意出賣呢。」

「決不會的。」房龍很堅決的搖頭說：「這中間有一件很有趣的佚話，我閒暇時，常常翻閱有關這事的案卷，當作消遣，覺得好像小說一樣的有味。」

羅賓忙問：「這事可能見告一二嗎？」

房龍原是健談的人，便很高興的說：「好的，讓我從頭道來。郝南孟將軍是忠於皇室的，那時法蘭西大革命爆發，皇室朝不保夕，將軍自己在聖各門堡有着富麗的住宅，他的夫人和女兒寶玲，却住在日內瓦。那一天，將軍把宅中下人，完全遣散，帶了小兒子解時，一同離開住宅，說到日內瓦去探望他的夫人，就此走了。誰知將軍並沒有到日內瓦去，却躲在蘭諾脫街的別莊中，一住三年，只有一個老女僕服侍他，外面的人，誰也不明白將軍的下落。

「某天下午，將軍正在午睡，那老女僕慌張的奔進來，喚醒將軍，說追捕的軍隊，已在門外。將軍在驚惶中，還勉自鑽

靜吩咐解時說：「你到前門去，和軍隊周旋幾分鐘。我便可從後門高飛遠走。」將軍趕到後面的院子裏，不料後門也有軍隊守着。等將軍出門，正好擒住，前門的軍隊便拿了將軍的愛子。只有十八歲的解時。」

「他們的結局呢？」羅賓很注意的問。

「將軍當然是在斷頭台上犧牲的，解時禁在監獄中，不會判決。」

羅賓又問：「你可記得將軍被擒的時間嗎？」

房龍說：「將軍被擒的那一天，就是大革命告成後第二年下種月二十六日。按國歷是四月十五日，就是今天。隔了三個月，才執行死刑的。」

「革命政府對於將軍的財產，怎樣處分？」

「議會中決定充公。但經過調查，將軍已經身無餘物。名貴的珍寶，早已出賣，聖吉門堡住宅，也賣給了英國人，只有蘭諾脫街口那所別莊。這別莊歸公後，布政委員白洛凱，因捉拿將軍有功，革命政府允許他，以半價購得。後來獄中的解時，蒙赦釋放，回到蘭諾脫街的別莊去，白洛凱自然不答應，甚至開槍恫嚇。解時十分生氣，到法庭上去控告白洛凱，結果敗訴，想用重價贖回，白洛凱也斷然拒絕。等到拿破崙復辟，在一八〇三年二月十二日，發下諭旨，斷定這別莊仍歸原主。解時得到這消息，喜出望外，回到蘭諾脫街別莊中。高歌狂舞，神經受刺激過度，簡直瘋了。」

「這時將軍夫人，在日內瓦病故，女公子寶玲也早出嫁，蘭諾脫街別莊中住着的人，只有解時；那個老女僕，仍還健在。留着服侍小主人。到了一八一二年，那女僕年邁病篤，臨終前請了兩個人作證，說出下列的一番話來：『在郝南孟將軍被擒的前幾天，他曾帶了好幾袋寶物，放在別莊上，等到查抄時，却完全不見。將軍在牢獄裏，忽然畫了三幅一樣的圖畫，暗中着人拿給我，說一幅給夫人，一幅給公子解時，一幅給女兒寶玲，說這畫就是他一生的財產。那時我把這三幅畫藏着，等到公子解時出獄，才給他瞧，我們知道老主人把寶物金錢，埋在後院裏，預備有機會前去發掘。但後來別莊蒙赦發還，公子已瘋狂，我一人雖曾去掘過院子，除了泥土以外，什麼都沒有。』」

「老女僕臨終的話，傳揚出去，哄動了一時。那時寶玲已死，她的子女得到這消息，急忙趕來。解時出獄之後，也曾娶妻，有着子女，她們一起按圖索驥，翻遍了全個庭院，結果也是白忙一陣。」

羅賓聽到這裏，便問：「那末到現在沒有發現寶物嗎？」

房龍說：「不錯。起初有人疑心，白洛凱得了別莊，捷足先登掘去了，然而白洛凱身後蕭然，不像掘得那寶藏的樣子。」

羅賓問：「解時在那一年去世的？」

房龍說：「他死於一八二〇年，他在世時，有一個怪癖，平日絕不出大門一步，也不跟人家來往；但每年到四月十五日那一天，總要獨自到後面院子裏，在小亭中，或石井上，坐到旁晚五點二十五分，才回臥室去。」房龍說到這裏，好像很莊重的，臉上的笑容也收起了。

羅賓說：「解時去世後到現在的情形，你可能大略見告嗎？」

房龍說：「解時去世到現在已有一百年。每年四月十五日那一天，解時和寶玲的後代，總到那別莊中的庭院去，已經成爲老例。起初大家野心未死，還忙着掘藏，可憐一年復一年的失望下去，他們無可奈何，只好到那一天，坐在小亭中，祈告神明和祖宗鑑佑，昭示此中祕密。煊赫一世的郝南孟將軍，子孫都已式微，窮苦得不能爲生，先是把別莊中的屋子出賣了，再是把花園中的餘地出賣了，如今只剩一角後院，預備永遠死守，將來也許寶藏有發現的一天。將軍的後嗣中，老花子和工人一行人，是解時的嫡系，孀婦露易郝爾，是寶玲的後代。」

「那末貴律師對於這寶藏，意見怎樣？」羅賓問。

「我可不大相信。因爲寶藏的話，是老女僕臨終時說的，解時又是瘋人，這事靠不住的成分多。」

羅賓又看了那幅畫一眼，問：「這樣的畫共有三幅嗎？」

「不錯。我這裏的一幅，是當事人解時的後代寄存的，露易·郝爾也收藏着一幅，原是寶玲名下的，第三幅却失蹤

已久了。」

「畫上都簽着紅色的字嗎？」

「這全是解時在配櫃子時，親手簽上的，這是民國二年四月十五日的意思，也就是——一七九四年四月十五日郝南孟將軍被捕的紀念日。」

「那幅畫上寫的又是指……」羅賓說到這裏，忽然改口問：「將軍的後代和一些好事的閑人，爲了寶藏的事，可到這裏來過嗎？」

房龍露出不高興的神色，說：「該死！鬧也鬧得够了！在一八二〇年到一八四三年之間，這裏事務所裏的杜伯律師，被將軍那班窮子孫邀去，做了十八次的公證人，監督他們發掘寶藏，結果白忙一番。杜伯律師十分生氣，便定了取費作證的條例，誰要去掘寶藏，先得繳一千法郎的保證金。」

羅賓點頭說：「這筆費倒不小，從此總沒有敢嘗試了。」

房龍說：「四年前，有一個匈牙利幻術家，交了一千法郎，想去掘藏，約我們作證，結果又叫我們白費了一整天的時候，我們又改定條律，取費要五千法郎；尋到寶藏時，發現的人，可以分取寶藏的三分之一作酬勞；尋不到時，五千法郎沒收，分潤給將軍的窮子孫。這樣一來，僥倖嘗試的人才少了。」

羅賓突然從袋中掏出五張紙幣來，說：「這裏是五千法郎。」

房龍很詫異的，看着羅賓說：「甄諾先生，這五千法郎做什麼呵？」

羅賓很從容的說：「請你給我一張收據，這五千法郎就存在你這裏；並請轉告郝南孟將軍的後代，明年四月十五日，我與他們，在別莊的後院見面。」

我見羅賓把五張紙幣放在桌上，知道他白丟這一筆錢，未免暗暗代他可惜，又不便勸阻。房龍律師正色的問：「你想去掘寶藏，把這個做保證金嗎？」

「自然。」

房龍倒好意的說：「你犯不着犧牲這一筆錢，我勸你免了吧，院中寶藏的話，是靠不住的。我早已說過了。」

羅賓不耐說：「算了，你給我收據吧。」

房龍取過一張貼好印花的收據，寫着：「今收到甄諾先生五千法郎，作爲發掘郝南孟別莊寶藏的保證金。該寶藏如能發見，甄諾先生准分取三分之一之爲酬，否則沒收。」他寫完，又對羅賓說：「我不願使將軍後代空望一年，一定要到日期臨近，才去通知他們，你如果後悔，不妨在約期前的一星期向我聲明，還來得及收回這筆錢。」

羅賓說：「不，最好你即刻去通知他們，讓他們抱着希望，快快樂樂的過一年才是。」

房龍帶笑答應着，我跟羅賓向他告辭出去。到了街中，我忙向羅賓：「你可有發見寶藏的把握嗎？」

羅賓搖頭說：「不，我是在尋開心呀。」

我說：「百餘年來，不知多少人搜尋的結果，總是失望，你倒能發掘得嗎？」

羅賓說：「一味挖掘，我羅賓可不幹這些傻事，這裏應該用點腦筋才對。好在等到明年今天，還有三百六十五日，很

較我仔細思考，可惜我忙人健忘，你總得隨時提醒我呢。」

以後幾個月，我跟羅賓見面，總提醒他推究畫中的神祕，羅賓的神氣很冷淡，好像不介意似的。後來羅賓到美洲去，

跟我更疎闊了。他在美洲，在一個小國家裏，幫助受壓迫的人民，激起革命風潮，終於把暴君推翻。一邊羅賓有幾封信，把他的通信地址告訴我，等我寫信催他注意郝南孟寶藏的事，他却連回信都沒有，好生叫我納悶。

接着我又探聽到孀婦露易的情形。原來露易年青守寡，跟一個窮少年發生愛情，本想正式結合，誰知那少年的父母不答應，少年只好把她當作情婦，安頓在我對鄰的屋裏。我把這些事詳細寫了，告訴羅賓，不知我的信被郵局失誤，或者羅賓有意這樣，他總沒有信來。一年容易，我却暗暗替他着急，這五千法郎，顯然是拋在海中了。

末後到四月十五日那天，我在寓中，等得十分焦急，那裏見羅賓的影子。我吃過午餐，直到一點鐘光景，實在忍耐不

住，便雇了一輛汽車，趕往蘭諾脫街。遠遠看見那工人的四個兒子，靠在別莊的門口，一見我便飛跑進去，接着房龍律師從裏面迎將出來，見我只一個人，很詫異的問：「那位甄諾先生不會同來嗎？」

我一邊答應着，跟着房龍律師，走到後面庭院裏。那時那裏坐着一圈男女，都是郝南孟將軍的後代，他們的神色，好像抱着無限希望，不像去年一樣的頹喪，他們一見我們進來，都站起身，聽我們說話。房龍問我打聽我友甄諾的事跡，我只好信口開河的編造着，那些人却聽得十分入神。那個胖胖的糕餅司務還說：「我們祖上遺留的寶藏，遲早總有到手的一天，甄諾先生不來也不打緊，我們不用着急呀。」

那個陸軍伍長，聽我說起甄諾是退役軍官，以為自己的地位不如他，肅立在旁，帶着很恭敬的樣子。那攜着愛犬同來的富女，却含笑問我說：「你那位朋友還是青年嗎？」我點點頭。

「要是這位先生今天失約不來，五千法郎穩是我們到手了。」這是老花子的話。

孀婦露易鄭重的問我：「甄諾先生到底什麼時候來呢？」

我還來不及回答，那些人已經在七嘴八舌的，責備房龍律師：「你跟他訂了約，應該逼他準時到來，怎能隨便不管，叫我們大家失望呢？」

房龍便責備我的不是，說我不該不約甄諾同來，我的心中，也在抱怨羅賓的失約，對於他們責備的話，只好默默忍受，也沒法辨解。

一點半了，那有羅賓的影子到來，這些人都很頹喪，兩姊妹不作一聲，坐到石墩上去。我想羅賓真的不來，我自己只好趁空溜走，免得犯了衆怒。這時工人的大兒子，突從門口飛奔進來，邊跑邊叫，說：「好了，遠遠的有一個人，坐着機器腳踏車趕來了！」

接着，一個略帶風塵之色的青年，很鎮靜的走進門來。這人頭戴黑色帽子，身披天藍外衣，腳穿漆皮長靴，嘴上沒有留鬚，樣子十分漂亮，正是我的朋友羅賓。羅賓向大家點頭，又對房龍說：「累你們久待，抱歉之至！」

房龍對着這個青年，露出驚異的眼光，說：「這位可是甄諾先生嗎？」

「不錯，因為我剃了鬚鬚，所以先生不認識了。」羅賓一邊說，一邊掏着衣袋。「我袋裏還有去年訂定的契據，先生總能見信。」又回頭吩咐工人的大兒子：「小朋友，我到兩點鐘時，還有別的事情，煩你給我去喚一輛汽車，叫他等在蘭諾脫街口。」

房龍忙說：「兩點鐘快到了，這裏的事不會着手，你能彀分身嗎？」

「到兩點鐘時，這裏的事儘彀完畢了。」羅賓說着，掏出時錶來看，說：「到兩點還有二十二分鐘，儘來得及，找趕路疲倦，很想休息一會。」他在一個石墩上坐定，那些人圍站在四面，羅賓又說：「喲，肚子也餓了！」

胖子糕餅司務，遞過一方麵包，羅賓狼吞虎嚥的吃着，好像精神恢復了許多。他邊吃邊說：「今天早上，我從馬賽搭着特別快車趕來，不料半路上火車出軌，乘客死傷不少，我只好在那裏救護受傷的人。事畢，在運貨車中，找到一輛機器腳踏車，才得當天趕到這裏。對不起各位！」又回頭對房龍說：「這車的車梗上，有着那車行的商標，停一會請你把這輛車子，轉交給該行。麻煩你了。」

工人的大兒子已經回來，羅賓便問他：「汽車已等在街口嗎？」那孩子點點頭。

「好的。」羅賓看了時錶一眼，又說：「時刻已近，讓我着手進行吧。」

我們眼睜睜的看着羅賓，向左面走去，到日晷儀的旁邊站定。石柱上刻着一個神像，神像的肩上負着一塊石板，石板上本來刻着時刻，只因久經歲月，字跡已模糊得看不清楚。石板的中央，刻着一個愛神的像，插着雙翅，神態栩栩欲生，手中握着一枝箭，便是指時刻用的。那時外面的大鐘，正敲兩點，那枝箭指着石板上一個罅隙那裏。羅賓很快的問：「我要一把小刀，那一位肯惠借給我？」

糕餅司務忙遞過刀來，羅賓拿了，向罅隙中伸下去，刮去泥沙，刮到一半，刀好像被什麼格住，再也割不下去。羅賓立刻放下小刀，把大拇指和食指伸下去，取出一件東西，放在掌中，交給房龍說：「房龍先生，我已找到一件好東西了！」

大家看去，在房龍的手中，燦燦的閃着奇光，正是一顆琢磨精細的大鑽石。羅賓又在那罅隙中，接連着一顆顆的挖掘出來，四面的人，看得如癡似醉，作聲不得。糕餅司務和陸軍伍長，在那裏一疊連聲的叫上帝，工人夫婦呆呆的捧着頭，像喪失了神智。富家女在草地上長跪祈禱，兩姊妹很乏力的倒下地去，婦孺露易推着那小姑娘，喃喃的歡呼着。這時只有兩分鐘的工夫，房龍律師的手中，穩穩的放着十八顆大鑽石，珠光寶氣，映得人們的眼都花了。一羣人不禁手舞足蹈，歡呼「甄諾先生萬歲」，然而趁大家忙亂的當兒，這位甄諾先生，已經鴻飛杳杳，不知道到那裏去了。

幾個月後，我才和羅賓見面，立刻詢問他關於發見寶藏的話。羅賓說：「我略一思考，已明白了畫中的秘密。據說解時出獄後，重入蘭諾脫街口別莊，已經發瘋，杜門不出，每逢四月十五日那天，總到後院的小亭裏，坐到五點二十七分才回房。我知道這情形，就推想到寶藏的事，和四月十五日那天定有關係，和時刻也有關係。我還知道上幾個紅色的字，是解時出了獄簽的，那時他並沒有瘋。『L. L.』自然指四月十五日，成問題的是那個『2』字，如果是指民國二年，那末他何必簽四月十五日，直接寫民國二年下種月二十六日好了；否則也可以簽一七九四年四月十五日。現在這樣新舊歷混在一起，不是非驢非馬嗎？我因此決定這個『2』字，並不是指年分的。回憶郝南孟將軍被捕，在四月十五日午後，我便假定『2』字是指兩點鐘，並且聽說民軍圍屋時，將軍會趕到後面庭院中去。我既然把『2』字作為兩點鐘，聯想到院子裏和時刻有關係的，是那日晷儀。四月十五日兩點鐘，日晷儀上那枝箭的影子，正落在石板的罅隙上，我那時在日晷儀旁，看到這情形，立刻明白了。郝南孟在被捕前，大概把所有的現金，買了珍飾，預備藏在祕密所在，他在當時趁到後面院子裏，大概把珍飾藏在日晷儀的罅隙中的。我這樣一想，使用小刀發掘，果然如願以償。」

「按照約定，你該分得三分之一的寶藏了。」我問。

羅賓說：「不，第二天我到房龍律師事務所裏，見將軍的後代，爲了分取寶藏，鬧得落花流水，總是分不均勻，這怪我不該給他們發現這些鑽石。我倒竊得說不出話來，婦孺露易從中調停，在十八顆鑽石中，揀了最大的一顆，給我作爲報酬，我想他們都是窮人，就算了。如今露易得了橫財，她那情人的父母，答應他們的婚事，她倒過那雙宿雙飛的生活了。」

少年文學名著

本叢書乃供給少年閱讀，趣味濃郁，結構緊湊。現已出版者計有「泰山全集」一福爾摩斯全集一及一亞森羅蘋全集一三大部。「泰山」是一部盜探鬥智記，情節引人入勝，「亞森羅蘋」是一部俠盜做世誌，內容委惋動人。該三書早已膾炙人口，使讀者愛不釋手，茲特請名家翻譯，以餉讀者。

足本
漢譯

泰山叢書全集

- (一) 人猿泰山 一元
- (二) 泰山之友 一元
- (三) 泰山之寶 一元
- (四) 泰山得中 一元
- (五) 叢山林中 一元
- (六) 泰山毀家 一元
- (七) 歷險山記 一元
- (八) 金毛獅 一元
- (九) 小國奇遇記 一元
- (十) 人心漫遊錄 一元

足本
漢譯

福爾摩斯全集

- (一) 血字的研究 印刷中
- (二) 四簽名 印刷中
- (三) 冒險史 一元八
- (四) 回憶錄 一元六
- (五) 歸來記 二元二
- (六) 古邸之怪 一元四
- (七) 恐怖谷 印刷中
- (八) 新探案 一元二
- (九) 新探案 一元七

足本
漢譯

亞森羅蘋全集

- (一) 在監 印刷中
- (二) 亞森羅蘋與福爾摩斯 印刷中
- (三) 移花接木 印刷中
- (四) 神祕的鐘聲 印刷中
- (五) 無窮恨 印刷中
- (六) 身後事 印刷中

▼各大書局均有經售▲

四馬路
三二八號

啓明書局印行

9250-

集
中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月 版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實	價	一 元 六 角
原 著 者		Maurice Leblanc
譯 述 者		林 華
發 行 者		朱 炎
		啓明書局代表人
發 行 所		啓 明 書 局
		上海福州路328號
經 售 處		全國各大書局

本書編號：431

447200
(4)